

中國書法全集

在文川網  
入駐商家  
dust-hor 文川網  
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電子書

45 鮮于樞張雨





ISBN 7-5003-0507-9



9 787500 305071 >

主編 劉正成

本卷主編 楚默

45

元代編  
鮮于樞 張雨 卷

中國書法全集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中國書法全集：鮮于樞、張雨卷/劉正成主編。 - 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00.7

ISBN 7 - 5003 - 0507 - 9

I. 中… II. 劉… III. 漢字 - 法書 - 作品集 - 中國 - 元代  
IV. J29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0) 第 65014 號

顧問	沙洪林 準部宗遠 龔如甲
策劃	葉妮妮 劉正興 傅淑群
責任編審	王鐵全
技術編審	張曉林 孫行
責任校對	張家璋
責任編輯	許洪國
圖版編輯	許洪國
技術編輯	嚴峻
地圖編輯	李森
封面設計	羅洪
版式設計	崔志强
扉頁題簽	劉正成

中國書法全集 第45卷

劉正成主編

---

出版發行：榮寶齋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東城區北總布胡同32號  
郵編：100735  
經銷：新華書店  
排版：四川錦橋印務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市門頭溝區印刷廠

---

開本：850毫米×1168毫米 1/16 印張：19.5  
2000年8月北京第一版 2000年8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 - 5003 - 0507 - 9/J·508

---

定價：105.00圓

# 凡例

●本書所收書法作品上迄商周，下迄當代，總計一百余卷。立卷分兩大類：一、斷代卷；二、書家卷。各卷按時代歸入十編之中，另有篆刻、論著、附錄、補遺四編。

●斷代卷編入作品，主要指宋和宋以前無書者署名之甲骨文、金文、簡牘、帛書，陶瓦磚文、碑刻、墓志、刻石、摩崖、造像、寫經等。此類作品分類後斷代編出。

●書家卷分三類：甲類卷為單人成卷者；乙類卷為二至四人成卷者；丙類卷為某一斷代中多人和眾人合卷者。

●本書各卷目次除序言、總目錄外，按兩類立卷體例分別。斷代卷為：原色器物或拓本圖選頁，概論和專論、作品圖版、圖版考釋、年表、器物與作品出土分佈示意圖、主要引用參考書日和文獻、圖版目錄。書家卷為：書家畫像（甲類卷）、原色法帖或原色作品選頁、書家評傳和專論、斷代書法概論（丙類卷）、作品圖版、作品考釋、書家書論選注、書家年表、書家行踪示意圖、主要引用參考書目、圖版目錄。

●甲類書家卷中之附卷書家，為本家之親屬和親授弟子，以明析其相互之影響。

●附錄編包括：中國書法紀年（附人名索引、作品索引）、少數民族文字書法簡史圖錄、海外書法簡史圖錄，文房四寶簡史圖錄。

●補遺編若干卷，將編書過程中所未能容納和遺漏的重要作品分類編入。

●本書各卷所作示意地圖，皆以譚其驥主編之《中國歷史地圖集》為底本

●本書全部採用繁體字排版，以避免古今文字異同之誤。

# 序言

人類的發展，有了精神創造。這精神創造，首先用來改造自然，同時用來改造自己。於是，改造人類自己的活動——藝術誕生了。

有人說，書法是線的藝術。那麼，當人在畫出第一條線時，不是用來從事改造自然的勞動，線的藝術便誕生了。這線的藝術，便是人類為改造自身的精神創造的產品。線的藝術先於文字，但當中華民族的先民們所創造的、始於象形的文字出現以後，線的藝術獲得了最為成功的發展。這就是書法。書法靠一種不斷約束自己，並創造自己的規範，把人類自己富有思維與理智的精神創造活動，表現得如此淋漓盡致；同時，又在不斷創造前此沒有的『自己』，即創造的理想境界——意境。

書法的技藝是如此玄妙莫測，有時候，一點一畫，使你終身追求而不得。而書法的意境，即它所包容的精神、意識、情感的藝術創造部分，絢麗非凡，魅力無窮，一點一畫，會使你頂禮膜拜，陶醉終生！

愈有民族性，便愈有世界性。書法藝術的世界性，便存在於創造和運用它的我們先民們遙遠的藝術創造史，和這種藝術創造所達到的高度與深度。它並非能為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理解，但它不是不可理解。理解了我們的民族，便可能理解它；當然，理解了它，便可能理解我們的民族，我們民族的精神、意識、情感與心靈，我們民族如此驚人的創造能力與技藝，理解到人類在改造自身時的那麼多美好的追求。線的藝術——書法，在這一點上，是我們所能看到的最直接、最單純、也最高的人的真實。

因為它是真實的，所以它美好而崇高。張芝、王羲之、懷素、顏真卿，這些『草聖』、『書聖』，他們的隻字片紙，為什麼今天竟價值連城，萬金不易？就因為他們在表達人的心靈與情感上，達到了超凡入聖的境界。

人類發展到今天，改造自然的力量和成就出現奇蹟。工業化、原子能、電腦、太空技術、遺傳工程……這眼花繚亂的一切，幾乎使人類遺忘了自己，遺忘了最需要創造和建設的那個部分——人的精神和情感現象——人之所以能君臨萬物、能創造這個世界上屬於最高、最美好的那個部分。因此，皈依藝術的熱潮興起來了。億萬中國人，甚至於所有漢文化圈的人，在拿起筆來作一種創造的時候，便同時想到為了『自己』的那種因素——書法藝術，並熱烈地投入其中，去實現、創造更為美好的『自己』。

回顧中華民族的歷史，並非到今天才出現了『書法熱』。先民們剛剛創造了文字，便紛紛把它『書』在祭祀、占卜的龜甲、牛骨上，『書』在一切器皿、工具上，『書』在山石

上。他們爲能創造『自己』而激動振奮、驚喜異常。在創造和普及了紙和毛筆的那個時代——漢代，書法出現了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個熱潮。第二個熱潮，是在從外飾的輝煌走入內心的玄想的東晉。從唐代以來，幾乎每一個時代，自上帝王將相，下至士民百姓，甚至企圖逃離人世的僧侶，多少人奮身投入其中，以至終其一生，造成一個又一個新的熱潮；多少多少美妙絕倫的『心靈圖畫』應運而生，令我們爲『自己』而驚嘆不已。金石與紙俱會銷毀，人們運用物質手段不斷翻錄下來，流傳永遠。唐太宗的宮廷，最先開展大規模的響榻摹製工作，複製二王書跡。宋太宗則開展了更爲大規模的複製工作，即刻榻《淳化閣帖》。民間亦風起雲從，上行下效，叢帖叢生。清高宗弘曆運用強大的國力，編輯、刻榻了更爲浩大的《三希堂法帖》，流傳於今三百年而不廢。鄰邦日本，在本世紀運用現代印刷術，編輯出版了好幾套卷帙浩繁的《中國書道全集》。這對我們是一種幫助，亦是一種激勵。今天，當我們已經有了能力來自己動手的時候，爲什麼還要延誤時機？

王羲之云：『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任何個體的生命，在天地運行中，只是一瞬。但是，歷史的大創造，又往往在一瞬之中完成。我們在一瞬中存在，又在一瞬中創造和完成。存在、創造當然與一定條件相聯繫。目前，我們的國家尚未達到十分富裕的階段，所以，我們不得不採用民間的手段，聚集民間的人力、物力、財力，來繼續我們的前人樂此不疲的工作，延續書法藝術這條生命鏈。爲了歷史，也爲了明天。於是，便有了這部《中國書法全集》。儘管這個創造如此匆忙、很不理想、很爲有限，我還是要感謝將自己可貴的『一瞬』投入這個創造性勞動的所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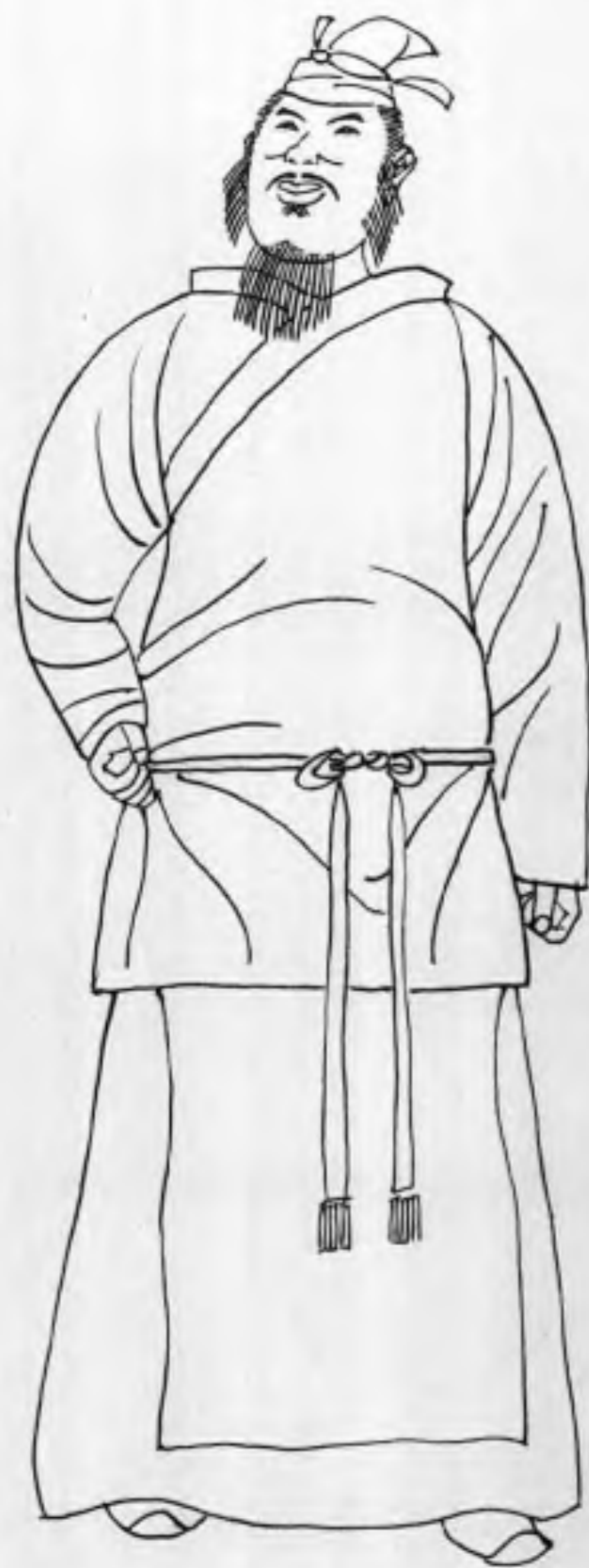
中華民族數千年的藝術創造勞動，留存於今者，亦浩如烟海。這部《全集》，雖浩浩百卷，亦只是其中一瞬。而每一件入選作品，又只是書家的一瞬。然而，我們的全部研究、編纂工作，即從這『一瞬』出發。翻開這部書的時候，你會發現，不管是『斷代卷』，還是『名家卷』，都是以作品和書家研究爲中心。緒論、評傳、考釋、年表等等，都圍繞這個中心而設計和完成。因爲我們還有一個現實的目的，即爲熱愛書法、研習書法、創作書法的愛好者和書法家服務。藝術作品，是藝術創造活動的開始和歸宿。因此，我們選擇了這種方法。我們的目的有限的，但它爲我們提供延續和再創造的空間是無限的。

希望您喜歡它，批評它。

劉正成

公元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於八方齋





鮮于樞畫像(葉毓中繪)

句曲外史



張雨畫像

塞路持此  
安歸有鐵  
斯冠有朱  
斯衣德不

明皇苦

著漢事

衫織了

馳實一事

副被望

說略極

意少月

定東

去中魏侯

音從

神宗

峯尖

星羅

金碧

騎

河挽

或心

翠庭





小窗野眺九峰來，賓烟島汀  
沙點，如畫風駛水鷗近，狎  
席田想華陽處，居已如閑世  
矣，然亦不久，常西歸無令在  
山猶鶴久，愁人也，南來信使消

思時亭

天雨頓首

初賢兄侍史

八月廿日

性在初年雲氣  
濃卷簾金翠  
出芙蓉似似三  
峰視門雪為  
洗明星玉為  
一公豹藏才  
厚霧雨孤陰缺



予父小房櫬像

自許郭

僊人定知隔溪

第幾處

右題張齊端

畫雲山樓觀雲長

隱居二圖

丙

丑

四月廿六日晚雨試筆

天鏡拙筆此時濕叶清涼室下

小鏡記了在太宰社中矣

緣空覓路作清游  
身似飢鷹棲脫葉  
上無餘事只  
月交盤那三  
巨齋頭  
神來日彼風飄在  
月直下方鐘隱  
搜  
為一  
賦者陸沈  
誰忘湖社州  
登南峰絕頂

# 總目録

凡例

序言

鮮于樞畫像

張雨畫像

原色作品選頁

鮮于樞書法評傳

流風餘韻播丘壑——張雨書法論

鮮于樞與趙孟頫的交遊

鮮于樞作品

張雨作品

叶毓中繪

楚默

楚默

楚默

1

17

27

33

172

作品考釋

鮮于樞張雨書論選注

鮮于樞張雨年表

鮮于樞張雨行踪示意圖

主要引用參考書目

圖版目錄

戴立強 楚 默等

楚 默

圖 工 楚 默



揚州古街道遺址

鮮于樞早年學書取法並不高，但他頗有悟性，遂明筆法之秘。蘇天爵《滋溪集》中說：「鮮于公蚤歲學書愧未能若古人。偶適野，見二人輓車行淖泥中，遂悟書法。蓋與昔人觀舞劍器者同一機也。」從自然人事中看到用筆的奧妙，這是他朝思暮想的結果。他在用筆上的經驗是用懸腕。《至正直記》卷二記：「鮮于困學善書懸筆，以馬粘三片置於座之左右及座頂，醉則提筆隨意書之，以熟手勢，此良法也。懸筆最好，可提筆則到底亦不礙手，惟鮮公能之，趙雪松稍不及也。」這表明鮮于樞對筆法的體驗是十分深刻的，一個「惟」字也說明，當時趙孟頫也不善於用懸腕。《困學齋雜錄》中記蘇子美帖云：「草書把筆，離紙三寸，取其紙寬，掌平虛，腕法圓轉，則飄縱之體自絕出耳。」看來他對草書筆法的理解，是建立在吸取前人經驗的基礎上，並不祇是盲目實踐。

二十歲左右，鮮于樞為監河掾，這是看管黃河堤岸的小官，此時他與大陽津河渡提舉張文貞常有往來。一二七六年，鮮于樞在開封做掾行御史府，一二七七年，他調任揚州行臺御史掾，並且與趙孟頫初次相見。從此眼界益闊，所見益富。此後，鮮于樞又到山東做了一陣小官。一二八四年，方落戶杭州。不過官運一直未有轉機，故四十歲時，又在大都遊歷。見京城諸名士，得陳規、高鳴等十八人墨蹟。真正在杭州住下來已是四十一歲了。

鮮于樞學書的第二階段應從一二七七年（宋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他三十二歲時算起，至一二八七年（元至元二十四年）之間。這時期，他的書法大進，終於獨樹一幟。有人曾說：「漁陽至元渡江始學書」（《鐵珊瑚網》卷十二）。這一說法忽略了鮮于樞早年學書打下的根基。但渡江後鮮于樞的學書確實與過去大不一樣了。這體現在下述三方面：一是取法高遠，視野寬闊。江南是漢文化的密集之地，匯聚了豐厚的典籍和書法經典。這一點使鮮于樞直接從名家真蹟中吸取養分。鮮于樞收藏名帖都是從渡江前後開始的。如《祭姪文稿》、王大令《保母磚帖》、徐浩《朱巨川告身卷》、吳彩鸞《小楷切韻》、米芾《苕溪詩卷》等等。尤其是神龍蘭亭、定武蘭亭、王右軍《眠食帖》等書蹟，讓他看到了真正

大風振屋，積雪壓頭……聞戶外策策有除雪聲，吾西溪子（指鮮于樞）也。顧余曰：王馬曹中夜歌招隱，思戴安道，便拏舟規往，及門而返，何其興之易盡也。我則不然，道阻且長，不見不止。……相與賞會，珠玉在側，琴瑟在御，一撫一杯，頗極適。臨簷弄翰，雪臺臺著腕不暇顧，狂談雅謔，小飲大歡。計勝踐一時，不多見於人世間也。⑨

在一般人看來，戴安道冒雪夜訪王子猷，及門而返，已是够瀟灑、清雅的了。但鮮于樞還以為不够盡興。他的「不見不止」、「興極不知休」，乃是一種唯美的人生態度，在盡情把玩現在中使生活得到極量的豐富和充實，也使自己的人生價值在玩樂的整個過程中得以實現。

一二八八年春，鮮于樞將赴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任職。行前好友王旭以詩餞行：「報國當盡心，安人貴修己。豺狼掃貪暴，蛇豕除奸宄。」可惜的是僅過一年，他又墮踏丟官。此時，鮮于樞的思想有了許多轉變。他對好友戴表元說：「伯幾比來懶不耐事，閉門謝客，方營一室曰困學齋，將收心而求寡過焉。」他難道真的發現自己有什麼過失嗎，看來並不是。但是他已發覺，有些事是應該有所克制，有些事不能那麼認真。《困學齋雜錄》中，他曾錄楊弘道（素庵）六字忍銘。「素庵以六忍寧心澄慮，消禍致福。一曰忍觸，二曰忍辱，三曰忍惡，四曰忍怒，五曰忍忽，六曰忍言。」弘道是鮮于樞敬仰的人物。另一則雜錄讀他「博學無所不知而不為科舉計」。趙孟頫曾為伯幾作《委順庵圖》，跋中說：「鮮于伯機自號委順庵，求僕作圖，僕遂戲為圖之。或者乃謂本無此意，圖安從生？僕意不然，是直欲寫伯機胸中丘壑耳，尚安事竟哉。」（見張丑《真蹟日錄》）（二）鮮抄錄「六忍」之銘，確有一時想「忍」之意，至於能不能做到那是另一回事。鮮于樞浸淫釋道頗深，特別是老莊的思想對他後期的行動起很大的作用。他在困學齋旁構一小亭，匾曰「直寄未暇」。又移老松於直寄亭旁。取莊周語號「支離叟」。《莊子·人間世》中有個支離疏者，這個人因畸形殘體而免除了徵役，說明無用無為才是福。「直

寄」的典故也出於同篇。有個石匠過曲轅時見到一種高大的櫟社樹，因被拜為土地神的樹，未砍它。弟子覺得奇怪。木匠說：「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詭厲也。」意思是它根本不是有心做土地神，只是掛個招牌來保全自己。「直寄」是特意寄託，以致被不了解自己的人譏諷辱罵。鮮于樞以樹作喻，表示待人接物要安，要順，以之保全自己。雖然「委順」的後面，有着強烈的不可忍的憤世嫉俗的情緒。碰壁後的鮮于樞採取了吏隱的生活方式。趙孟頫對鮮于樞的「隱」極為羨慕，他在《寄鮮于伯幾》中說：

廊廟不乏才，江湖多隱淪。之子稱吏隱，才高非衆鄰。脫身軒冕場，築屋西湖濱。開軒弄玉琴，臨池書練裙。雷文粲周鼎，鹿鳴娛嘉賓。圖書左右列，花竹自清新。賦詩凌鮑謝，往往絕埃塵。我生少寡諧，一見夙昔親。誤落塵網中，四度京華春。澤雉嘆畜樊，白鷗誰能訓？

在趙孟頫眼中，鮮于樞的生活高雅、脫俗，無憂無慮又情趣盎然。這實在是一種誤解。鮮于樞的「吏隱」，為官是虛，隱淪其實，處理公事是「形見」，縱情詩文翰墨是「神藏」。他徜徉山水，多的是感慨。他在婺州登八詠樓，為《念奴嬌》，詞的下闕云：「我來陰雨兼旬，濤聲怒起，日日東風惡。須待青天明月夜，一試嚴維佳作。風景不殊，溪山信美，處處堪行樂。休文何事，年年多病如削？」這險惡的風景，頗多寓意。詞尾中對多病消瘦的沈約（休文）寄予很深的同情。沈約仕途失意，鬱悶成疾，鮮于樞不是不知，然以疑問句逼出，多少透露出深沉的感慨以及不願如休文那樣消沉的向上情懷。一方面，他不甘於自沉，常有無處施才的不平：「世上元無倚天手，匣中誰解不平鳴」，「誰念田文座中客，口將彈劍嘆無魚」（《蛟龍引》），以戰國時多才的謀士馮諼自比，感嘆空懷壯志；另一方面，他又厭倦官場是非之地，想擺脫塵網：「浮世自榮辱，深林無是非」（《寶林寺》），「就使直鈎隨分曲，不將浮世釣浮名」



鮮于樞墓遺址——浙江杭州市西郊老東岳北部（今杭州苗圃第六分園）

王強 攝

（《僧巨然畫》）。五十以後，鮮于樞的思想更趨平靜，恬淡。在晚年，他常書寫南宋周晉仙的一首《浪淘沙》。還了酒家錢，便好安眠。大槐宮裏著貂蟬，行到江南知是夢，雪壓漁船。盤礴古梅邊，也信前緣。鵝黃雪白又醒然。一事最奇君聽取，明日新年。（見《全金元詞》九一四頁）無愧於世，無愧於人，心裏才坦然。這詞雖然相信命的安排，却又不乏對明日的憧憬。「明日新年」將來還會更好，這裏對生活仍充滿信心。

鮮于樞選擇吏隱，實在是一種無奈。他要「收心而求寡過」也只是憤激情緒的轉化形式。戴表元也認為「伯幾不困於嗜欲，不困於榮辱得喪，故逾於常人何止萬萬」。在戴表元的眼中，鮮于樞的才華可與諸葛孔明、嵇康相比，他的屈折如此，「似為世故所困耳」。這個「世故」，是個人無法掙脫時代的重壓，個人理想不能協調於廢舊的桎梏。一二九二年，鮮于樞請俞德鄰為困學齋題記，無限感慨曰：「吾少弗克自力於學，今且懷空抱虛，吾心慙焉。」然而鮮于樞畢竟是偉丈夫，受不了那麼多的辱。他曾作書幅云：「登公卿之門不見公卿之面，一辱也；見公卿之面不知公卿之心，二辱也；知公卿之心而卿不知我心，三辱也。大丈夫寧甘萬死，不可一辱！」這裏他剛直不阿的個性畢露，一點忍的影子也沒有了。他鄙視那些當官的，題詩於屏云：「麻舍如僧舍，官曹似馬曹。頭巾終口岸，手板或時操。」<sup>⑩</sup>這首詩，深得吳師道稱讚，以為「佳句也」。佳就佳在將官場生活的道貌岸然揭露無餘。鮮于樞如此厭惡官場，如此鄙視那些官吏，無疑把自己放到了整個封建制度的對立面，這還能為這個制度所允許嗎？一二九九年，他五十四歲，終於遭到了又一次貶官。這一打擊加速了他的死亡。這一年，他的兒子鮮于必強又突然死亡。一三〇〇年，鮮于樞到山東去了一次，將埋在那裏的生母李氏遷至錢塘。一三〇一年，葬子於錢塘包山之原，撰寫了書法精美的墓銘。此時他的書法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朋友任仲美關別十年過錢塘，臨行求書，鮮于樞為之書《千文》一卷，這是他最後的絕筆。寫完又記云：「……顧余貧陋多謗，曲學寡聞之人，奚足法耶？殆用此相慰藉耳。」看來，他晚年的處境並不好，只有書法使他排遣苦悶。第二年，授太常典簿，未

及上任死於錢塘，終年五十七歲，時元大德七年（一三〇二年）。

### 三 鮮于樞的書法思想

鮮于樞沒有專門論書的文章。他以詩論書以跋論書，別有特色。書論史者論及元代的書學理論時常以趙孟頫的尚魏晉重法度為發端，其實在趙孟頫大力鼓吹「用筆千古不易」之前，鮮于樞早在那裏為古意古法搖旗吶喊了。他的書學思想，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

#### （一）崇尚晉唐古意、古法

近人馬宗霍論及宋書時說：「終宋之世，帖學大行，而書道乃陵遲矣。董玄宰亦謂宋人書取意，自以其意為書，非能有古人之意。」<sup>①</sup>閣帖大行，又多贗鼎，學二王就走上了邪道；宋人以己意為書，實為無法，故宋季的書壇便惡札充盈。這一點，南宋道學家朱熹看得很清：「書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楷法遂廢。入本朝來，名勝相傳，亦不過以唐人為法，至於黃、米而欹傾側媚，狂怪怒張之勢極矣。」（跋《朱喻二公法帖》）這裏除了對黃米書有偏見外，其他所述應該說是符合事實的。有元一代的尚法尚則，復古尚古，都皆源於古法古意的一蹶不振。鮮于樞論書崇尚魏晉古意，古法便是很自然的了。他最為推崇的便是王右軍。他題《定武五字損本蘭亭卷》云：「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石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薛紹彭家所搨者，不待聚訟，知為正本也。」定武蘭亭傳歐陽詢據右軍真蹟臨摹上石（一說以右軍真蹟鈎勒上石），故最為接近右軍原作。他多次《題趙模搨本蘭亭後》、《題唐摹蘭亭墨蹟》（神龍本）表達了對王羲之書蹟的崇敬之情。他千方百計各處收購真蹟，以便從真蹟上弄清書法來源。他看到趙模本蘭亭後說：「元章老去不及見，却見蘇家評甲乙」，以為米芾未見趙模本蘭亭乃是一憾。米芾從蘇才翁處購得褚河南搨本，這樣品評優劣，顯然是隔了一層。他看到右軍《眠食帖》後說：「右軍云：吾書比之張草，猶當雁行。觀此，乃知右軍之言

誠為過謙。其餘則子昂說法已竟，不須重說傷言也。」趙子昂題：「此帖章草，奇古雄強，精神逼人。」鮮看真蹟後，除了贊同趙題外，還覺得右軍過於謙虛，在他看來，右軍勝過張芝。

那麼，鮮于樞崇尚的右軍筆意究竟指什麼內容呢？他沒有細說。但我們可以從他批評的書風中得到答案。他與趙孟頫《論草書帖》云：

張長史、懷素、高閑皆名善草書，長史顛逸，時出法度之外，懷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閑用筆粗，十得六七耳。至山谷乃大壞，不可復理。

這裏他批評張旭書脫離了法度，而稱讚懷素書守法，因而有古意。看來，這個法，主要還是二王筆法。這可以從他的另一書跋中看出。他自題《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草書卷》<sup>②</sup>（見圖版九）說：

海嶽公有云：今世所傳顛素草書，狂怪怒張，無二王法度，皆偽書。東坡謂：吳門蘇氏所寶伯高書隔簾歌以俊等草，非張書。誠然，樞作草頗久，時有合者，不敢去此語也。

這裏說得很清楚，導致顛素狂怪怒張的原因，就是少了二王筆法。他自己作草，時時以合二王法為準繩。這是他的審美趣尚，也是他引以自負的依據。

除了二王，他還推崇鍾繇，說：「書家之有鍾王，猶儒家之有周孔。今之學者出口惟云二王，而不言鍾，猶稱孔子、孟子，而不言周公也。」<sup>③</sup>他自己的小字就學鍾，可見魏晉人在他心目中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對於唐人的作品，他也並不排斥。他跋歐陽詢的《化度寺碑》云：「信本書始方而長，與隸體近，在諸碑中第一。」說虞世南《孔子廟堂碑》京兆府本無裂者乃佳。《化度寺碑》及《孔子廟堂碑》都是唐碑中的精品，備極楷書法則。鮮于樞看重的正是這個法則。他稱顏真卿的



《祭姪稿》是「天下行書第二，余家法書第一」。他跋《蔡襄謝賜御書詩》說：「蔡忠惠公書爲趙宋法書第一。此下局老人語也，今觀此帖，藹然忠敬之意見於聲畫，又不可與《茶錄》、《牡丹譜》同日言也。」鮮于樞在這裏說的「藹然忠敬之意」就是趙孟頫題該帖說的：「法度嚴密，無一毫放縱意。此可見古人用筆不苟也。」蔡襄的《謝賜御書詩》結構謹嚴，法度緊密，神采端和，在鮮于樞眼中已勝過了《茶錄》、《牡丹譜》二帖。

鮮于樞把筆法看得那麼重要，又與古意聯繫起來，顯然看到了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繫。這一點或許就是趙孟頫「用筆千古不易」的胚胎所在。時代的發展引起書風的變化，根子在筆法。北宋劉敞寫了《莊子·秋水篇》，鮮于樞跋云：

嘉祐去唐未遠，一時名公猶有唐人風致，原父（劉敞字）、舜欽（蘇子美）輩是也。至東坡、山谷始大變。東坡尚有會稽、北海體制，至於涪翁（黃山谷），全無古人意，蓋世降風移使然。響搨之法，今之無能者，撫卷慨然。

劉原父寫的《莊子·秋水》是烏絲欄真書，用筆很有法度，得到鮮于樞賞識。鮮于樞看到時代變了書風也會隨着變，這是正確的；但沒有看到黃山谷書風的變化，也是對古代筆法的發展，把缺少古意與用筆對立起來，顯然有失偏頗。鮮于樞把今人不解筆法的原因歸之於響搨之法的失傳。響搨之法，不過是對着原蹟雙鉤，不失字形原貌，筆的運動仍看不清。因此，直接看古人真蹟，加上自己的領會，才會理解古人筆法。鮮于樞家藏高閑、趙模、李西臺三種《千文》。高草書，趙行書，李正書，各有妙處。他看見了李西臺《千文》後，跋云：「嘗見世所謂李西臺書，以爲前輩輕於許可。及見此書，乃知不我誣也。」

鮮于樞跋右軍《眠食帖》是一二八六年，跋《祭姪文稿》分別爲一二八六、一二八七年，跋《定武蘭亭》一二八九年，跋《神龍蘭亭》一二九四年，也就是說鮮于樞崇尚魏晉人的古法古意，都比趙孟頫的《蘭

亭十三跋》（一二三〇年）早了許多。他的許多思想直接影響了趙孟頫。有時兩人同觀古人帖（如蔡襄書），英雄所見略同。元初書法領域復古思潮的提出，不是一個偶然現象。它是書法發展運動內部的必然要求。鮮于樞的書學思想表面看沒有什麼驚人之處，甚至還比較分散，不成系統。但其精髓卻與趙孟頫的「用筆千古不易」無什麼區別。只是鮮于樞的提法過於籠統，不如「用筆千古不易」來得有概括性罷了。

## （二）「論書當論氣韻神」

如果說鮮于樞對崇尚晉唐筆法的內涵還說得較為含糊，那麼他評書的標準却相當鮮明。在崇尚法度的元代，他鮮明地亮出了「論書當論氣韻神」的旗幟，這是難能可貴的。氣韻神既是他對創作的要求，亦是評書的準則。《題趙模搨本蘭亭後》開頭幾句是：「蘭亭化身千百億，貞觀趙模推第一。百家聚訟謾紛紛，正傳寧到山中石。論書當論氣韻神，誰與癡兒較形質。」

鮮于樞推崇唐代的趙模蘭亭，但他認爲摹本只是摹本，正傳不能從刻石中體現出來。論書以氣韻神爲評判的標準，從這一點看，一切摹本都是「較形質」的「二手貨」了。在題神龍本的後面，他雖然認爲神龍本「字字龍蛇怒騰擲」，但還是說：「此帖猶爲時所惜，況今相去又千載，古帖消磨萬無一。」千年風雨侵襲，剝蝕磨損，古人精神已很有限了。當然，「有餘不足貴相通」，鮮于樞在該詩跋中未對氣韻神作具體的解釋，但從其他題跋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氣韻神」有如下一些內涵：

### 1 書法當抒寫自己的情懷，「遺意敘事而已」。

一二九五年，鮮于樞與盛彪同觀《女史箴臨本》題云：「古人作文如寫家書，作畫如寫字，遺意敘事而已。覺非無意於畫與古人合，何必更求江湖畫筆也」。這是一段論畫的跋，鮮于樞認爲，作畫如寫字，「遺意敘事而已」，作畫寫字爲的是遺意，即抒寫情感意趣，因而是隨意的揮灑。這一思想已道出了書畫的本質。他在跋《王庭筠幽竹枯槎圖》中說得更爲明白：「元章之後，黃華（即王庭筠）一人而已。詳觀此卷，畫



五代 楊凝式 夏熱帖

中有書，書中有畫，天真爛漫，元氣淋漓，對之嗒然，不復知有筆，二百年無此作也。」王庭筠既是書家，亦是畫家，他的作品抒寫的是「天真爛漫」的真情，故是元氣淋漓。以抒寫情感為主，這樣筆法就不復見。這個「不復見」是指情感與形式達到有機的統一。每一根線條均是情感的流露。心手為一，筆墨為一，這就是元氣淋漓。而書家創作之時，主體之情通過筆墨傳達出來構成「氣」。所以抒寫情感的作品就是「氣」，反之，則「無氣」。他看顏魯公《劉中使帖》後說「英風烈節」見於筆端，這說明顏書英烈之氣鬱勃感人。而書之「韻」是形式以外的東西。范溫說：「至於書之韻，二王獨尊。……夫惟曲盡法度，而妙在法度之外，其韻自遠。」<sup>⑭</sup>所以，有「韻」的作品筆法章法高度完美，線條形態不會狂怪怒張。作品的形式富於暗示性、含蓄性，讓人有想像的餘地。鮮于樞跋《夏熱帖》引用黃山谷的詩：「俗書只識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洛陽楊風子，下筆便到烏絲欄。」這是讚揚楊凝式動筆便有晉人風神筆意。鮮最後說：「此帖絕無發風動氣之處。」此話可作為他對「韻」的要求。「發風動氣」說直白一點，就是狂怪怒張。狂怪怒張，便失古法、古意，也就無所謂「韻」了。《夏熱帖》是行草書，雖寫得顛三倒四，但用筆中依然有顏真卿的氣息。字形雖道放，但不是顛素的擺脫字形，而只是改變文字形態的輪廓、姿態，這是鮮于樞允許的「度」，故不說它狂怪怒張。其實，楊凝式的《夏熱帖》之恣肆比黃庭堅的草書已有過之而無不及，鮮于樞何以稱讚楊而貶抑黃，真有點讓人難以理解。

## 2 創作主體要有「體」，有深厚的學養。

書法作品的「氣韻神」從創作主體言，是其精神、情感的表現。主體的創作心態、學養直接關係到作品內蘊的深度。鮮于樞很講究創作時忘我的心境。陳繹曾記：「今代惟鮮于郎中善懸腕書，余問之，瞑目伸臂曰：膽，膽，膽。」有些人覺得頗可笑，以為光有膽就夠了麼。其實，這問本身可笑。創作進入狀態，確需一種心態。澄虛靜慮，預想字形，這類虛靜的創作心境。懸腕書，用筆最放得開，書寫最有力，但有元一代幾人使用此法？「瞑目伸臂」，眼中無筆，心中無法，天地間惟有我

在，這正是忘我的狀態。「膽」確是成功的前提。他反覆強調「膽」，正是要把怯懦的「我」從心中趕出去，實是高見。鮮于樞每喜酒酣動筆，半醉半醒之中，無意識浮出腦底，此正是心手為一之時。

書家的學養也直接影響作品氣的深厚。鮮于樞博學多才，多方面的修養涵養了筆墨。他《困學齋雜錄》中記錄了這麼一則事：「山谷與秦少游書云：比在靠熟讀所惠詩文。如公關祭文語氣，詩句極有風裁，可喜合處便似吾少游語。然恨在遣詞，病在骨氣耳。古之聞道者請問治天下，則對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文章雖未學，要須茂其根本，深其淵源，以身為度，以聲為律，不加開鑿之功而自闕闕矣。公誠以此言為可，猶有一物為公道之。二十年來學士大夫有功於翰墨者為不少，求其卓爾名家者則未多。蓋嘗深求其故。病在欲速成耳。夫四時之運，天德也。不能即春而為冬，斷可識矣。承自屈訪逮，故及此。更佔大方之家，有所聞見，幸見教。」旁注「此帖語在刀筆」。這話講了兩個意思，一是作詩與做人的關係。就是要「去汝鄙人」，把一個鄙俗的舊我去掉，胸貯萬卷詩書，只有茂其根本，深其淵源，才能達闊闊境界。二是學書不能速成，打好基礎，持之以恆。山谷論書講「韻」，要旨是胸貯書三千卷，人才脫俗。鮮于樞以黃氏之論喻書，也是強調書家要加強各方面的文化修養。

『論書當論氣韻神，誰與癡兒較形質』，在形神關係上，強調風神氣韻而不計形質，無疑把握了書法的本質。這是鮮于樞論書高出元人之處。

#### 四 鮮于樞書法的藝術成就

鮮于樞傳世的墨蹟，大概有四十多件。這些作品大多是四十歲後的作品。這些作品可分為楷書、行書、草書三大類，其藝術成就以草書為最高。現分別概述之。

##### (一) 楷書：規矩謹飭，風神凜然

鮮于樞沒有小楷墨蹟傳世。目前所見的楷書，一種是字形較小的題跋，如《跋顏真卿祭姪文稿卷》（見圖版一）及《老子道德經卷》；一種是《趙秉文御史箴楷書卷》（見圖版十）、《麻九疇透光古鏡歌楷書冊》（見圖版二六）這類大楷書。兩種作品，風格不一。前者氣格不大，但用筆精緻。如《祭姪文稿跋》，跋在名帖後面，書寫態度恭肅，結字可謂一絲不苟，無一毫放縱意。啓功先生譽漁陽「破的穿楊射藝精」一點也不假。點畫有定法，起止極分明，筆筆精到。此跋的線條遒勁挺拔，圓潤豐滿，這與規範的中鋒用筆分不開。每個字處理得都很完美，讓人漫步春林，滿目妍秀。他的《蘭亭跋殘本》，也有右軍清俊瀟灑的風神。由於鮮氏學書從鍾繇二王築基，又在唐法中流連忘返，故筆法精熟，運用自如，走筆運墨從容不迫，只是他的豪邁之氣為法所掩，個人的而貌不夠突出。

這裏有必要對《道德經卷》多說幾句。這是一幅字數多達二〇三九字的長卷（二十六點七厘米乘六百四十二點二厘米）。但清麗瀟灑，超然去俗，是很有古意又不失晉唐風韻的佳作。這完全可以與趙孟頫的小楷《道德經卷》相媲美。這幅作品楷法嚴謹，沉穩多姿，用筆極有二王及唐楷法度。一般是露鋒落筆，然後以精熟的運筆佈形。字形峭拔、清勁，結體舒展飄逸而略瘦。這與趙孟頫略帶扁形的結體截然不同。趙字的字形常帶左傾，鮮字均昂然挺勁，顯得精神飽滿，這可能與他吸收歐陽詢的結字有關。鮮于樞的用筆乾脆利落，然提按很講究，收筆含蓄，由於技巧高超，走筆隨意，線條之間，出現一種安閑、溫潤的節奏，字與字之間，流轉顧盼，彷彿不是在寫恭敬的楷書，而是在寫風神蕭散的行書。鮮于樞此卷的佈置之妙也正是這種自然。它沒有字行之間的勻稱整飭之呆板，而是隨筆成形，時楷時行，烏絲界欄雖在客觀上有一定的規範之用，然字裏行間的筆意却任心自運，如轉折婉暢流走。這可能也與文字的含義相映發，《道德經》中無為而無不為之思想，成為書寫時一種自然的驅動力，它既調節了心與筆的關係，也協調了手與筆的和諧。《道德經》中有許多重複的字，反覆書寫很可能造成字形的類同，鮮于樞巧妙

風神峻爽，端莊俊美；行偏於草的作品則縱橫瀟灑，流轉自如。

前者的作品如一二八八年的《跋徐浩書朱巨川告身卷》（圖版三）、《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卷》（圖版十二）、《袁易錢塘詩跋》、《蘇軾海棠詩卷》等作品。這些作品筆法精湛，健骨豐筋，線條遒勁俊美，書寫放鬆自然。其中《袁易錢塘詩跋》可謂精美絕倫。這幅作品只五行五十八字，但書寫十分流暢自然。袁易是鮮于樞的學生，詩寫得不錯，一三〇一年鮮于樞五十六歲，袁易以《寓錢塘雜詩》求教，嘉許之餘，欣然命筆。這是鮮于樞的晚年之作，用筆隨意，開頭幾字，結字較為工整，但筆法嫻熟，雖不經意，却筆筆到位，線條勁挺有力，「詩、命」楷法完備，方圓兼用，結體也舒展大方。抒寫節奏徐緩，與閑逸的心境相吻。隨着文意的展開，用筆顯然加快，線條運動更趨活潑多姿，至「不流於俗」，連筆游絲間雜其中，粗細輕重節奏鏗然，寫到最後一句的「不難到也」，已行而帶草，讚許企盼之情溢於筆端。特別是最後一個「也」全是枯筆而成，墨色因筆的輕重不同濃而淡，淡而復濃。收筆雖細，却筆力千鈞，戛然而止。有人評云：「伯幾見通甫（袁易字）詩以古人相期，自是當家語。或是疑非伯幾之筆，殊未得其賞雋乘快之趣耳。其品評字字的確，非伯幾不及此。」①鮮于樞的這幅作品，書、文兩美，尤其寫出了「賞雋乘快之趣」，實不易。

他的另一幅《蘇軾海棠詩卷》（圖版十八），是一幅三十四點五厘米乘五百八十四厘米的長卷。這幅作品也是代表作。董其昌跋此帖云：「蓋東坡先生屢書海棠詩，不下數十本，伯機亦欲附名賢之詩以傳其書，故當以全力赴之矣。」以此來猜測伯幾的創作動機，顯然偏了。蘇軾屢寫海棠詩，是因海棠的命運與自己彷彿，突出「天涯流落」的感慨。伯幾仕途多舛，鬱不得志，與東坡同，故書海棠詩也有「天涯流落」的感慨在。明乎此，我們就可以很好理解此作品點畫奔突，骨力矯健的意味。這幅作品，行筆流轉灑落，無凝滯生澀之感。基本上是獨字成體，絕少幾字糾纏連綿，嫻熟的行書中間雜非常規矩的正書，這使行氣中出現疾徐相雜的節奏，這是一個人們很少注意的特色。從單獨某一字看，不論

用筆還是結體，都可以說是法度謹嚴。從局部看，這幅作品「不乏姿態」，但從整體看，則波瀾不闊。蘇詩詩意分兩大段，結構上極有烟波跌盪之美。但伯幾這作品的後半段仍是按前半部的節奏進行，故雖然全力以赴，終究少了一點東西。我們難以看到感情深處的沉鬱在筆端上的反映，精美是精美了，流暢是流暢了，但蘇軾那種含蓄中的悲慨却始終浮不上來。這或許是他不够恣肆的毛病。

行偏於草的作品有很多，如《杜甫行次昭陵詩卷》、《韓愈進學解卷》、《王安石雜詩卷》、《行書詩贊卷》，其中以《石鼓文卷》最為精彩。

鮮于樞在其晚年多次書寫韓愈的《石鼓文》，目前所見，至少有三種本子。一種是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收藏的本子，一種是日本平安書道會一九三一年影印單行本；還有一種本子為日本《支那墨蹟大成》（河井荃廬）所收。此本後有陸深、曹溶等題跋。陸深在卷後跋中說：「石鼓文字奇也，韓此詩又奇，困學書此力與之敵，又奇也。」三種本子風貌相近，各有千秋。本卷所錄當是鮮于樞的精品之一。

韓詩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很重奇險的境界，《石鼓歌》有翔鸞鳳翥，鬼物蛟龍，意象詭譎；二是散文化的語言風格，且喜好用「揮、斫、掘、剔」這類動詞和冷僻的奇字怪字。這首詩中，許多字筆畫繁多，如「灑、隳、鏤、鸞」，而且冷僻不常用，這無疑給書寫設置了重重障礙。而鮮于樞却揮灑自如，如入無人之境。其筆法精密，一奇也；筆力精絕，二奇也；氣勢雄邁，三奇也。

筆法精密一指字法、草法的嫻熟。這一點是書寫中途不停頓的條件，如草法不熟，下筆之際必枯澀拘攣，苦迫蹇鈍，這樣連貫也難，不要說求勢了。冷僻字，多筆畫字，如「字體不類隸與蝌」，繁體的筆畫此句相當難寫，但到鮮筆下，點畫流暢自然，一氣直下。二指用筆的細緻、周到。草書因運筆較快，筆不到位，線條便飄滑留不住。鮮于樞此卷，功力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細小的收筆、行藏都處理得恰到好处。線條遒勁飄逸而不陷狂怪怒張之泥淖。本卷許多字，枯筆澀行，線條極具張力，而又不顯老禿，正是筆法精微所致。

「戈」部，大大偏離中軸線，盡勢而止。

節奏的狂放熱烈是本篇的又一特色。節奏產生由於運筆的疾遲輕重，也跟墨色的濃淡、字形的大小分不開。鮮于樞精於草法和筆法，讓線的飛舞追逐呈現跌宕之奇，疏緊濃淡之美。開頭粗重有力的節奏，不一會即被流雲飛烟的糾繞和輕盈代替。寫至「崑崙月窟」已是糾纏不斷，牽絲顧盼，氣勢更加暢達明快。有了幾行綿密而急速的追逐，至「惡若哮虎」，忽又字鬆行闊，讓人有「柳暗花明」之片刻輕鬆。字形錯雜變化，設置了一次次動盪和衝突，鮮于樞善用疏緊之法，使對比鮮明，節奏強烈。如「華嶽峰尖見秋隼」，「秋」，左右拉長，橫勢寬大，而「隼」緊窄收縮，造成對照。再如「萬歲千秋奉明主」，「秋」取橫勢，「奉」取縱勢，鬆緊之間衝突顯然。章法上的疏密、虛實、開合，也一應縱筆中自然組織，如「平生流輩徒蠢蠢」，「流輩」較疏朗，而下而幾字則較密麗；「長安少年」四字「長安」墨色較枯，「少年」則墨粗筆重。一疏一緊、一淡一濃之間，節奏分明。《魏將軍歌卷》的筆勢飛動而多變，在奔放熱烈的節奏中抒寫他心中豪邁的激情。

《魏將軍歌》是鮮于樞為數不多的巨幅草書作品，但他的狂放、恣縱，不是顛張醉索式的急風驟雨，也不是「飛流直下三千尺」的雄偉壯闊，雖然有「援毫掣電，隨手萬變」的快速和奇譎，但總是在嚴謹的法度之中揮灑，從不作逸出法度的驚世駭俗之姿。吳寬說：「困學多為草書，其書從真行來，故落筆不苟，不若今人未識歐虞，逕造顛素，其散漫連延之勢，終為飛蓬蔓草而已。」（《匏翁家傳集》）這一點很重要。鮮于樞之所以批評黃山谷「乃大壞，不可復理」，也正着眼於古法。鮮于樞草書的恣肆、狂放，遠不是無法無天的隨心所欲。狂放的筆勢之中，他總忘不了以一二行書來調節。如第三行的「衫」字，完全是一個規矩的行楷字。他的連筆誇張之筆，也都在草法許可的範圍之內運作。傳為鮮于樞的《唐詩冊》，連綿過甚，即露馬脚。即便是許多人認為真蹟的《水簾洞詩帖》，在筆者看來，也是偽作，因為運筆有拖泥帶水之嫌，起止不太分明，更突出的是落筆後使勢不可擋，線條飛舞遮天蔽日，不見端倪，

這不是鮮于樞草書的風格。

## 五 鮮于樞的影響、評價及在書法史上的地位

鮮于樞性格倜儻豪放，工詩善書，又博學多才，精鑒賞，通音樂，可謂多才多藝。因此慕其名而向他求學者很多。他的影響亦是向多元輻射。在詩學領域內，當時有影響的詩人如方回、趙孟頫、王恽、白珽等都是他唱和的對象，而且對他的詩有極高的評價。如趙孟頫說他「賦詩凌鮑謝，往往絕埃塵」。鄧文原說：「衣冠文獻參諸老，台閣功名負此公。」在收藏鑒定領域，他與鑒賞家們遊處切磋，周密、王子慶、郭天錫、喬贊成等與之過往甚密，為此鮮于樞收羅和保藏了一大批古代珍貴的書蹟。《祭姪文稿》、《定武蘭亭》、《苕溪詩卷》都因他的題跋大放異彩。在書法領域，當時有影響的書家如趙孟頫、鄧文原這類大家為之節節稱嘆，一般的書學愛好者更是趨之若鶩。吳寬跋袁易《錢塘詩卷》時說：「一時南士名士多慕與之遊，故通甫亦以詩求正。」元書法家邊武《書史會要》說：「武行草專學鮮于太常，時有亂真者。」可見鮮于樞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劉致跋《鮮于樞書進學解卷》後說，當時「俞君子俊好學，天性工筆札，素喜公（指鮮）書吊軸子，已駁駁逼人，又得此紙臨仿之。久時至骨換。」金華王禕《跋鮮于樞書杜詩行次昭陵詩卷》中指出：「公元貞中嘗任帥幕居於葵（金華），故葵之士大夫家有其書，禕往往及見之。」這說明，鮮于樞的作品也獲得當時社會的一致好評。

明朝，鮮于樞的影響也不小。明初的宋濂、吳寬，及後來的文徵明等都極推重鮮于樞。如宋濂說：「濂生也後，恨不能俱見之（指鮮墨蹟），撫公遺墨，為之慨然，金華後學宋濂謹識。」這是他見了鮮書杜詩行次昭陵詩的敬仰之情。清咸豐年間的孔廣陶見鮮書《石鼓文卷》跋云：「此卷點畫道勁，無一筆不有意態，細心玩味，當有得也。」對鮮于樞的書藝佩服得很。這些都表明鮮于樞的影響，歷經元明清各朝而經久

不衰。

對於鮮于樞的評價，歷來褒貶者均有。褒者為多，貶者為少。對鮮于樞最為推重的倒是赫赫有名的趙孟頫。一二九四年，趙孟頫以四紙請鮮于樞作大草，鮮于樞書五絕二十字與之。趙孟頫跋云：「困學之書，妙入神品，僕所不及。」這不是客套話，是發自心中由衷的稱讚。鮮死後，他兒子携鮮《臨王獻之鵝群帖》求跋，趙跋云：「僕與伯機同學書，伯機過僕遠甚，僕極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機已矣，世乃稱僕能書，所謂無佛處稱尊耳。」這是一三二一年的跋，其時鮮已死九年，趙時年五十七歲，已聞名遐邇。蓋棺定論，也不是故作謙虛。褒之者對藝術成就的肯定都很具體，如：

漁陽鮮于公草法蓋本於右草大令父子，至其展為大體，則自其法而變者也。（王禕）

鮮于太常公所書行草評者謂入能品，濂則以為近乎妙者，筆意圓而神韻勝故也。（宋濂）

小楷醉心二王，行草得法顛素。（孔廣陶）

困學老人善迴腕，故其書圓勁，或者議其多用唐法，然與伯機相識十五六年間，見其書日異人間俗書也。（袁裒）

見其筆鋒道勁，風神凜然。（《石澗集》）

頃見鮮于伯幾書唐人詩二軸。筆勢如猿嘯蒼松，鶴鳴老檜。（《蒼潤軒碑跋》）

困學多為草書，其書從真行來。故落筆不苟，而點畫所

至，皆有意態，使人觀之不厭。（吳寬）

氣湧如山壓海潮，高樓明月更吹簫。從茲逕直虛皇筆，春蚓秋蛇擅市朝。（袁桷）

這些論述概括起來，主要是肯定：

一論鮮于樞的草書，法度精密，氣勢浩大，二意態多變，風神凜然；三筆力勁健，法有來由；四以神韻勝。應該說，這個品評是抓住鮮于樞書法的主要特色的。

對鮮于樞書法有微辭的主要觀點是：

方孝孺：「伯機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

王世貞：「極圓健而不甚去俗。」余見其行草，往往以骨力勝而乏姿態。」

楊慎：「伯機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

項穆：「鄧、俞、伯機，亦可接武。妍媚多優，骨氣皆劣。」這裏楊慎重複前人方孝孺的話，可以不計。

王世貞和方孝孺的觀點，一是少韻，一是俗。

項穆的評價不够客觀，離作品的真實面貌過遠，可以略去。

王、方的觀點頗有代表性，值得注意。今人啓功在王、方書評的基礎上作如下評：

破的穿楊射藝精，賞音還在聽弦聲。漁陽筆外無餘韻，難怪瀕波擅盛名。

綜而觀之，無論字之大小，體之行草，莫不謹慎出之。點劃似有定法，結字亦盡莊嚴，極少任情揮斥之筆。觀其答人問書之語曰膽膽膽。乃知其所自勉者在此，而其不足者亦必在此。⑰

啓功先生之評有具體的分析，也大體符合實際，只是斷言漁陽筆外無餘韻有點過分。

現在來辨析鮮書的「俗」與「韻」。

先說「俗」。書法的「俗」是相對於「雅」的一個內涵寬泛的概念。筆法不精導致的妄生圭角，狂怪怒張，軟媚無骨都是「俗」。結字的平淡無奇，章法的平鋪直叙也是「俗」。王世貞的「俗」針對筆法言，似指結字的少態。其實王世貞對鮮于樞是缺少了解的。在《藝苑卮言·附錄》中他說古人用筆之訣是雙鉤懸腕，並說元代只有子山和了昂得懸腕法。這真是大悖事實了。懸腕運筆，元代當數鮮于樞第一。

再說「韻」。韻既關乎創作主體的學養技法，亦着眼於作品的形式特徵，更取決於欣賞者的鑒賞能力。如作品無「韻」的信息特徵在，觀者水平再高也看不出；如作品倒很成功，觀者缺少必要的水平以意會之，也仍不覺有韻。「韻」是形式之外的東西，離不開形式。故宋濂觀鮮于樞作品覺有神韻，而時人未覺得好，只評為能品，能品是以技法勝。啓功先生一方面極為稱頌漁陽射藝精，說他最勝者，推行草大字，肯定他寫的作品「俱稱上選」，一方面又嫌他無韻，這就有點奇怪了。應該說，漁陽的某些作品精於法而不够恣肆，如那些名蹟後的題跋，大多謹飭恭肅有餘，因而韻味不足，說這部分作品少韻是正確的，但概而論之就不妥了。鮮于樞那些優秀的行草書及大草，氣勢磅礴，姿態萬千，主體之情逸出法度之外，應該說是韻味深長。趙孟頫的服膺鮮于樞不是沒有道理的，啓功認為鮮于氏之行草「莫不謹慎出之」，又說他的不足仍在膽量不足。鮮于樞草書的審美觀念，反對狂怪怒張，故其草書不像顛張對字體形狀的大膽偏離，也不像王鐸那樣連綿不斷密不透風。他的草書是在形體可辨識範圍之中的縱情飛舞，他的《論草書帖》、《魏將軍歌草書卷》字字可辨，但仍有鸞飛鳳舞之姿，怎麼能說是「莫不謹慎出之」？鮮于樞的恣肆縱逸是不破壞字形的放縱任情，同樣是心手兩忘，一片神機，怎麼反而「無餘韻」了呢？如果細細品味懷素的大草，過於飄滑的線條倒是韻味不多。

鮮于樞在書法史上應該有嶄新的一頁。

鮮于樞生前官卑而位賤，故元史無傳，又由於一般人認為趙大於鮮，而鮮又不享高壽，世人都以為元書壇高舉復古旗幟的乃趙一人而已；故對鮮于樞在書學上的成就估計不足。通過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出如下一些共識：

一、鮮于樞的書學思想與趙孟頫基本一致，他提出的崇尚魏晉古法古意比趙早，因而在元初書壇樹立的復古大旗上，應寫上鮮、趙的大名。《衍極》的「尚理」「尚古」、韓性的「尚則」乃至袁宏、陳繹曾的崇法求變思想都可以說是受鮮、趙思想的影響而發生的。龔璣說得好：「書法不講百餘年，至元間伯幾、子昂二妙特起，古意復見於今，余嘗謂後有尚論國家文藝之盛，必來取斯。」<sup>⑧</sup>從書法史盛衰看鮮于樞提倡古意的意義，鮮、趙並重不過分。

二、鮮于樞的小楷不如趙，但草書過趙。鮮于樞的行草與趙各有千秋。鮮、趙都是筆法精熟，博學多才，功力深厚，趙以妍媚溫潤勝，鮮以骨力氣勢勝，均有魏晉的氣度風神。書學風格史上，趙勝鮮的原因是趙的書作豐富，正書創造了迥別於唐人的趙體，這一點鮮是及不及的。但鮮的草書，遠勝趙，亦勝康里子山。曹溶說：「困學翁崛起幽州，與鷗波亭主人齊驅爭道，未知誰得驪珠。」（《石鼓歌卷》跋）這比較公允。啓功以為鮮書無韻故漚波擅名，這把原因找錯了。趙書亦有少骨無韻的劣作，鮮書亦有韻高千古的傑作。各人作品都有好壞，不能以「韻」一概而論。

事實上，以風格論兩人無所謂優劣，正像二王和歐、虞各有千秋一樣。他們在各自的生活環境和藝術氛圍中創造。但鮮于樞坎坷的仕途，豪邁的個性却永遠是趙孟頫無法體驗的，因而，形諸筆端，其意蘊和境界便不同。鮮于樞雖然活了短短五十七年，但已比康里子山活長了。其書法正當巔峰，決不是還未成熟。所以，今天理應對他作出更高的評價。

注釋：

- ① 《道園學古錄》卷十一。
- ② 見王旭《蘭軒集》卷九。
- ③ 《歷代書法論文選》五〇〇頁。
- ④ 見《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法書篇八》，臺北，一九八六年。
- ⑤ 《元明以來書法評傳選錄（一）》，《書學》一九四四年第二期，中國書學研究會（重慶）。
- ⑥ 《刻源集》卷二。
- ⑦ 《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十七。
- ⑧ 《刻源集》卷二十。
- ⑨ 《湛淵遺稿補》。
- ⑩ 這兩段引文分別見陳焯《宋元詩會》卷七十二；吳師道《吳禮部詩話》。《歷代詩話續編》六〇二頁。
- ⑪ 《書林藻鑑》卷九，一八六頁。
- ⑫ 《墨緣彙觀·法書下》（安岐）。
- ⑬ 見朱存理《鐵珊瑚網》卷一。
- ⑭ 見《管錐編》（四），一三六三頁。
- ⑮ 《佩文齋書畫譜》（一九八四年，中國書店）二二六三、二二六四頁。
- ⑯ 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十七，龔璣跋語。
- ⑰ 見《論書絕句》一四八頁，三聯書店，一九九八年。



# 流風餘韻播丘壑

楚 默

## 張雨書法論

元初幾十年不開科舉，打碎了所有讀書人的幻想與期待；元主不重漢臣，也讓自卑感濃重的官吏們如履薄冰，憂心忡忡。元代文人中的隱逸之風於是潛滋暗長，匯成一股洪流，這與當時的道教隱逸之風幾乎是異曲同工。處於亂世中的人們，價值觀念、審美趣尚，都發生了變化。隱於朝是一種逃避，隱於市、隱於書畫、隱於道也同樣是一種心態的調整。其實，他們心中亦並非古井般一波不起，祇是勢之所趨，流之所向，讓你選擇了隱。張雨之選擇黃冠，大概亦源於此。

### 一 生平與生卒年

張雨，字伯雨，號貞居，又名天雨，舊名澤之，道名嗣真。杭州人。他的六世祖張九成以狀元擢第，封崇國公。傳四世至逢源，為奉議郎通判漳州。逢源就是張雨的大父。張雨的大父是一個文化修養深厚、識見高遠的官吏，據黃潛的《師友集序》說：「（公）雅不欲諸孫參於貴驕，而縱為異時華靡遨放事，延儒先以為師，教之甚篤。而伯雨特聰寤爽朗，穎出不群。廿歲即務記覽，弄翰為辭章。」這表明，張雨從小就受到嚴

格、良好的家庭教育，受到系統的辭章訓練。更有利的是，他是在一大批文人碩儒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受到飽學之士的點撥與開導：「方是時，前朝遺老，宿儒魁士，猶有存者焉。數百年之文獻賴以不墜，然皆尊其所聞，入自為學，未嘗凌高厲空，並為一談，以事苟同。伯雨睹其光儀，而聆其緒論，如企嵩岱而得其高，臨河海而得其大，且深佩服之，固非一日。年運而往，諸老相繼淪謝，伯雨乃以壯盛時，去為黃冠師。」在接受能力最强的青年時代，張雨扎根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吸吮精華，浸淫典籍之中，打下了雄厚的文學功底。所以，他的週出一般道士之上是有其深刻的歷史、家庭、文化原因的。張雨為道士的真實原因不很清楚，他娶妻後生有一男一女，二十餘歲時棄妻子入普福觀，戴黃冠為道士。這是一段急速變化的人生經歷。張雨也不再道及。他當道士後，也還是一派瀟灑的身姿，遍遊天台，括蒼諸名山。仍與眾多的文人們往來。「一時鴻生碩望文學侍從之臣，方相與銘金鑄辭，著為訓典，播為頌歌。以鋪張太平雍熙之盛。伯雨周旋其間，又皆與之相接。」逮倦遊而歸，已是近而立之年的壯年了。姚綬的《句曲外史小傳》、劉基的《墓誌銘》都未提供更多的張雨早年時的材料。《墓誌銘》中說：「雨性狷介，常眇視



茅山三門道觀

流俗，悵悵思古道，知弗能與人俯仰，遂挺身戴黃冠爲道士。」看來，張雨的入道也是無奈之舉。

這是一個貴族後裔的悲哀。張雨的時代決定了他無法以科舉方式進入統治階級的行列，他的狷介，與其說是一種個性，不如說對時俗的一種無言抗爭，而且他清楚其結果如何。當時吳人周大靜爲許宗師弟子，得楊許遺書，外史師事之，悉受其說。可見，張雨從年輕時，就受過系統的文化熏陶和書法訓練。他二十二歲時跋褚遂良摹《蘭亭序》，其結體用筆已頗具功力，以他這樣的身份接觸這樣層次的作品，足見其眼界不與一般俗道。大概也是這個時候，張雨入開元宮，從真人王壽衍爲道士，名嗣真。於是張雨有了機會結識趙孟頫。趙見他風裁凝峻，作字勁健，贈以雲麾將軍碑墨，令師法之。這是張雨書法得以變化的一個外在動力。

張雨三十歲時，登句容茅山，授《大洞經錄》，「豁然有所悟，遂覺出群道士表，神益完，貌益固。」這時，張雨因詩才清麗，書法出衆深得趙孟頫賞識，趙每以齊梁時陶弘景與之相比曰：「昔陶弘景得道華陽，是爲華陽外史，今子得道句曲，其必繼陶後。」乃號雨句曲外史，雨因以爲號。第二年，開元王真人入覲京師，外史自副。在京師張雨榮受璽書，賜號「清容玄一文度法師」，賜驛傳，住持杭州西湖福真觀。同時，張雨因詩才遍識京師重臣名家，袁、虞、揭、范、楊等皆爭與爲友。這大大開闊了張雨的視野，而且也重新認識了自己。據說有一次他謁虞伯生，虞問能作幾家符篆乎？答曰未也。虞連書七十二家示之。外史下拜曰：「真吾師也。自後與虞手札，必執弟子禮」<sup>①</sup>。張雨《書懷二十韻奉呈虞集賢》中回憶說：「昭代千齡運，斯文一柱功。初當延祐日（一三一四年左右），晚識廣陵公。」<sup>②</sup>這說明張雨與虞集等人的關係非同一般。後來，張雨父卒，嘗守廬墓三年。居喪畢，復爲道士。延祐七年，張雨辭去福真觀住持之職，徙居開元宮。次年，杭城火災，開元宮也燒燬了，張雨就應茅山之招，主持茅山崇壽觀。虞集曾有《崇壽觀碑》，記敘了詳細經過。<sup>③</sup>

張雨在茅山十五年，立志要在道教上有所作爲。虞集在《崇壽觀碑》

中說：「自任君始居此，餘數百年，才五人傳焉。其自致於久遠者，果何託也。豈若後世各誘門人，係以私屬，如家人父子者哉。故寧希闊而有待，今張君無前代賜予之助，徒草衣木食以營此，而曠然思與四方之士，共爲千載之期，豈非豁落丈夫也哉。予故與君爲方外友，奇其能先予遠舉也。」④張雨能主持崇壽觀，全憑自己的才華和獻身教門的遠志，虞集稱讚他爲「豁落丈夫」決非虛譽。在茅山期間，張雨著有《山世集》三卷、《碧巖玄會錄》二卷、《尋山志》十五卷。虞集讚這些著作「考索極精博」。

丁丑歲（一三三七年）張雨離開茅山回杭州，築室於北郊，閉門著述。會玄教吳全節宗師命張雨集《道德經》注，注成，加教門修撰西太乙宮高士，仍提點開元宮。一三四二年，張雨認識楊維禎後思想和生活都發生了不少變化。作詩更加通俗。他作黃蔑樓，儲古圖史甚富。往來靈石山之精舍。又造水軒於浴鶴灣，刻詩藥井上。其所居又有開元靜舍、南真館、老學齋。在生命的最後幾年，張雨抓緊時間與楊維禎等詩友縱情宴飲遊樂，遠不是他自讚畫像說的「毒厚味而美藜藿」。並且親自營墓於靈石、西湖之陰，南屏之右。前阻澗瀆，繫腰作梁，名玉鈎橋。南數十武，作藏書石室，自勒銘，而吳叡隸古。他先葬冠劍於南山，而辭宮事，但飲酒賦詩，或焚香終日。一三五〇年秋，張外史卒。開元宮之掌事及其弟張濟之奉其棺葬於冠劍之所。

張雨在世時，平生詩文嘗手錄成帙，然當時未及刊版。明成化間，姚綬始購得其稿，嘉靖甲午，陳應符始整理編成三卷，這就是《句曲外史集》三卷，並以劉基墓誌銘、姚綬小傳附之。崇禎中，常熟毛晉復取烏程閔元衡所錄佚詩，補遺三卷，同時附以同時酬贈之作。又與外甥馮武搜得張雨集外詩若干，成一卷。《四庫全書》收錄的《句曲外史集》、《補遺》、《集外詩》是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張雨的生卒年，一般的辭書上都這樣寫：生於宋景炎二年丁丑（一二七七年），卒於元至正八年戊子（一三四八年）。不管是《中國美術辭典》、《中國書法大辭典》，還是清錢大昕的《疑年錄》都衆口一詞。這個

結論源於《貞居外史》後所附的劉基撰的墓誌銘和姚綬的《句曲外史小傳》。墓誌銘說：

延祐初，謝觀，居開元宮。明年杭災宮毀，外史適華陽。至元丙子（一三三六年）以上冢告歸，遂不復去，年已六十矣。先葬冠劍於南山，而辭宮事，但飲酒賦詩，或焚香，終日坐密室，不以世事接耳目。後卒於宮之齋居，篋無遺物也。……至正乙酉（一三四五年）基以提學備員江浙，始獲與外史一見，即如平生歡。明年（一三四六）七月而外史卒。

而姚綬的《句曲外史小傳》則說：

外史丁丑（一三三七年）歲出茅嶺，庚辰（一三四〇年）歸陽德館，作黃蔑樓，丁卯（一三三七年），造水軒於浴鶴灣，明年（一三四八年）刻詩藥井上，時年七十有六（當作七十七）。

顯然這個墓銘和小傳是有疑點的。明人孔廣講在墓誌銘後說，「此皆可疑者也」。他列舉集中詩證明一三四七年後張雨尚有活動，又說丁卯（一三三七）乃丁亥（一三四七）之誤，七十六乃七十二之誤。明年七月的「明」是爲「捌」字。這樣張雨的生卒年就定在一二七七——一三四八年。但這樣的證明顯然是不够有力的，因爲只是一種推測，別無證據。近人徐邦達先生有《張雨生卒年考證》（收錄在《歷代書法家傳記考釋》一書中），該文根據吳叡跋張雨《台仙閣記》的文字及張雨跋褚遂良摹《蘭亭》（一三四七年）、張雨跋錢選《浮玉山居圖》（一三四九年），證明張雨一三四九年還在世，從而駁斥了劉基墓誌銘卒於一三四六年的觀點。他疑心劉基的墓銘是偽造的。吳跋說：

外史丁丑（一三三七年）出茅嶺，庚辰（一三四〇年）歸陽德館，作樓舍，而往來靈石塢之精舍，丁亥（一三四七年）造水軒於浴鵲灣，明年刻詩井上，時年六十有六，漢陽吳叡隸。

這段跋實際上證明了丁卯爲丁亥之誤，然後上推六十六年，說明張雨的生年（一二八三年）。它並未證明張雨的卒年。

後來承名世先生寫了《略論張雨》一文，其中有一節專述張雨生卒年。其生年，依據的是吳叡跋。但上海博物館藏的《台仙閣記卷》（圖版四六），雖係張雨真蹟，但吳跋已佚去。所以張雨的生年其證據還是不足。承名世認爲張雨的卒年是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年），其論據是楊維禎的悼張雨詩。楊詩載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方外玄踪》詩文是：『黃蔑樓頭仙一去，明年黃蔑掃狼烽。不知天上玄修史，只訝山中伴赤松。石室秘書愁攝電，星池遺劍已成龍。思君不見夜開戶，月在金鍾玉几峰。』（此詩亦載《句曲外史集》補遺）承文認爲紅巾軍進入杭州是一三五二年，『黃蔑被毀的時間是在至正十二年七月間，即前一年即至正十一年辛卯（一三五一年），也就是張雨去世的一年。』他說『這個結論應當是可以肯定的』。其實，並不正確。

一九九八年《故宮博物院院刊》（第一期）載蕭燕翼《張雨生卒年考》，以吉林省博物館藏的楊維禎跋張雨《自書詩冊》（上海博物館藏）證明張雨卒於至正庚寅（一三五〇年）七月。楊維禎跋云：

右句曲外史與袁子英所寫詩凡五十五篇，其首兩章乃此老道人效余鐵雅者也。……吁道人仙去已一紀矣，鐵雅之友屬之何人？開卷愴然，不勝山陽之感云。至正二十有一年花朝日抱遺叟楊維禎在清真之竹洲館。⑤

如按一紀爲十年，則張雨卒於一三五一年；如按一紀爲十二年，則

張雨卒於一三五〇年（花朝日爲二月十五日，不算在內）。這樣，楊跋並未證明張雨卒年。

蕭文根據劉基任儒學提舉的時間（一三四九年），證明墓誌銘中「至正乙丑，基以提舉儒學備員江浙」當是「己丑」（一三四九年）之誤，「明年卒」當爲一三五〇年卒。他列舉的旁證是一三五〇年五月張雨跋鄧文原《急就章》和楊維禎跋《自書詩冊》，至正二十一年（一三六一年二月）上推十二年，正好是一三五〇年。

應該說，蕭文比承名世和徐邦達的推斷更爲準確，但少第一手的直接證據。

其實，對張雨卒年有明確記載的文獻資料是《草堂雅集》，該集卷五載顧仲瑛言：『伯雨至正十年秋（一三五〇年）歿於錢塘開元宮，葬於南山靈石塢。予偕楊廉夫、袁子英祭墓下。』這是最明確的有關張雨卒年的記載了。但這並非孤證。《玉山紀遊》載釋良琦《遊西湖分韻賦詩序》：『至正辛卯（一三五一年）夏五月，余與顧君仲瑛留錢塘。二十有八日，仲瑛具牲酒要會稽楊廉夫、臨川葛元哲諸公致祭於故張貞居外史墓下。越明日，泛舟湖上，置酒張樂，以娛山水之勝。』一三五一年夏參與祭張雨墓的，除顧仲瑛、楊廉夫、葛元哲、釋良琦外，還有顧佐、馮

至正庚寅夏五月廿七日方外張雨謂  
素履齋書此書年大合作中歲以  
往爵位日高而書學益廢與之交  
筆研肯始以予言為不妄怡暮年  
章草如隔世矣信為學不可心如此

郁、張渥等。這可以從《玉山紀遊》、《耕學齋詩集》的有關唱和中得到證實。把這些文獻資料和目前所見的張雨跋鄧文原《急就章》及楊維禎跋張雨的《自書詩冊》聯繫起來看，才有力地證明，楊維禎跋中的一紀確指「十二年」，上推十二年即一三五〇年。

由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張雨生於至元二十年癸未（一二三三年），卒於至正十年庚寅（一三五〇年）七月，享年六十八歲。

還應對劉基的墓誌銘說幾句。

徐邦達疑心劉基的墓誌銘是偽造的，其實沒有多少根據，他認為劉誌不見於《誠意伯文集》，又認為至正戊子（一二四八）劉基在杭州，何以不知道張雨還活着？這兩條根據的說服力不强。劉誌是不見於《誠意伯文集》，但不等於劉基沒有寫過墓誌銘，古人詩文集中漏收文章是常見的，不足為奇。明朱存理《珊瑚木難》卷五著錄了劉基的墓銘，且加注說：「右《伯雨墓銘》、《文明壙誌》、《竹林宴集》共三篇，乃陶南村（宗儀）雜抄中所錄。考之《覆瓿》等集皆不載，故錄於此。此南村之抄，乃借李兵曹先生所藏者。近嘉興姚公綬為外史著傳，載事皆不詳核，借姚公不兒，而為作傳，識者譏之。辛丑六月，雨窗。一可見，劉基佚失的文章並不少。且陶宗儀是元末明初人，沒有必要作偽。徐邦達以為墓誌銘是「毛晉不知從何處抄來」，顯然是臆斷，且毛晉晚於陶宗儀，兩者相比，陶氏抄的墓銘更為可靠。

更重要的是，《珊瑚木難》收錄的墓誌銘中「至正乙丑」到了《四庫》本中已改為「乙酉」，顯然是兩者都錯了。「至正乙酉」是一二四五年，「乙丑」是一二二五年。這二個年份中，劉基還沒有到浙江任儒學副提舉。《誠意伯文集》卷八有《劉顯仁墓誌銘》，其首云：「至正八年（一二四八年）予初寓臨安，交友未盡識也。」因此當時尚未認識張雨是很可能的事，怎麼能責備他「何以不知道張雨還活着？」而《珊瑚木難》的墓銘認為「至正乙丑，基以提舉儒學，備員江浙」，這「乙丑」顯然也是錯的。因為劉基任儒學副提舉當在一二四八年。在《劉顯仁墓誌銘》中說：「時杭學專職廢，不擇有學。」都因令教官，選文學之士不奔競

者」⑥，這正是儒學提舉的職事。所以，這「乙丑」（一二二五，顯然不可能）顯然是「己丑」（一二四九）年。也即是說，在一三四九年劉基任儒學提舉時才認識張雨。明年七月而外史卒，正好是一二五〇年七月。這樣就與史實吻合了。這說明，劉基的《墓誌銘》還是可信的，只是在傳抄過程中將年份寫誤了。至於姚綬的《句曲外史小傳》由於未見劉基寫的墓銘，因而出現了更多的矛盾和謬誤。

## 二 詩才、詩作與思想性格

張雨在元朝極負詩名，他年輕時候就顯示出極好的感悟能力與想像力。當年王壽衍帶他入京有一趣聞：時燕地未有梅，惟吳閑閉宗師自江南移植護以穹廬蘆漱芳亭。外史造其所，恍與西湖故人遇，徘徊既久，不覺熟寢其中。壽衍竟日不見，憂其迷路。外史覺而已晡。閑閉笑曰：伯雨素有詩名，宜有作。遂賦長詩，有「風沙不憚五千里，翻身跳入仙人壺」之句。閑閉大喜，送之翰林，集賢袁伯長、虞伯生、揭曼碩諸公和之。繇是名大起。一時浦城楊仲弘、清江范德機、金華黃晉卿、吳興趙仲穆交甚善。顧嗣立《元詩選》，選記有這麼一件事：范德機以能詩名，外史造焉。范適他出，有詩集在几上，外史取筆書其後，為四韻詩，守者大怒，走白范。范驚曰：我聞若人不得見，今來，天界我友也。即日詣外史，結交而出，由是外史名震京師⑦。這麼多的名臣、詩家都看重張雨，一方面固然與他的詩才有關，另一方面，也實在是看了皇上的面子。張雨隨王溪月入覲京師，不但榮受璽書，而且還有賜號，當時張雨只有三十一歲，除了道的一面，更有儒的一面。廣交京師名人，也是他俗的一面，難怪他京師回來，有「自誓不希榮進」的反省。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兩詩文豪邁灑落，體格迥上。」吳郡徐良夫序其詩曰：「虞范諸君子，以英偉之才，諧鳴於館閣。而流風餘韻，播丘壑之間。外史以豪邁之氣，孤鳴於丘壑，而清聲雅調，聞諸於館閣

之上。《四庫全書》的評價顯然偏高。張雨的生活圈子極其有限，詩的內容反映百姓疾苦，當時社會矛盾的極少，很多的應酬詩平庸淺俗，只有寫隱居情懷的頗能見其體驗。明人胡應麟說：「元方外鮮能詩者，道則句曲張雨，釋則來復見心。張以雅遊，故聲稱藉藉，其詩實不如復，然入本朝矣。」<sup>⑧</sup>僅僅稱其「能詩」，且不如釋來復，可見詩境並不高。這難怪《元詩別裁》只看中了他的一首七律。

張雨的生活內容並不是十分豐富的，故詩的題材也相對狹窄。次韻、和韻的詩，能見技巧而絕少個人體會。楊維禎最反對和詩。有時候，張雨就從古人的詩中討生活。詩集中，有《集太白語酬僧淨月》、《集王摩詰書語六言二首》這種集古人句為詩的詩。這種詩，可以見廣覽博識，也可見智慧於機巧，但與詩的抒寫情感這一本質就相差甚遠。這是詩才的弱化與退化。楊維禎曾跋《集太白語》說：「予觀貞居子集句詩，政如冶城銅像，捧額珠蓮座於長干也。可寶可玩。太白見之當曰：『吾錦千萬機，衣被天下，詩人烏得割裁如此，貞居子其慎取之哉！勿俾責償也。』」<sup>⑨</sup>

楊維禎的這個批評可謂一針見血。某一詩句本是整首詩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把它拆下來，如割錦緞，何有詩意！倒是張雨的竹枝詞，明白如話，真率天真，深得楊維禎的賞識。

張雨至治二年（一二三二）來茅山主崇壽觀，到至元三年（一二三三）返回杭州，大約十五年的時間隱居茅山。這段時間，他的思想較為淡泊，致力著述。社交活動中，多與清逸人士往來，如視無錫倪雲林為知交。其間詩風清麗俊逸，多有可喜之句，如《懷茅山詩》：「丹光出林掩日月，玉氣上天為白雲」，被譽為「俊逸清澹，儕輩鮮及」，「不日之為仙才不可也。」（見《西湖竹枝詞序》）但即使在這個時期，他的思想也並非如止水一般澄澈，他思想深處儒家那種入世有為的思想時時冒出平靜的水面，激起他奮發向上的情緒。他的《閑居雜興十首》可見其道士服下的真情：「精衛銜木石，意欲填東海。東海長不竭，木石長可採。此海終不乾，此志終不改。」這已很有魯迅稱讚陶淵明「金剛怒目」式的氣

概了。他的《壽春懷古》說：「要知英雄人，不忍坐埋沒。我生談五霸，及此意超忽。恨不在當時，磔裂事征伐。」也完全不是甘心默默無聞於世的隱士心態。作為名相的後裔，作為吸吮傳統儒家文化長大的文化人，是不甘心碌碌無為的。五十歲時，他作《守歲》詩：「五十無所聞，奈此時命何」，這種哀嘆，才是他發自內心的嘆息。他交結那麼多的達官貴人，希望攀附他們，留名於世，也正是一種扭曲歷史條件下的價值取向。但至正二年（一三四二）張雨結識楊維禎後，思想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他們交往頻繁。張雨不但積極參與了竹枝詞的唱和，且為楊作《鐵崖先生古樂府序》，詩學上兩人的觀點也一致。這使楊維禎引為知己。張雨一次次加入了楊維禎縱情山水、狂飲、與妓女尋歡作樂的行列。恬淡的隱逸之心，逐漸為世俗的慾望所代替。張雨開始講究生活的享受了。姚綬《句曲外史小傳》說：「庚辰歸陽德館，作黃葦樓，儲古圖史甚富。往來靈石山之精舍。丁亥造水軒於浴鵝灣，次年刻詩藥井上。」完全是文人雅士的一副派頭。元代文人，於物質追求從不輕易放過，一有合適的氣候，他們總有這種俗態暴露，這也是張雨所處的時代使然。張雨的詩詞中，原先那種恬淡的情趣減少了，而表現出更多的對世間花酒美人、聲樂清狂的眷戀，他在《木蘭花慢·和黃一峰聞箏》詞中說：「正須絲竹陶寫，僅勝渠、槌拍事枯憊。莫負金尊皓月，難留錦瑟年華。」<sup>⑩</sup>在他看來，寂然坐憊，淡慾清心已變得毫無意義，面對良辰美景，精妙的音樂，千萬不能放過，錦瑟年華稍縱即逝。這與楊維禎「今日不知來日事，人生可放酒杯乾」的及時行樂思想已沒有什麼兩樣了。楊維禎有《寄張伯雨》詩：「句曲先生非隱淪，苦嫌城市來客煩。每瞻湖上青鳥去，不覺山中白兔馴。古洞神瓜圓似斗，空林老冬長如神。金鍾玉几我所愛，鶴鷺烏中許卜鄰。」楊似乎不把張當作甘於隱逸之人。楊明言「愛金鍾玉几」，張則因披了黃衣羞於出口。但心裏却熱衷於物質生活享受。楊維禎多次重要的携妓歡飲、遊覽都有張雨的份。甚至鞋杯行酒這類齷齪事，他都饒有興趣參加。《草堂雅集》卷十二載袁華（即子英）詩云：「曾陪外史清涼室，二老風流老更狂……已辨青鞋仍載酒，舉杯同吸鑿湖光。」張雨

倒是切中其優劣。另一個陳繼儒，說：「張雨如道士醮詞，雖禮而野」<sup>⑬</sup>，這也是頗具眼光的評價。

## （一）關於「健而近佻」

張雨書作的「健」，當指線條的遒勁有力，體勢的雄邁神駿。張雨的書法，曾得到趙孟頫的指授。李日華《六研齋三筆》云：「張伯雨書性極高，人言其請益趙魏公，公授以李泰和《雲麾碑》，書頓進，日益雄邁。余以為魏公平日學泰和，得其舒放雍容，而伯雨獨得其神駿，所以不同。吾非短趙，趙學勝，張資勝，此骨髓之論，未可與撥皮者言。」張雨早年學趙，但趙指授他學李邕的《雲麾碑》，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雲麾碑》即《李思訓碑》，是李北海的代表作。主要特點是筆法猛峭勁利，結體講究呼應，字形上疏下密，骨勢洞達。故歷來被人稱頌。趙孟頫自己也學此碑，但取其「舒放雍容」，而張雨，則取其「雄邁神駿」。似乎筆法上有所心得。此後，張雨又學《茅山碑》，「其體遂變」。《茅山碑》即唐《玄靜先生李含光碑》，是唐大理司直吳郡張從中所書，李陽冰篆額。明楊士奇《東里集》云：「從中書法出二王而與李北海彷彿。」清梁繼《評書帖》說：「張從中《元靜碑》筆意學《聖教》，頗瘦健。」這說明《元靜碑》的書風，除了瘦健遒勁外，還有晉人的風神。且尤為方便的是此碑就在句容玉晨觀，便於張雨臨習。張雨書性的確很高，他馬上從這兩碑中得到了好處。他吸取的是用筆的遒勁和結體的峻拔，糾正了線條的過於圓潤、柔和的毛病。張雨早年的書蹟，我們僅能從他二十二歲時《跋褚遂良摹蘭亭序卷》（圖版三七）中得到一點信息。此跋是行書，用筆已很熟練，線條滋潤圓和，很有趙體的餘味。署名還是吳郡張澤之。四十四年後他又跋此帖，其書已大不一樣，徐邦達說：「書法變化之大，幾乎無法相比。」橫畫大多露鋒起筆，清勁有力，結體變化多端，字形的大小，筆畫粗細搭配十分自然，是後期書風的面目。

一三四五年夏張雨的《自書詩冊》（見圖版四七）是他晚年的代表作，這些作品中呈現了他清健雄邁的書風，體現神駿、遒健的個人特色。夏玉琛曾有很好的分析：「張雨書法結體茂密，筆力遒健，點畫沉

着精到，姿態灑脫。從其《自書詩冊》中可以窺見張雨在書法上融合着諸家之長，自創新貌。《書訣》稱：「孤單必大」，茲冊中的「一」「人」諸字，氣勢開闊，筆力磅礴。其「一」字，以章草法發筆，墨色較濃，有「千里陣雲」之動態。「大」字以欹斜取勢，在字形上極似李邕的《雲麾碑》，又近似《李玄靜碑》中書體。冊中「戈」字（及偏旁帶「戈」之字）的斜鉤，竿長鉤短，有勁松倒折之趣。冊中的「三」字、「立」字、「華」字，其末一橫左高右低，向右略斜，亦近似於張從中《李玄靜碑》中書體。冊中雨字頭的「雲」「露」「雪」諸字，右肩舒展，自成一格。明何良俊評張雨書法有云：「貞居書師北海，問學素師。」冊中《冬日五言》尾聯「勿云幽疾人，去疾將如何」的後四字上下筆牽絲相連，頗有懷素草書餘韻。冊中寫的《白蓮峰宴坐齋》七律詩，用筆較放，頸聯「重重草座閑收足，歷歷松風妙寫杯」的字裏行間，略有黃山谷筆意。」（見《書法》一九八九年第三期）

這裏主要從用筆、結體細緻分析了張雨的筆法特點。元人孔齊，有《至正直記》，記錄了張雨運筆的竅門，說：「（雨）嘗為予論書法，且云：『用筆不可多滯水墨，當以毫端染墨作字，乾則再染墨，切不可用力按開毫端，便不好也。』凡退筆雖禿乏，毫皆潔淨如未嘗濡墨者，蓋老趙寫字，必連染三五管筆，信宿然後書之。」（《歷代筆記書論彙編》一〇三頁）趙書過於豐肥，是筆濡墨過多，書寫的墨汁淋漓而注，線條自然容易「俗」，而張雨，只用筆端，保持了線條的剛勁，因而容易收到遒勁的效果。筆法關乎墨法，孔齊所記，道出了一般人弗知的秘密。

張雨書作的「健」固然與用筆的遒勁雄邁分不開，但其高處，不在法而在「意」。論者謂張雨書有晉人風度，是指通篇的氣息說的。書寫進入心手為一，筆我合一之時，才有所謂的神駿產生。即以上面提到的《白蓮峰宴坐齋》那首詩為例。此作開頭的「早」字還十分工整，是規規矩矩的楷書，但三四字以後，情緒已被調動激發，便以行草書傾瀉。線條飛舞奔逐，十分流暢，字的結體也從第一字的方中帶扁向多種造型變化：有的舒展，有的緊湊，如「室」字瘦長緊密，「晚」字左疏右密。由

於用筆放得開，字與字之間，顧盼呼應，常有牽絲映帶，用筆提頓、輕重產生的節奏也格外分明，行距的疏朗使氣息流貫暢達，從頭至尾，一氣呵成，不見任何滯澀，如大馬行空，遊行自在。這也就是晉人超然物外的瀟灑境界了。這樣的作品在《自書詩冊》還有很多。如果說《答楊廉夫二首》還多少有點拘謹的話，那麼如《白蓮峰》、《冬日五言》這類作品已是一片神機，仙人道骨般脫俗了。

然而，張雨的書法也確有「佻」的毛病，他在趙孟頫那裏浸淫非短，趙的一些毛病也很自然地在他的筆端流露出來。這個「佻」是指線條的佻薄，用筆的佻巧。他的豎筆，多有虛怯之感，用筆常不到位，一些撇筆走筆過快，輕飄乏力。他的結體，也常有趙字方而扁的痕跡，有似曾相識的感覺。這在他的楷書《九鎖山詩楷書卷》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此詩札雖也在二三四六年他六十四歲所書，並且也是極為用心的，但「近佻」的缺陷一望便知。它的結體工整勻停，方正中取上闊下緊之勢，頗多趙的痕跡在。一般多露鋒起筆，點畫工致少變化。它的線條，因筆法的單調而缺少姿態，尤其是走筆速度均勻少粗細濃淡的變化，豐肥而缺少風采，如《雲根石》詩第二句「白雲長護夜明臺」中「長」、「護」、「夜」的三捺脚，不但姿勢相同，粗細相同，且長短也相同，顯得呆板、單調。線的豐肥則意薄，這正是「佻」。為使章法得到變化，有些字故意寫得過「小」，有首句的「出」字，「巖下」的形體大小對比，這又明顯帶上了弄巧的痕跡，也仍是「佻」。這詩札，雖不講橫豎字的對稱，但字與字的氣息流貫不夠暢達，行距間的行氣緊窄，有一種逼仄感，顯然也是不足。聯繫篇末「張雨早恐謹呈」的字樣，很可見出當時拘謹的心境，這或許也是張雨不曾想到的，他的寄彝齋，倪雲林等的小楷詩札，雖同樣工整，而意致翩翩，遠在《九鎖山詩楷書卷》之上。

## （二）關於雖禮而野

陳繼儒對張雨書法的評價是從另一個側面揭示其藝術特點。張雨晚年的思想亦道亦儒，而且與楊維禎等人的交往密切，他的書風受楊維禎不拘法度，強調抒情的影響，也常有用筆奔放不羈，粗頭亂服式的作品，

這些作品與他平日清麗、遒勁的書風迥異。這集中體現在《題張彥輔畫詩卷》（見圖版五七）、《登南峰絕頂詩草書軸》（見圖版五六）等作品之中。

所謂「雖禮而野」，當指書風的基本傾向，表面上看去猶有法度，很守規矩，但骨子裏却是抒情意味十足，率真粗野。這個「野」相對於「雅」而言，指線條形態的逸出法度，也指用筆的奔放不受拘束，如野馬狂奔。張雨為張彥輔《雪山樓觀》、《雲林隱居》圖的題詩，很鮮明地體現了這個特點。這幅行書作品的用筆，很隨意，放手寫去，不受一點束縛。第一行的「絕似」，猶很講法度，結體也勻稱舒展，第二行即筆飛墨舞，行軸線出現大幅度偏離，第三行墨色忽濃，字形欹側如倒，動勢加強。書寫的節奏出現了明顯的震盪，「樹」「寒」的字形分外誇大，「女」「攀」的枯筆，至此詩最後一行的濃淡粗細的奇詭變化，都顯示出當時心情的暢達。

第二首詩的書寫更加奔放，開頭第二字「底」的結體就遠遠偏離常形，字之間的連綴，全憑感情的紐帶，而不太講究顧盼照應。「蓉」的結字，稚拙樸厚，「女峰」的連屬，隨勢而成，致使「峰」字字行的軸線，如樂曲中突起異調。「玄豹藏來」的後二字，墨色濃麗。「來」的末筆枯而勁，氣勢恢宏。這幅作品的高潮出在「許郭」兩字，「郭」的最後一筆，猶如高空瀑布墜落，轟然帶着飛騰的雪霧銀珠發出耀眼光芒。這一筆由濃至枯，有斷有續，表現出情感律動的細微節奏，酣暢淋漓地表達了張雨的心情。值得一提的是，作品最後「二圖」二字，墨色濃，線條粗，結字拙，大有楊維禎《真鏡庵募緣疏》的意趣。還畫了一個「押」，其橫，粗而長，一股野氣撲面而來。這首題畫詩，給人的感覺就不再是清麗、瘦勁，而是奔放、粗野。但細究它的筆觸，又很有法度。只是情感突破了法的束縛，而呈現出張雨率真的一面。

張雨最為狂野的作品是晚年寫的《登南峰絕頂》七言律詩。這幅作品抒情意味極濃，是張雨最為精彩的作品。它的野主要體現在：節奏的跳盪、劇烈。結體的忽緊忽放，用筆的忽重忽輕，線條的忽



# 鮮于樞與趙孟頫的交遊

楚 默

元人陸居仁跋鮮于樞《行書詩贊》時說，「蘭亭一入昭陵幽，漁陽學士返風流。硯池浩蕩生玄漚，一筆落紙千金求。有時賦詠鏗天球，光焰萬丈射斗牛。當時聲名動中州，錢塘冠蓋日獻酬。湖山上下任所由，遺題尚在葛仙丘。房山松雪皆舊遊，客來何以延茶甌。鼎彝古玩陳商周，居杭曲爲江山留。」詩中讚揚了鮮于樞風流倜儻的性格，精湛的書藝，宏遠的名聲以及與高房山、趙松雪等名流的交往。確實，鮮于樞和趙孟頫是交往密切的詩友、書友，其深厚的情誼遠遠超過了一般人的交往。他們在書藝上的切磋探討，共倡復古的書學主張，爲元代書法的發展作出了特殊的貢獻。

## 一 從鮮、趙交遊看鮮于樞的年齡大於趙孟頫

鮮于樞的生年書學史一直淆亂不清。自從遼寧省博物館戴立強先生爲文《鮮于樞的生卒年》，鮮于樞的生年才最後確定爲一二四六年。戴文的主要依據是《鮮于府君墓誌銘》（據本藏上海圖書館）。銘後記云：「鮮于氏家德興，以先墓毀于兵，道且遠不可至，惟揚汴博淺土不可附，其嗣樞五十有三，不合待，不得不合葬於斯。」即是說，鮮于樞一二九八年將其父由揚州遷葬至錢塘時，年五十三。逆推，可知鮮于樞生于一二四六年。其實，從鮮、趙交遊中，我們也可以看出鮮于樞比趙孟頫年紀

大。

趙孟頫《哀鮮于伯幾》詩中，回憶了兩人相識的經過：「我生大江南，君長淮水北。憶昨聞令名，官舍始相識。我方二十餘，君髮黑如漆。契合無間言，一見同宿昔。春遊每拏舟，夜坐常促席。氣象聲若鐘，意憤髯屢戟。談諧雜叫嘯，議論造精覈。巍煌商鼎制，駟駿漢馬武。奇文既同賞，疑義或共析。」他們相識時，趙孟頫二十一、二歲（那時還未被程鉅夫搜訪到），而鮮于樞則剛三十出頭，仍是黑髮如漆。地點應該是鮮于樞的官舍，此期間，鮮于樞已調至揚州任「行臺御史掾」。兩人一見如故，遊同舟，寢同席。共賞奇文，共析疑義。宋亡（一二七二）至趙孟頫調至京城（一二八六），趙孟頫在湖州家居，自力於學。因之有機會結識鮮于樞。據《石渠寶笈》卷三十著錄，鮮于樞在至元戊寅（一二七八）仲夏書《蘇東坡前赤壁賦》，並列爲上等。這一年鮮于樞三十三歲，是目前爲止記錄鮮于樞書蹟的最早年份，這表明鮮于樞在黑髮如漆時，字已相當出色。難怪趙在詩中說：「刻意學古書，池水欲盡黑。」

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六）十一月，程鉅夫奉詔搜訪江南遺逸，得二十餘人，趙孟頫名列其首，並單獨被引見入宮，備受元世祖寵幸。第二年（一二八七）趙孟頫受命下江南調查鈔法。在湖州，鮮于樞得以與趙會晤。請其爲父光祖《墓誌銘》書丹，趙當即允諾。鮮于樞贈之以古琴。趙有詩答謝：《謝鮮于伯幾惠震余琴云是許旌陽手植桐所斲》。鮮于



九 趙孟頫 鮮于光祖墓誌

鮮于伯幾。詩中「我時學鍾法，寫君先墓石」相吻合。趙書墓銘明顯帶有鍾繇的痕跡，而不是後期的趙體書風。

鮮于樞長趙孟頫八歲，鮮于樞書畫圈中的摯友，大多是宋末元初的著名人物，如龔開比鮮于樞大二十四歲，方向比鮮于樞大十九歲，周密比鮮于樞大四歲，其他如張伯淳、劉敏中、戴表元、李息齋都比鮮于樞大出幾歲，與鮮于樞交往密切的詩人仇遠、白珣則略小一二歲。趙孟頫對這些人物則都視為長輩。《困學齋雜錄》中鮮于樞抄錄的詩話雜事也多是宋末遼金人事。如王磐、張介（字介夫）、楊弘道、楊果大多是金末進士、詩人。故《四庫提要》錄厲鶚跋：「謂卷中（指《困學齋雜錄》）金源人詩可補劉祁（金進士）《歸潛志》之缺，存之亦可資採錄也。」鮮于樞與周密、王子慶、廉端父等一些人鑒賞古物，特別是在古字畫上題跋，大多早於趙孟頫。例如一二八六年，鮮于樞得《保母志》搨本，即題詩記之。此時，趙孟頫三十二歲。趙孟頫到第二年才得之，跋云：「丙戌冬（一二八六），伯幾得一本，繼之公餘丈得此本，令諸人賦詩，然後朋識中知有此文。丁亥八月（一二八七）僕自燕來還（趙孟頫調京後曾南歸），亦得一本，又有一詩僧許僕一本，雖未得，然已可擬。世人若欲學書，不可無此。僕有此，獨恨驅馳南北，不得盡古人臨池之工，因公餘出小，令人重嘆。」《保母磚志》一二〇一年越人掘地得之。距鮮于樞時代不久。磚經姜白石題跋後喧騰於世。從趙跋看，他因初上任而奔走南北，未暇臨池，似還處學書階段。而此時鮮于樞已是能寫《前赤壁賦》這種精美作品的書法家了。

樞深諳音律，善古琴。《困學齋雜錄》錄京師名琴二十餘種。趙孟頫也精通音樂，有《琴原》、《樂原》等音樂著作，《元史》稱：「得律品不傳之妙。」故在詩中說：「箕子之裔多賢翁（指鮮于樞），才氣邁俗驚愚蒙。抱持來歸尋國工，斲為二琴含商宮。我來自北欣相逢，持一贈我爲我容。自吾得此不敢寐，終夜起坐彈孤鴻。下弦清冷上黃鐘，轉弦更張涕滿胸。黃虞已遠將無同，恨君不識牙與鐘。恨我不識磬與矇。《周南》《大雅》當誰從？」看來，鮮于樞贈琴，並非只爲酬謝，當另有深意：希望趙孟頫從儒家雅樂，意思是要他在朝廷堅持漢儒的那一套政治文化傳統。趙氏的「不敢寐」也正由於擔負這樣的歷史使命而感到沉重而艱難。趙孟頫書《鮮于府君墓誌銘》時年二十三歲。還屬於早年的書風。這與《哀

再如，一二九二年，郭天錫（祐之、北山）從楊左轄都尉家獲唐《神龍蘭亭》搨本，於甲午（一二九四）重裝於錢塘甘泉坊，鮮于樞見之，即有題詩（「君家澳帖評甲乙」跋），而趙孟頫在貞元元年（一二九五）才題《神龍蘭亭》。兩人同時觀帖，一般也是鮮于樞在前，趙孟頫在後，如跋《蔡忠惠公進謝御賜詩卷》。有時候，鮮于樞邀請趙孟頫一同觀賞字畫，如大德二年（一二九二）二月二十三日，一批鑒賞家集中在鮮于樞家觀右軍思想帖。趙孟頫曾記之：大德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與崔

公謹集鮮于伯幾池上，郭右之出右軍《思想帖》真蹟，有龍跳天門、虎卧鳳閣之勢，觀者無不咨嗟嘆賞神物之難遇也。」①與趙孟頫同觀的，絕大多數是他的長輩。事實上，只要有機會，趙孟頫也總是樂意參加這種雅集。如一二九七年，鮮于樞致仇諤信中說：「趙公子（子昂）明日欲過寒舍看書畫，廉訪相公能一來彈琴亦佳。」②由此看來，在鮮于樞的朋友中，趙孟頫只是一個小弟弟（雖然此時他的官位已不小）。如果趙孟頫長於鮮于樞，鮮于樞與郭天錫（徐邦達認爲郭的年齡比趙孟頫大得多）③、周密等人的年齡差距要達三十來歲，這與事理不通；再說，鮮于樞如比趙孟頫年紀小，他能用這樣的語氣稱呼長於他的趙孟頫？

## 二 朝顯、吏隱心相印

趙孟頫被引見入宮，即受到元世祖的賞識，第二年（一二八七）被授兵部郎中，三年後（一二九〇）升集賢學士（從四品），以後官越做越大，至延祐三年（一二九六）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這已是一品資歷，可謂青雲直上，顯達於朝。而鮮于樞則仕途多舛，幾乎沒有順暢的時候，多次被推薦又多次不果，死的前一年，授大常典簿，最多七品小官罷了，且無實權。他過的是弄琴賞鼎、漁獵山澤、臨池會客的隱居生活，趙孟頫稱之爲「吏隱」。一個朝顯、一個吏隱，看似有天壤之別，實際上兩人却心心相印，生死相託，唱和不斷，書畫切磋不斷。

趙孟頫入京後，非常思念遠在杭州的鮮于樞。趙的《次韻端父和鮮于伯幾所寄詩》云：「畫舸西湖到處遊，別來飛夢到杭州。百年底用憂千歲，一口相思似幾秋？苦憶東南多勝事，空吟西北有高樓。只今賴有劉公幹，時寫新詩解客愁。」這首詩抒發了對鮮于樞深切的思念，將他比作「建安七子」之一的劉楨，讚揚了鮮的詩才。劉楨（公幹）的詩剛勁挺拔，氣勢盛而不事雕琢，被鍾嶸譽爲「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

霜，高風跨俗」。鮮于樞寄趙孟頫的詩雖然不存，但從趙的和詩中，可看出鮮于樞的詩對趙的影響。「時寫新詩解客愁」，說明兩人交往頻繁。

趙孟頫平步青雲還有什麼愁嗎？確實有。他初入朝時，竭忠盡智，頗想有所作爲。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七）他剛參預政事，刑部議鈔法，他直言見解，結果即遭責難。認爲他是「宋宗室少年，自初南方來，詆金法不便，意頗不平」（見楊載爲趙所寫《行狀》），以後他明顯感受到蒙古權臣對他的猜忌，常有如履薄冰之感。不三四年，他已感到「誤落塵網中」的痛切，反而羨慕鮮于樞無人管束的自由脫俗。他的《寄鮮于伯幾》詩云：「廊廟不乏才，江湖多隱淪。之子稱吏隱，才高非衆鄰。脫身軒冕場，築屋西湖濱。開軒弄玉琴，臨池書練裙。雷文祭周鼎，鹿鳴娛佳賓。圖書列左右，花竹自清新。賦詩凌鮑謝，往往絕埃塵。我生少寡諧，一見夙昔親。誤落塵網中，四度京華春。澤雉嘆畜樊，白鷗誰能馴？」趙孟頫的這首詩，雖未具體寫精神上的苦悶，但「我生少寡諧」也足以說明官場給他帶來的煩惱，此詩寫於一二九〇年左右。不二年，至元二十九年正月（一二九二）他即請求調離京城到濟南做總管府事去了。

趙孟頫與鮮于樞的爲官爲人的處世方式是截然不同的。趙孟頫性格軟弱，遇到打擊、猜忌常隱忍退讓，不作爭辯躁進，而鮮于樞則多剛烈之氣，一事不合，就會棄章綬去，決不忍受窩囊氣。這樣他就一次次遭貶棄。於是趙孟頫反過來安慰鮮于樞。《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四六載子昂贈鮮于伯幾西溪圖並題詩云：

山林忽然在我眼，攬袂欲遊嗟已遠。

長松落落含蒼烟，平川茫茫際層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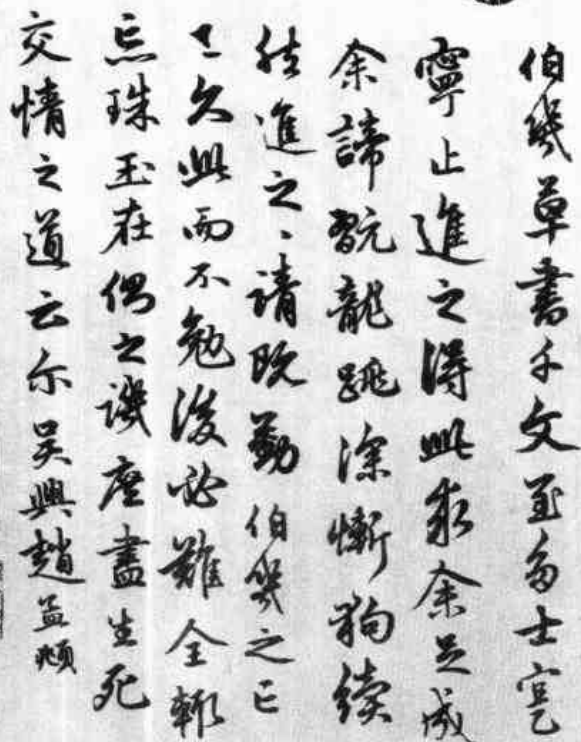
大梁繁華天下稀，走馬鬥鷄夜忘歸。

君獨何為甘寂寞，坐對山水娛清暉。

西溪先生（指鮮）奇崛士，正可著之巖石裏。

數間茅屋破不修，中有神光發奇字。

《王右軍眠食帖》；一二九九年，兩人同為蕭山縣新文廟碑寫碑文，趙寫碑陽，鮮寫碑陰；一三〇一年兩人同題李息齋墨竹圖等。有時是趙孟頫作圖，鮮于樞題詩。如一二九一年，鮮于樞為趙的《洗馬圖》題七絕一首。有時趙寫了得意作品，鮮于樞作跋，如一二九一年的題《趙子昂小楷過秦論》。當然，趙孟頫也在鮮于樞的作品上題詞。如一二九九年，鮮于樞作楷書《御史箴卷》，趙孟頫品題。從品題的語氣看，鮮于樞充滿着自信，無拘無束，同時也獨具眼光。如一二九四年，趙孟頫請鮮于樞作大草。鮮于樞作大草一絕：「禮樂衣冠地，文章富貴家。南山開壽域，東海釀流霞。」寫後猶覺不足盡興，復題云：「北村市舶之趙翰林以此四紙求作大草書。久病目昏，不能對客，聊以應命，殊愧不工。他日再易，必又是目病時也。呵呵！」這段題無一點阿諛求攀之意，反顯自豪，自信。「呵呵」兩字，豪邁的性格畢現。而趙孟頫的跋則曰：「困學之書，妙入神品，僕所不及。然四幅不若合為一幅為佳。爰使能者重裝潢之。」



伯幾草書千文至多士宜  
寧止進之得此亦余是成  
余諱翫龍跳淙慚狗續  
結進之請改動伯幾之已  
久此而不勉後必難全報  
忘珠玉在側之譏座盡生死  
交情之道云尔吳興趙孟頫

元 趙孟頫 跋鮮于樞趙孟頫千字文合卷

語氣顯然恭肅多了。

鮮、趙兩人共倡復古的旗幟，因此，他們的相互品題大多突出對古代筆法的繼承，這一點評傳中已論及。這裏稍作補充。鮮于樞在題跋中闡發常常十分精闢。例如一二九一年，他與周密同觀趙孟頫的《急就章》跋云：「此書不傳久矣，非深於書者，未易語也。又《急就章》文字最奇古，得柏梁體制，尤為可寶。」這是很具眼光的。章草書至唐宋已衰微，至元，經趙孟頫等人的提倡才復顯生機。而趙孟頫題鮮于樞的《御史箴》卷則曰：「伯幾書，筆筆皆有古法，是為至寶。」也充分肯定伯幾的筆法所自來。

他們兩人除了向古人學習外，也十分注意向當時書畫界的前輩學習。這一點一般人都是忽視的，其實也是他們書法交流的重要內容。當時杭州瑪瑙寺有個僧人叫溫日觀，精草書和擅畫葡萄，人稱「溫葡萄」。鮮、趙兩人從這個老人那裏學草書。宋濂《題溫日觀蒲桃圖》曾說：「人知仲言（日觀字仲言）以善畫名世，而不知其結字清逸，有晉人之風。知其字之佳者，縱有其超悟心宗，面有愴然出塵之趣。是以趙魏公、鮮于奉常雖服其用筆精而師之，忘去翰墨町畦玩矣。」⑤趙孟頫不以草書名世，但與鮮于樞同師名人，實是謙虛好學表現。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〇）溫鄉友曾遇有燕京之行，溫日觀作《墨戲葡萄》二幅，一送曾遇，一送趙孟頫。當時翰林諸老多為題跋。溫日觀大趙二十多歲，大鮮于也有十多歲。鮮于樞視為知己。溫日觀常去鮮于樞的困學齋，鮮于樞盡弟子禮。鄭元祐《溫日觀畫蒲萄》詩云：「……畫成蒲萄誰賞識，惟有鮮于恒嘖嘖。醉扣齋室支離疏，拊摩悲歌淚填臆。鮮于設浴師浣之，為師滌垢曾弗辭。人言結襪張廷尉，千載風流寧異茲。」又另一詩云：「……鮮于愛師工字畫，北面從師學波磔。寫出蒲萄皆法書，一王楷模從師得。困學齋前支離疏，師來或哭或歌呼。醒塗醉抹不可測，其言皆足警懦夫。」（見《元詩選》一八三八頁）溫日觀是宋末狂僧，宋亡，多故國之思。每斥楊璉真伽（江南釋教總統）為《掘墳賦》。故在思想感情上與鮮于樞有更多的共鳴。因此，鮮于樞從溫那裏學到的東西或許也更多。

鮮于樞和趙孟頫的筆墨之情滲透在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趙孟頫得了筆工製的好筆，立即推薦給鮮于樞。鮮于樞的《贈筆工范君用帖》就是爲此而作。兩人也常有翰札往來，至今存世的趙孟頫給鮮于樞的書札便是明證。

鮮于樞、趙孟頫的筆墨之情，生前你來我往，濃烈而不變色。鮮于樞死後，趙孟頫對之依舊充滿敬仰和欽佩之情。鮮死後五年，趙寫了《哀鮮于伯幾》。一三二一年，在鮮于樞死後九年，鮮于樞的兒子持鮮于樞臨的《鵝群帖》請趙孟頫題跋，便有了衆所週知的跋文：

僕與伯機同學書，伯機過僕遠甚，僕極力追之而不能及。

伯機已矣，世乃稱僕能書，所謂無佛處稱尊耳。必明（鮮兒子）持《鵝群帖》請見示，使人嘆賞不能去，而又慶其有子也。至大三年，八月廿三日將赴杭州車橋寓舍題。

一三二一年，趙孟頫五十七歲，書畫之名遠播南北，根本無必要故作謙虛。「無佛處稱尊」，他把鮮于樞放在自己之上，認爲自己不如鮮于樞，這是對鮮于樞書藝的極高評價。

鮮于樞生前留下了許多未完成的作品，其中有一幅《千字文》中途而止。有人得之，請趙孟頫續完，趙續寫畢後跋云：「伯幾草書千字文至『多士實寧』止。進之得此，求余足成。余諦視龍蛇跳深，慚狗續。然進之之請既勤，伯幾之亡已久，此而不勉，後必難全，輒忘珠玉在側之譏，庶盡生死交情之道云爾。吳興趙孟頫。」

這則跋語，深深表達了對鮮于樞的生死之情。將鮮于樞原作視爲珠玉，而把自己的續作看作「狗續」，這既是謙虛，也說明鮮于樞的原作確實高妙不凡。趙孟頫完卷後，有周馳跋：

近代能書者惟此二公，今觀進之所藏《千字》，伯幾書之

於前，子昂繼之於後，可謂聯璧。至大庚戌年冬十月一日聊城周馳書於錢唐新橋寓之寓舍。⑥

周馳是鮮、趙同時代人，題跋時間是一三二〇年，當可信。這也表明，在周馳心目中，鮮、趙是並駕齊驅的書家，難分軒輊。

鮮于樞之死一直是個謎，戴立強先生通過諸種史料的辨析，作了有益的推測，認爲可能是自殺。但到底什麼原因使他撒手人寰至今未明。趙孟頫爲什麼在他死後沒有什麼表示，死後五年才寫《哀鮮于伯幾》也是個謎團。隨着鮮于樞生年的確定，鮮于樞衆多作品也越來越被人稱讚。趙孟頫對他的高度讚揚和評價，將使我們重新看待他們在書法史上的地位。

注釋：

①見《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七八頁。關於這次活動，多種書有記錄。戴立強先生認爲此史料有誤。他依據的是《清河書畫舫》記載，這段跋文是：「大德二年二月廿三日，霍肅清臣、周密公謹、郭天錫佑之、張伯淳師道、廉希貢端甫、馬煦德昌、喬贊成仲山、李衍仲賓、楊肯堂子構、王芝子慶、趙孟頫子昂、鄧文原善之集於鮮于伯機池上。佑之出右軍《思想帖》真蹟，有龍跳天門、虎卧鳳閣之勢。觀者無不咨嗟，嘆賞神物之難遇也。」戴認爲趙將伯幾寫作伯機一誤；廉希貢死於一二九〇年，一二九八年早已死了八年，不可能參加此集二誤。光從這段引文看，確實有誤。但《清河書畫舫》本也據前人所記而錄，趙孟頫的跋文字多異，或有誤記，但與鮮于樞同觀字畫是常事，且同觀者絕大部分是他的前輩無疑。故本文認爲此史料還是可信的。

②見本卷年表。

③見《歷代書畫家傳記考辨》九一頁。

④戴立強認爲此圖僞作。這裏有辨析。

⑤《宋學士文集》卷十。

⑥見《支那墨蹟大成補遺》第十一卷，日本株式會社興文社。

右唐太師魯國公書祭姪季  
明文彙按宣和書譜載內府  
所藏魯公書廿有八此其一也  
宣以少室及天水圓印遺迹  
隱然尚存至元癸未以古書  
數種易于東鄆曹彥禮甲  
申未杌重裝戊子十月九日

鮮于樞拜手書



撞破烟樓固未然唐撫晉刻絕  
相懸莫將定武城中石輕比黃罔  
墓下塲

姜侯才氣令人豪非折區、謬尔  
勞不向驂黃求駟駿書家自有  
九方臯

臨摸舊說范新婦古刻今看李  
意如却笑南宮米夫子一生辛苦  
學何書

千年鬱、閔重泉整出還隨劫  
火烟新借乾坤如有意流傳於我  
豈無緣

漢陽鮮于樞伯幾父

右唐太子少師會稽郡公  
徐浩字季海書鍾經縣令  
朱巨川告按宣和書譜載內  
府所藏三小字存想法寶林  
寺詩與此告也宣政四角印  
文隱然尚存至元丙戌購于  
武林明年重裝又明年因  
秘書郎喬仲山官瀾西携  
書譜見訪遂得詳考書  
于卷末鮮于樞伯幾父記



說詩者之書意十分之得三

分可其濤雅予於畫之益

工人之畫雖於命之而亦於

形似至於文人隸士則反是

二者之能也之至此帝著

論頽頽雖不能到補林

坡岸以氣色上土如通之再

江筆意在筆外令人不孤及

也 至元庚寅夏六月吾先

父徑吏書於家年之困筆

膏



題詩

蘇公詩

往時深

浦獨

二女苦於之解心

漢·彭城道一

散·平林之夢

倚心波浪阻不

立畫中 能更

蘇公詩書 燕王

高王求 二平終

心之 蘇公詩 謝死

從當 救 旨治 至

無丹梁去年寄

心日在人 曉日此心

予付子朱清 撫

羞字彩攬 結

溪隧熟更 疏意

存凡中小 拜節

屋飛苔味 芝梗

人境掃竹 疎濠

魚淨苗在 海分

暖進遂 豈 豈分

和客於此 停高

渴憶初 桑 以 後 時

而我 亦 必 風 蚕

今何之如仁人之義  
士理黃土極有  
將墨均囊結

招約之職云  
并示正甫書  
記

往付江拙宅上在  
青溪曲井滅  
友桐壺似方許  
竹池塘三四月菱  
蕩芝蕪藪蒲  
柳在統時其二川  
孫方坵家仁堂之  
詩可寄葉是往

成魚之存者一個  
未之志當孫東門  
水尚認南浦軸  
重唐陸隱逸  
賞眺是白之攬  
彼安後渭直整  
孫東漢北端出  
重錦前羽墜輾  
玉碧筒遊節畫  
紫番駝出給于枝  
孫嶧均著本母淇  
奧清門洵令株  
流岸韓名心難者  
沒有聖物上之彩  
在書自田應

駐蹕金細撥  
菁翠被敷首  
台帳能化技  
科斗似可讀  
極軒倚水  
法花筆時  
度以耕  
租聊助  
犂蹄構り  
可續蒸  
系僅不健  
一盡  
那故卜  
強聖如  
海酒乃  
有津  
肉怡  
仙李枝  
城亦  
久矣  
促寄  
為  
與  
從  
才  
蔭  
香  
臺  
上  
穀

言暇終年  
由更  
待集日  
去黃  
鷄  
弄清  
畫  
春  
酌  
約  
之  
兒  
相  
君  
家  
在  
干  
木  
乃  
家  
若  
人  
倚  
不  
執  
信  
厚  
禮  
論  
垣  
能  
福  
心  
溪  
山  
寧  
有  
此  
園  
屋  
諒  
北  
今  
而  
之  
梅  
初  
淨  
澗  
春  
亦  
爾  
稱  
深  
種  
香  
連  
心  
法  
代  
留  
不  
盡  
空  
清  
言  
之  
難  
尚  
曠  
惟  
宜  
易  
易  
子  
狀  
憐  
亦  
竹  
逸  
少  
慙  
山  
林  
况  
復  
孤  
招  
我  
親

不元度

今年鍾山南值不  
化園園鑿池溝  
吾厚碧石之室言決  
溝西屋丁壯擔出  
為培塿挂練之百  
株蔚棟宏言茂  
不求鶴雛實但  
取易成就中空一  
丈地新朱令結子搗  
楸葉初才屬一送  
蒼海滔天來獻世語  
深以空門實煥  
魚之游鱗為兒  
如產獨當遊之子

林况復孤招我親  
題漢上衿

右荆公雜詩  
至元辛卯二  
月百過

君錫真味堂  
出采命書遂  
為盡此

君錫書法得  
奇一之正又所收  
秘笈在法家  
法帖上上須拙  
筆上書忘其  
醜之之耶  
鮮于樞記

竹池培三四月菱



蔓芳生菜藪蒲

柳公統時美一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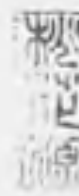
孫方垣宏在書之

曠惟宜。易為子猷。  
憐。五竹逸少。憶山  
林。况復能招我親。  
題。澹然衿。



名家穠帖評甲乙和璧隋珠價相  
敵神龍負觀苦未遠趙葛馮湯摠  
名迹主人熊魚兩兼愛彼短此長俱  
有得三百二十有七字：龍蛇怒騰擲  
嗟予到手眼生障有數存焉豈人力  
吾聞神龍之初黃庭樂毅真迹尚無  
恙此帖猶為時所惜况今相去又千載  
古帖消磨萬無一有餘不足貴相通  
欲抱奇書求博易

鮮于樞題





元鮮于伯樞書張彥享行狀稿左右屬高唐題跋



大元故嘉議大夫袁州府推官並管內  
勸農事法公行狀



公諱文貞字彥亨其先遼東人也



人諳謀失傳莫詳所自出曾大父果仁  
遼至金紫光祿大夫春州刺史大父諱  
譽金進士第

國初文西京徒舉學校官遂考大同

人徒舉公博約善誘誨人不倦中使名

多出其門父諱恒字蓋之性通敏有經

濟之明忽都虎那演影事山南同其名

辟居經應長時中原有定制度子創經歷

府在秦融名本隨事彌他州初授馬府

君二子長即公也少警穎博學無所不通

既冠太保劉文貞公見而奇之嘗于

世祖皇帝時

上后藩輔授本任必周未已未歲

王師南伐公護

六飛出監死陣入竟糧餉心至有切師在

首首 錦殿白金

場

世祖皇帝 聖極授天下官

宣 宣 宣

上今公與阿里海牙等章等奉受給之事

上方北討公至能漢事而寸

北

稽失律後碑人謂不可信為行者以

高且後由公法而微公董其事公命後

人解散而枚放之使善游者身獨才不

本改是用人世後溺之患十四年江有

以功陞太中大夫南京修德若並用附而

尹本修諸軍奧身怒一臣亦宋金

而都人物法編者難治公後後推

伏有古至北之風人賴以安十六年陞

議大夫太子州修德首商廷聖花赤十算

國家用兵日本戰艦以具賦于江有太子地

家徒民窮少公畫心經畫先他修

而辭代不知授道修歌之是歲水夏

告定于江東宣慰司更觀望移不行

僅稅益急百姓病之公慨然往赴行

省之曰

國家設官本以為民今天災流行百姓

困

困

上方北討公至能漢畢事而正時中統元年  
也是歲車馬得文貞公奏為公替運中原  
軍需尤挽万里應期而蘇時人難之二年

詔免

御前差使三年以選討奔土虎尤尤十可孫領  
御前軍馬料事於元光二年

朝廷征營江漢以數人盜馬貨敵

謂河有百姓不得畜馬良三品許存日五定言

次多以等降額外亦涉者有罪因自備軍

東公甚之武津買沿河後提舉司以提河

北之馬其不存渡南者不存濟一因用高

漢人各一負苦百人

上自選擇漢人中書道名公受事政大夫大

津河渡提舉七年

王師向罪江淮行者議造大艦於汴州是遠

取枋由大河筏而下三门津天下至險

積失律後碑人溺不可保為行者以幹

國家後日本以為民今天災流行百姓

食法常用念賑濟救令不恤其災催

稅急水漲民回稅從何出則夏稅

數不多今急免放使安業明年

所望免放移達州亦急徵也百姓必

流移民心一移何事不有且邦本與常

德孰重僅科與撫字孰賢言無固

俱難者感動江東一道宜待俟及代

士民賜有買節無地入公廩者有知

向並紀實也二十二年民有與富民

賢亮漢七二不注害民者川省為良考

其家金帶山積葉以贈成又時有無

為地者於吳清實訴者辨寃不包公

適罷太子行者行臺檄公往公至大

家詩兵仗字及他違法之物甚多

是二囚具狀曰臺察強盜殺人及毀人

石鼓歌

陸生多物石鼓文初成  
咸作石鼓歌少陵無人  
諱仙死才下少陵亦被  
何周經後逢四海沛宣  
王陵起拜文火一拜



堂之文彩如天法之知珠  
鳴和之聲若兔手岐陽  
旌後之萬里萬壽萬壽  
經鑑而勅成其去之  
數名之作教陳嶺峯  
五寸之筆子文第一  
機刻留少阿而淋口  
聖火燈鬼物之謹  
訶公道之行  
後盡備也

善者讀難曉古終不  
數隸之科年深字免  
有缺畫惟知所生  
蛟龍驚翔鳳志東仙  
下珊瑚碧樹支枝朽  
筆纒縷索鎖細壯  
古日新濯水能清殺隨  
信子約之收入二粒福  
迫望之善地如多西行  
不為素持存星之宮



吾之生也

今夕行

今夕何夕天孫之往來  
長繩不可綰歲時易  
善一子之有也情之望  
為新婦馮陵大川

五白袒洗石骨來集

空美程美何之如此

近定即北子國

頃劉毅從年布石



八月秋高  
風如掃  
捲茅屋  
二三屋節  
花度江  
灑江郊  
高者挂星  
長林稍  
小者飄轉  
沉塘場  
村舍

秋家老  
無力思  
對面為  
空梁公  
秋抱草  
竹生眉  
進口餘  
小歸來  
倚杖自  
魚依此  
風

定云  
色如  
清白  
黑布  
多年  
似殘  
兒急  
語寒  
林屋  
空

百結如  
麻未冰  
乾自經  
喪亂少  
睡枕長夜  
沾濕何  
由後安  
詩廣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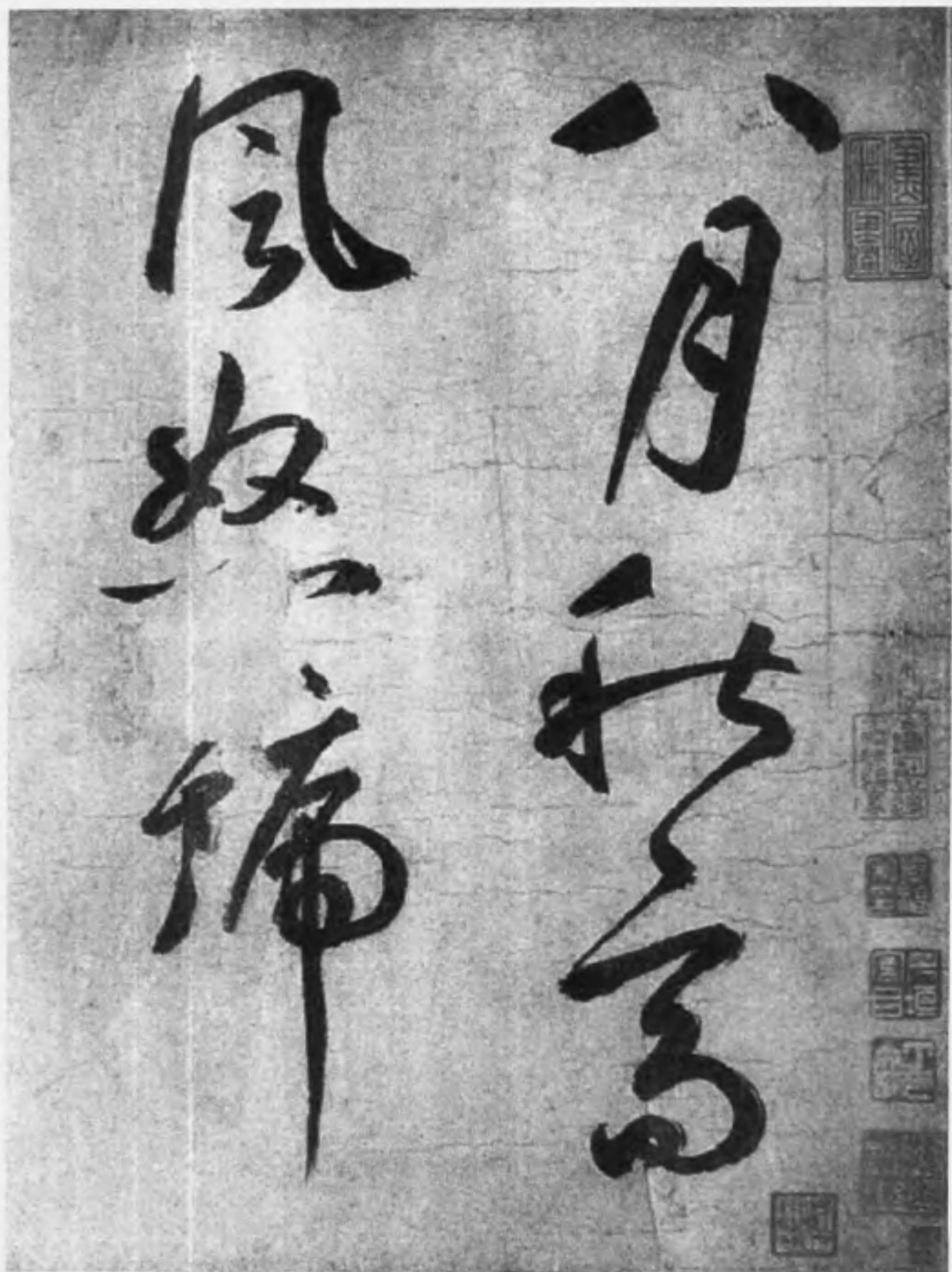
凍死二  
足  
古少陵  
茅屋為  
秋風所  
破歌  
玉成先  
生使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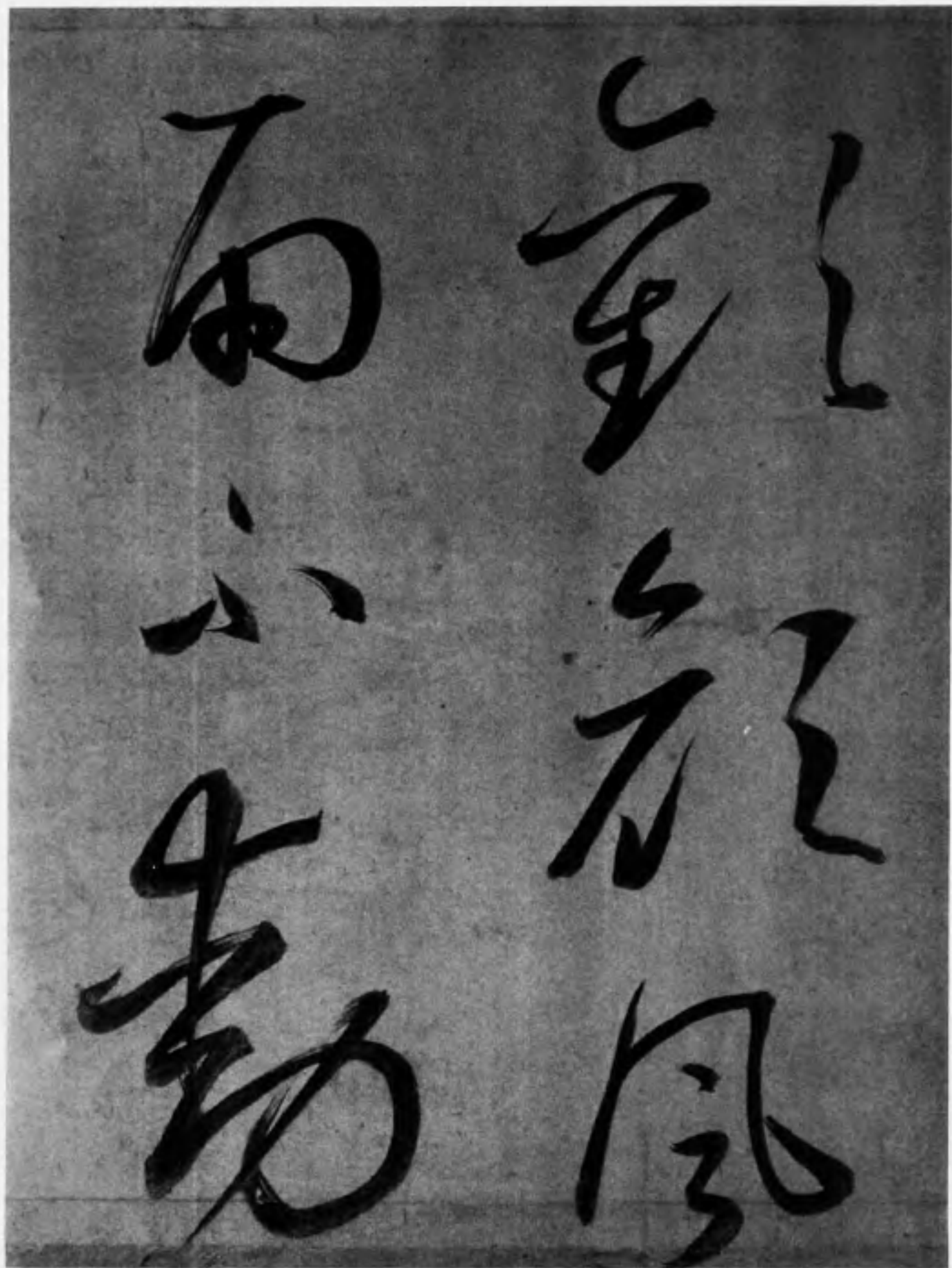
謂吳門  
蘇氏所  
寶伯高  
書滿羞  
乾心後  
字北法書  
謀然極  
作草家  
久時有命  
者不形  
此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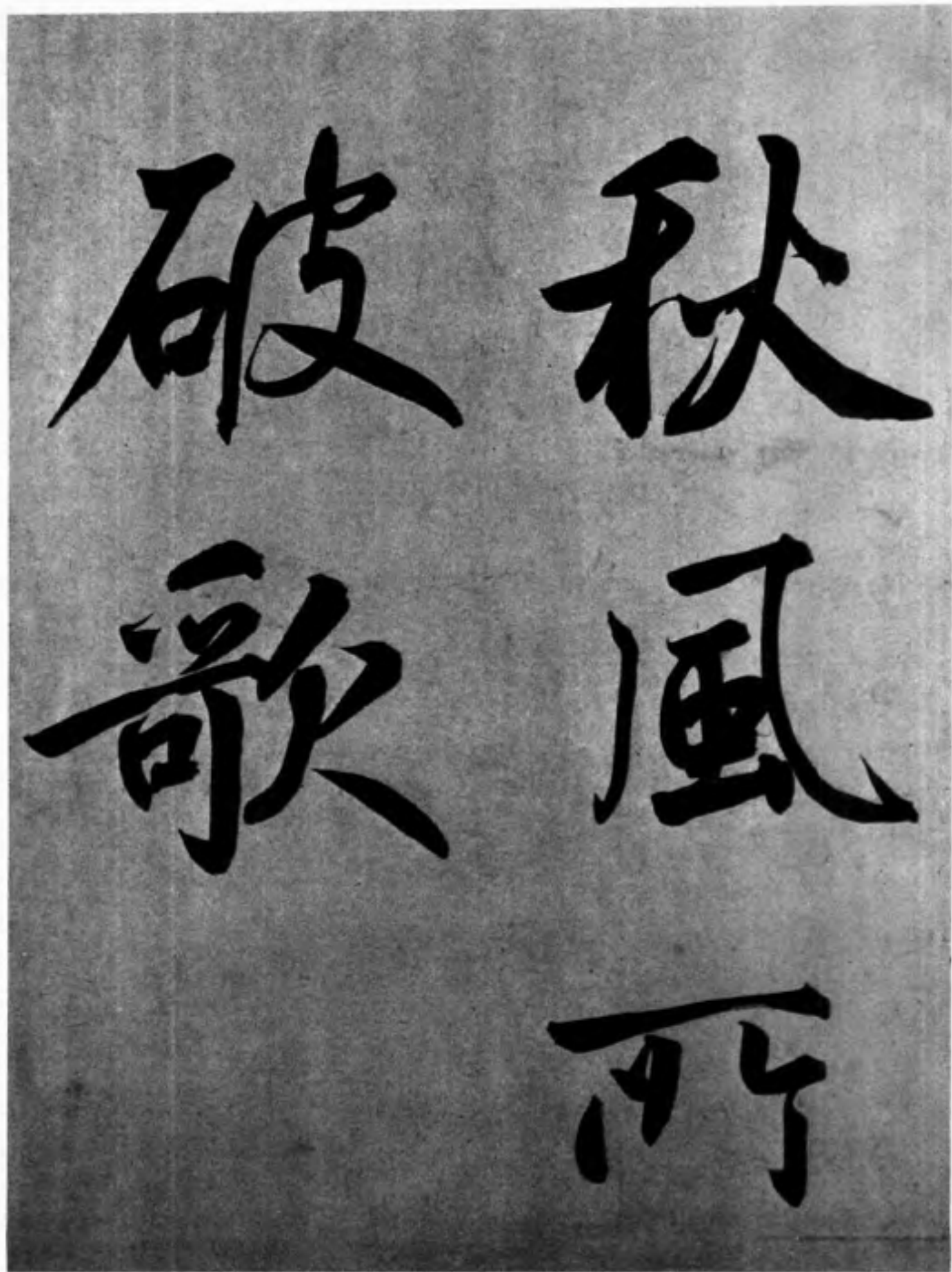
空士信  
氣韻風  
雨不勤  
安如山  
呼以何  
前突不  
見此屋  
自之屋  
獨破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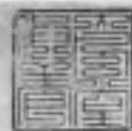
竟此紙  
海嶽公  
省云今  
世所傳  
顛素草  
書狂恠  
怒張無  
二王法  
皆僞書  
東坡亦  
謂吳門

此語也  
玉本先  
生心為  
何大位  
二年九  
月晦日  
困學民  
鮮于樞  
伯榮  
父









乾隆御書

近身  
之愆  
持斧  
作威  
幸寵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和議後  
此一係王於世所書發出之物千餘  
件此卷生一之亂兵爭奪製版  
發行由伯夫大官世世任其  
仍當以天球河國視之也二月

趙秉文



一時寬魄  
塞路持此  
安歸有鐵  
斯冠有矢



斯衣德不  
稱朕中心  
慙而神草  
指佞神羊

觸邪顧志  
畏避汝之  
臧耶勁松  
不屈鴛鳥

無朋如霜  
之清如衡  
之平不韋  
遇患亦全

令名匪銘  
汝前寔銘  
汝心敢告  
司僕敬服

斯箴

右御史

箴大德

三年七月

十七日書

伯煥書法：以爾古法之為至寶 王頌款



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

胡不歸矣自心為形

役實惆悵之獨也悟已

往之不諫來者之可

追實尾重集遠之矣  
是之配此舟搖以輕颺  
風飄之乃以衣巾往征夫  
以前路恨是長光之憂  
乃唯給字載能哉



遠深彭也雅子侯門  
三進就荒松系系存  
携幼入室有酒盈樽  
引盞觴以自酌眇庭  
柯以怡顏  
倚南窗以寄

去棹如丹雘，窮竈龜心窮。  
壑六崎峭，而經丘木所。  
心向茶泉消，之如流芳。  
多物之得，時或至之。  
行迹已矣，乎高所宇。

內後集時昌不盡心任去  
留故為乎遠，多何之  
富貴非吾事，心不可  
朝懷已忘，心注或柱杖  
之艱難，其東拿以靜  
臨清流，戶庭詩歌，意

化以歸者示友之命後  
亥物

大德庚子十一月十

二日鮮于樞書于

維陽客舍



夫前河涇者塞也  
供給之人多執其物  
矣道而疾馳焉有  
賞怒多刑子俊滿  
道古七譽盛位不耳  
而不頌也眉豐頰滿  
聲而便體秀外而  
中氣輕裾宿巨袖  
白黛綠者到屋而  
居如窟而負侍爭  
好而取憐大丈夫之  
道古丁子用力于天子  
官世者之為也至此  
此之逃之事有命焉  
不可言而政也窮居  
憂外言而志望生  
茂樹以終日涇涇泉  
以自潔案於山之天  
若河於水祥之官記

終中維子之官暨  
之山維子之稼終之  
鬼可涇而相暨之  
阻誰爭子所窈而深  
廓其有容繚而慈如  
往而復望終之系子  
樂且無失虎豹志  
趾子神龍蛟遁藏  
鬼神守護兮呵禁  
不祥飲則食子壽  
而康無不足兮美  
所望膏吾車兮秣  
吾馬從子暨兮終  
吾生以徜徉

右韓文公送

李愿歸盤谷

序大德康子

區人事至東昌

居無時惟之信也  
至之言於前無事  
中悔殺於言後無事  
示於身無事於世  
於之心車亦不難  
刀鋸不加理亂不為  
然涉不寸火丈夫不  
道于時者之信為也  
豈別行之間條於  
公卿之門教走於形  
勢之運之將道而趨  
起口相言而囁嚅交  
汗穢而不羞觸刑存  
而誅戮僥倖於第一  
老死而後心者其為  
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  
韓愈聞其言而壯之  
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居無時惟之信也  
樞以事至東昌  
吉甫兄適任樞  
判遣其子袖此  
紙徵書寄寓村  
舍文房之具不  
備人有千金馮  
應科筆相借  
者皆南人託名  
偽作一入墨鋒  
便散凡四五易  
竟此卷然皆  
不成書僅免  
違命之責亦  
拙惡之識所  
不敢辭困學  
民鮮于樞記

夫前呵徑者塞途  
供給之人多執其相  
夾道而疾駛者有  
賞怒多刑才俊清高  
道古令譽盛位不耳  
而不頌也眉豐頰滿  
聲而便體秀外而華  
中飄輕裾窈且袖輕  
白黛綠者到屋而宗  
居如寤而負侍身

僞作一入墨鋒  
便散凡四五易  
竟此卷然皆  
不成書僅免  
違命之責尔  
拙惡之譏所  
不敢辭因學  
民鮮于樞記



右東坡枯木叢篠怪石  
圖世間傳本甚多此卷  
前有孔卦印後有紹興  
玉印是曾入詔真同而者  
蓋他本以也沈士玉并西堂  
收一本與此略同不知歸  
何人大徑五年八月  
宮齋將選三徵出此相  
本意頗多後用字民漁  
陽鮮于樞信之章記

徐宗黃錄字子  
東中人所元明  
所五畫改唐詩  
錄



二家之筆不殊也。以古舊者。口為  
手。不以此。辦乃。家。聲。工。俾。以。正。林。按  
以。之。所。為。不。在。之。兒。而。舊。者。沒。如  
於。而。筆。收。他。筆。勿。之。義。題。以。名。之。

如此。每。年。之。收。劉。李。之。筆。矣。余。始  
末。抗。有。不。應。科。考。製。筆。款。之。三  
如。年。之。官。技。以。之。進。價。以。之。絕。至。一  
筆。離。他。筆。之。價。以。陪。况。為。存。利。

筆一十枚膠而成之球也子昂心經  
唯此石筆<sup>神</sup>年以素書也花筆之  
類以此技難工及劉李為二人者  
時於天敗於利之說以書之序也

以請遂取劉李之筆業行之者價  
固甚也不為者當用之名耳余為  
此技遂絕之沒子昂若用者將  
子昂贈試一卷本兒且贈余以書



不取釋子科... 聖免了... 部... 者... 枝... 細... 接... 難... 西... 皇... 亦... 沛... 初... 如... 軍... 會... 深... 實...

埋沒六年... 海... 奮... 在... 相... 安... 河... 此... 漢... 古... 故... 廿... 漁... 陽... 于...

因逢見飛國  
波剝骨剝  
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

右唐昌黎石  
鼓歌大徑年  
丑亥六月廿日漁  
陽田字氏解  
于樞伯幾省也

法韻仇仁父晚

秋雜真

於相呈

爲宦者爲客，虛名不  
救貧。又看新過雁，仍  
是未歸人。郭屋空漚  
補，柴車晚自中。青雲  
有志已，漚倒爲親  
沈。新菡萏，苦竹山果落。



葉涼炎方秋尚暑小  
園晝多陰涼意時  
觀  
在怡情偶駐琴瑟予  
振詩友為尔動澁吟

方昔實謂遠心同解  
新  
孤謀生也象拙學稼  
何兒遇此望書魚汗  
南  
遊未歇足年須心  
榮  
藿無亦在芳艸

江城地瘴

蕃草木只



有名年苦  
函物媿然  
一笑竹上龍

向飛李漢  
以提蒼蒼俗  
去造物身

深  
意  
有  
遺

佳  
人  
在  
空  
為

自  
然  
富  
貴

出  
了  
這  
海  
女  
不  
待  
金  
槃  
樂  
以  
蒼  
華  
每  
屋  
未  
層

得酒暈生  
臉翠袖香  
紗紅暎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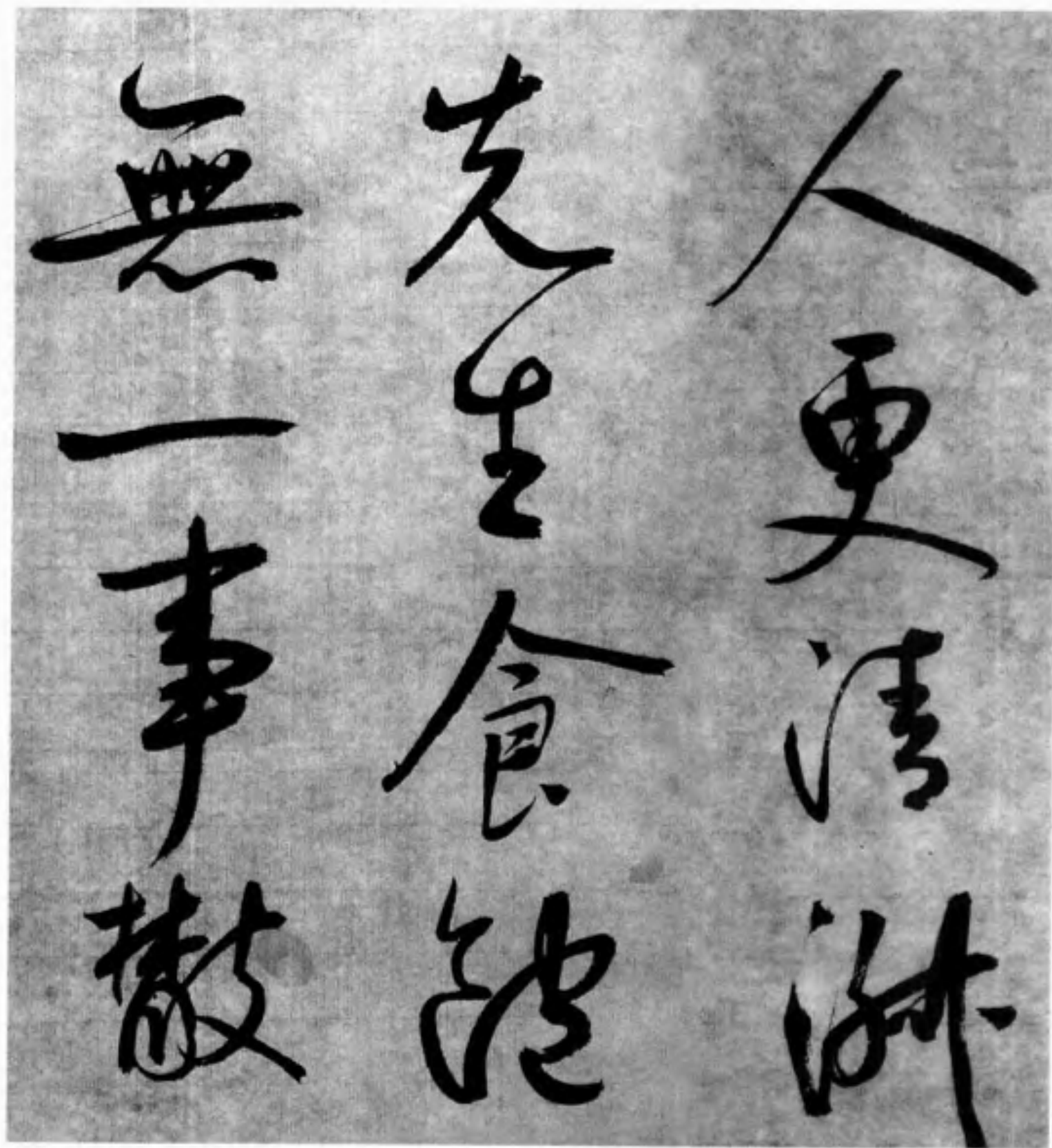
林  
涼  
霧  
霧  
暗

曉  
光  
正  
連  
日

暖  
風  
催  
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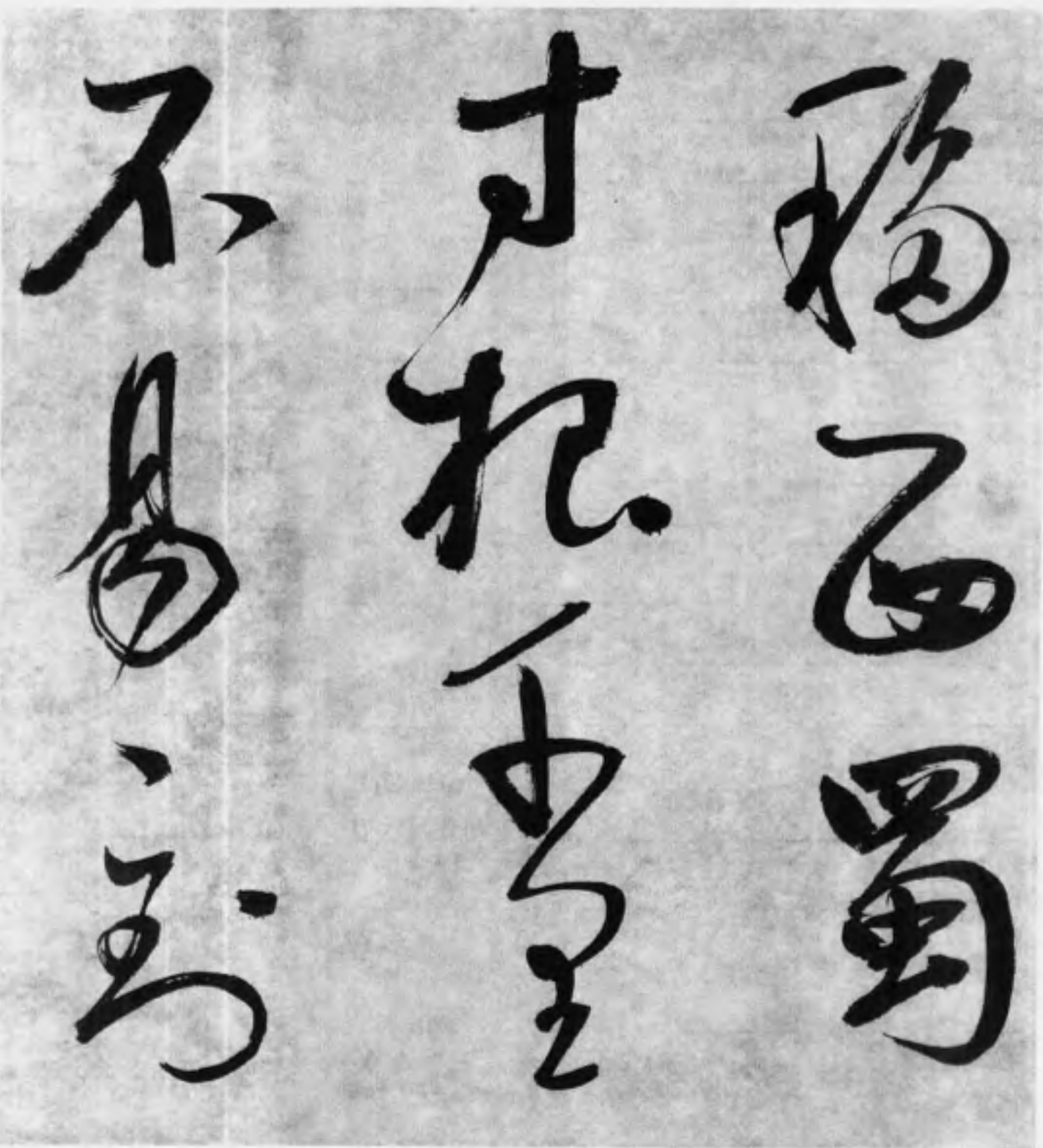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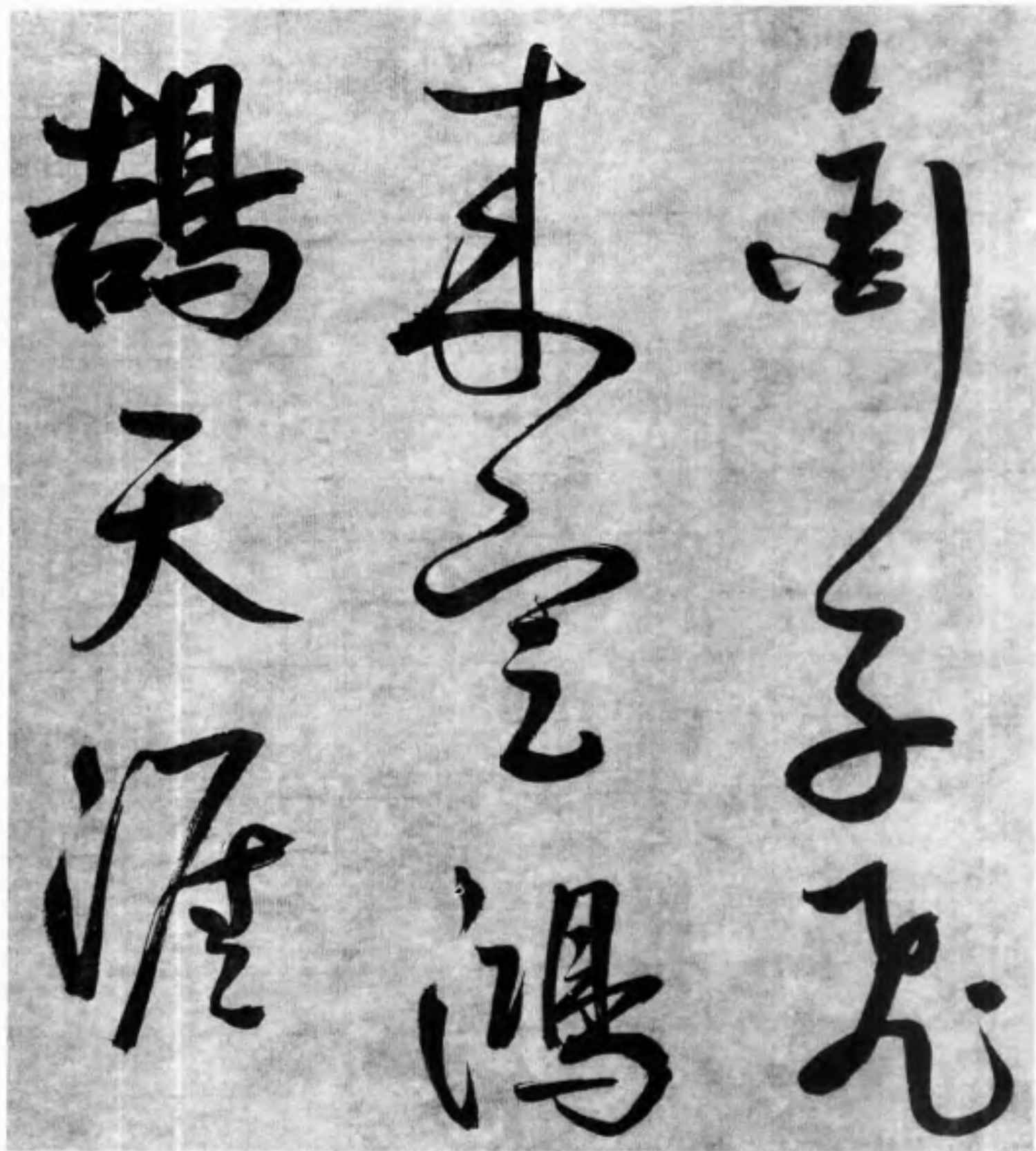
曉足雨中  
省泪之凄  
愴月亦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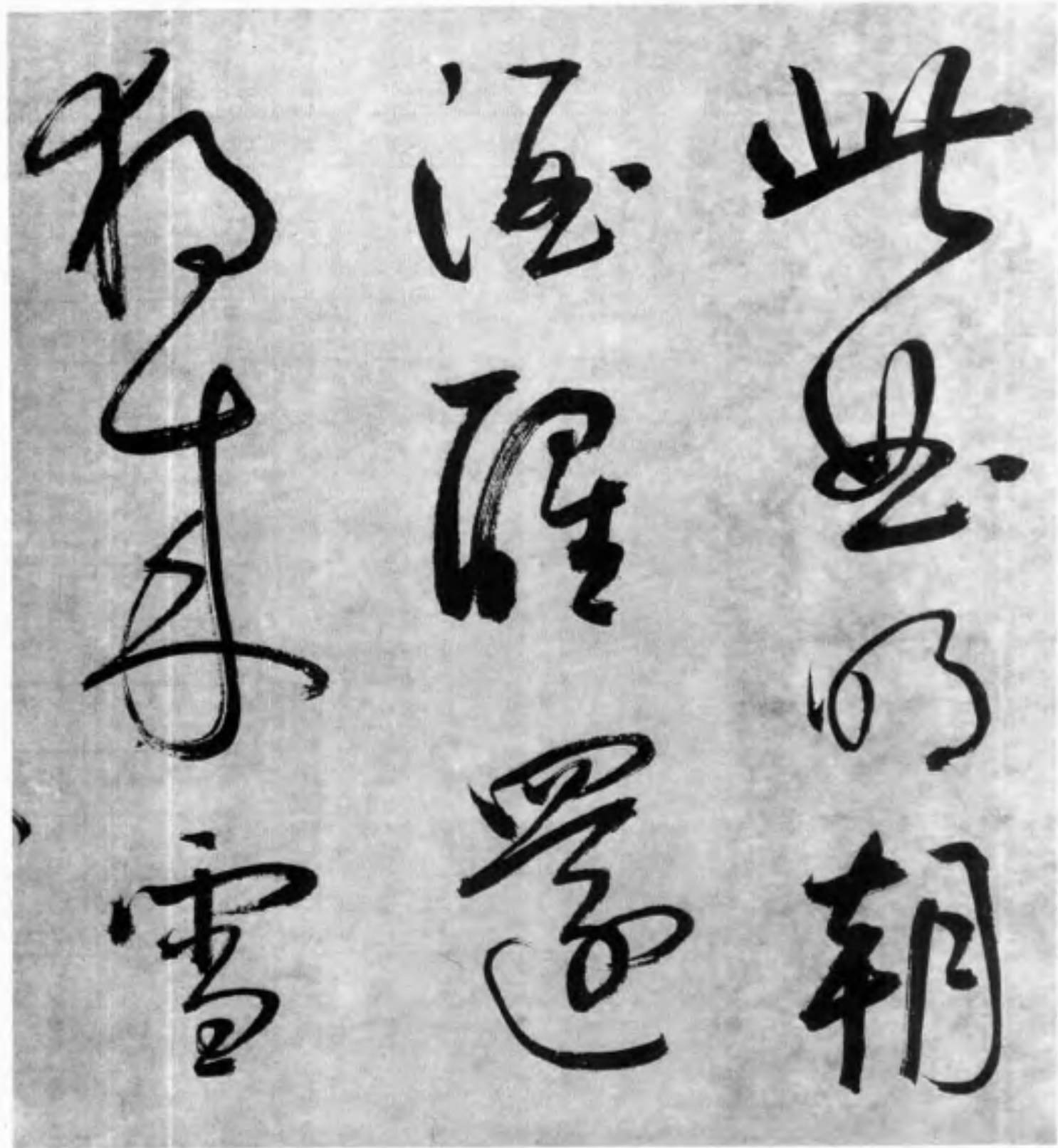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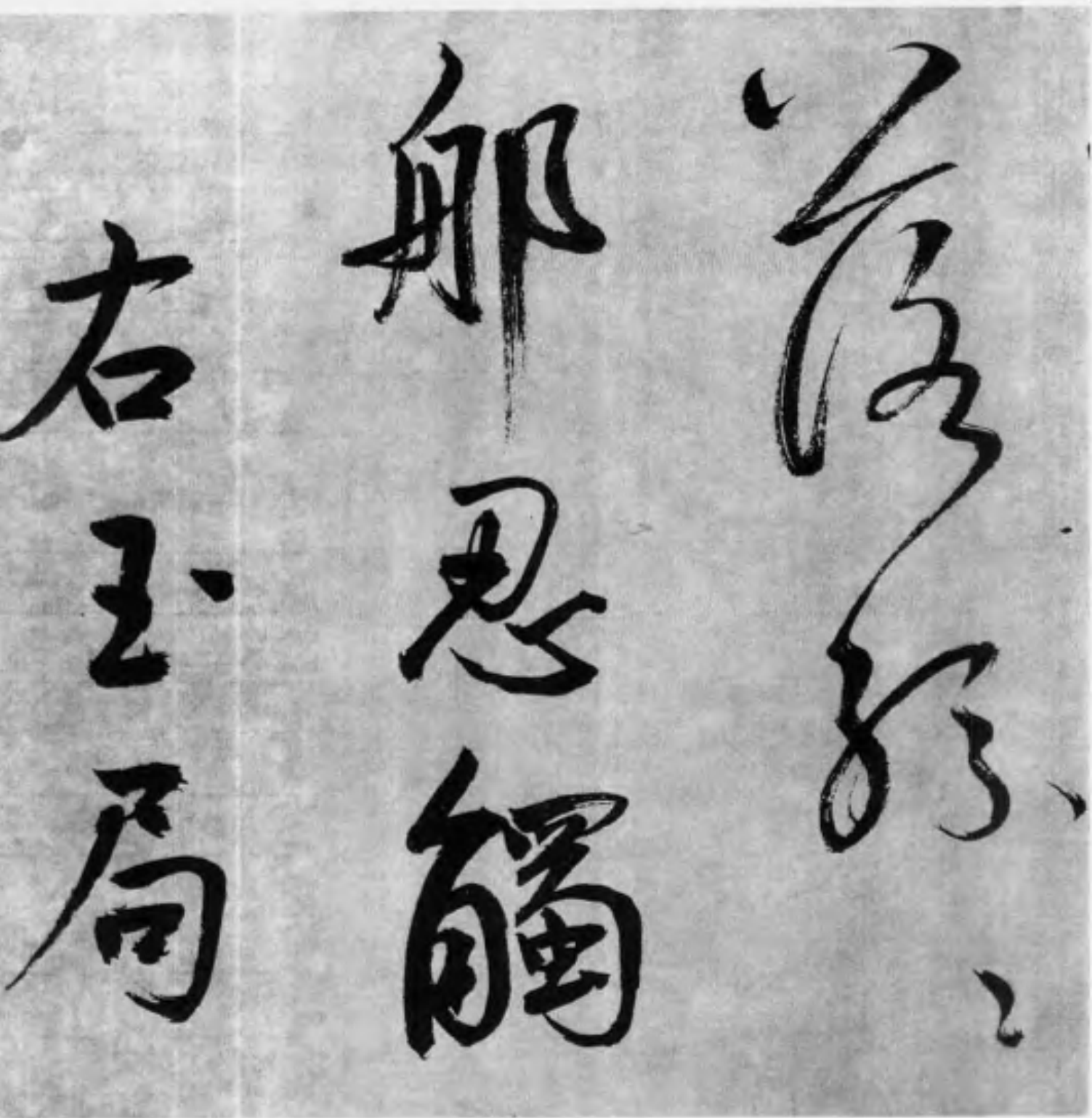
拄杖敲門  
看唯行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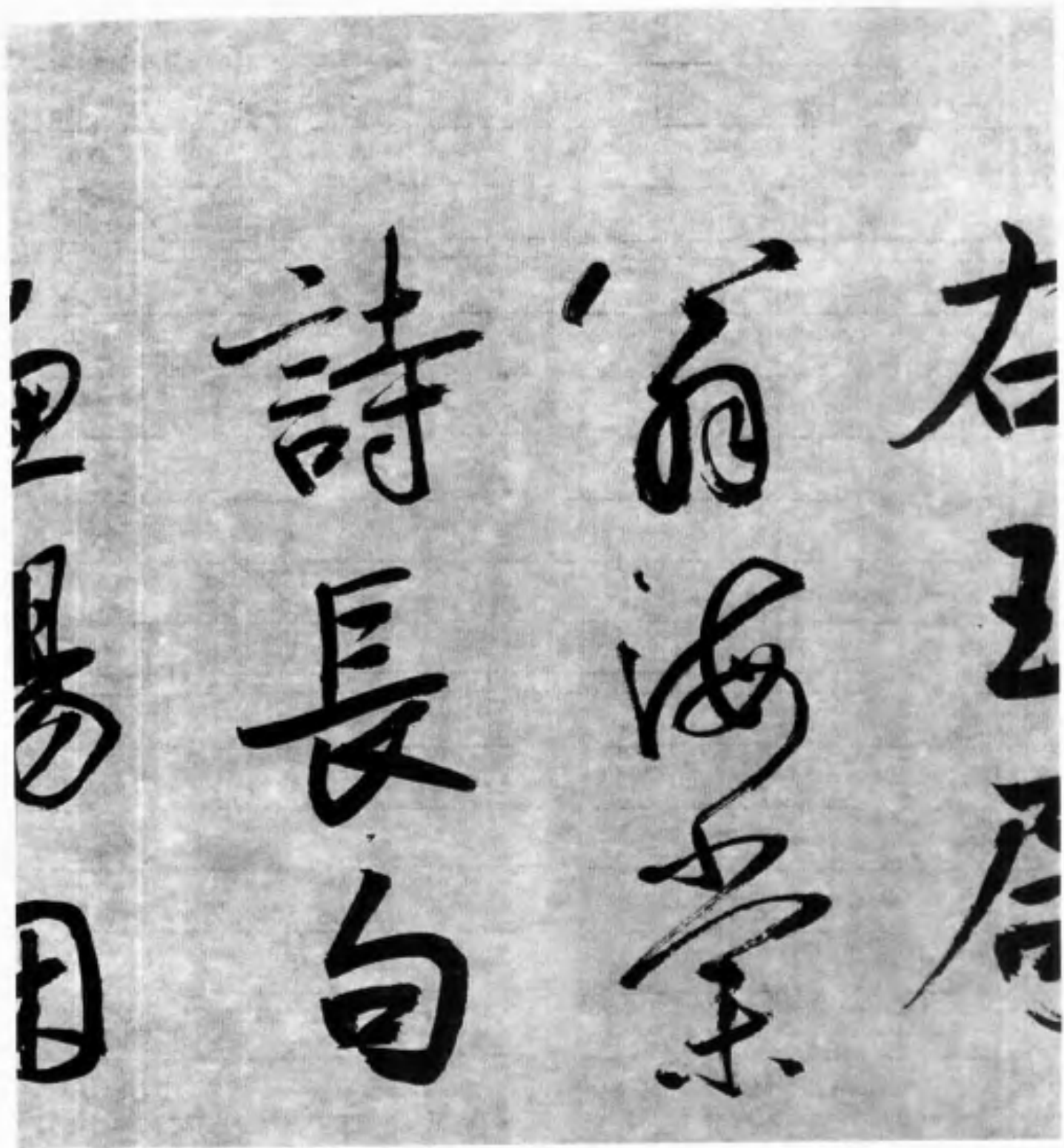
逢如艷  
四













漁陽困  
學子民書



家  
壺  
陶  
齋

深  
艾  
納  
芳  
景

華  
而  
六  
九

至  
自  
多  
元  
酒

法  
餘  
因  
學

秋懷二章

清夜永孤寐起坐吟

玉琴、香一何繁揚

然傷我心去古日遠

憂老後安娃澹道長

忘之非吾源亦可為嘆

余生苦晚念此涕滿襟

旨哉請若言之子哉獨也

書

仲秋夜苦甚客子眠三叠  
披衣步中庭月明风凄  
仰承河汉行倚柱抱膝  
啼台多困涉物出空  
多多时是坐读素书  
毋致芜客心

正作如此在

湛同他老一叹始竟

舊俗疲庸

主岸控不

物夫誠歸

就鳳質成

之物多所

古者通年

古儒主窮

字裁方矣

詒亦崎嶇

定席狂者  
有矣了之  
典祿勿協  
萬謔風之  
隨解乙日  
自繼之衡

往者實程  
除蒼生喘  
未之解拙  
安家士望  
條披造造  
士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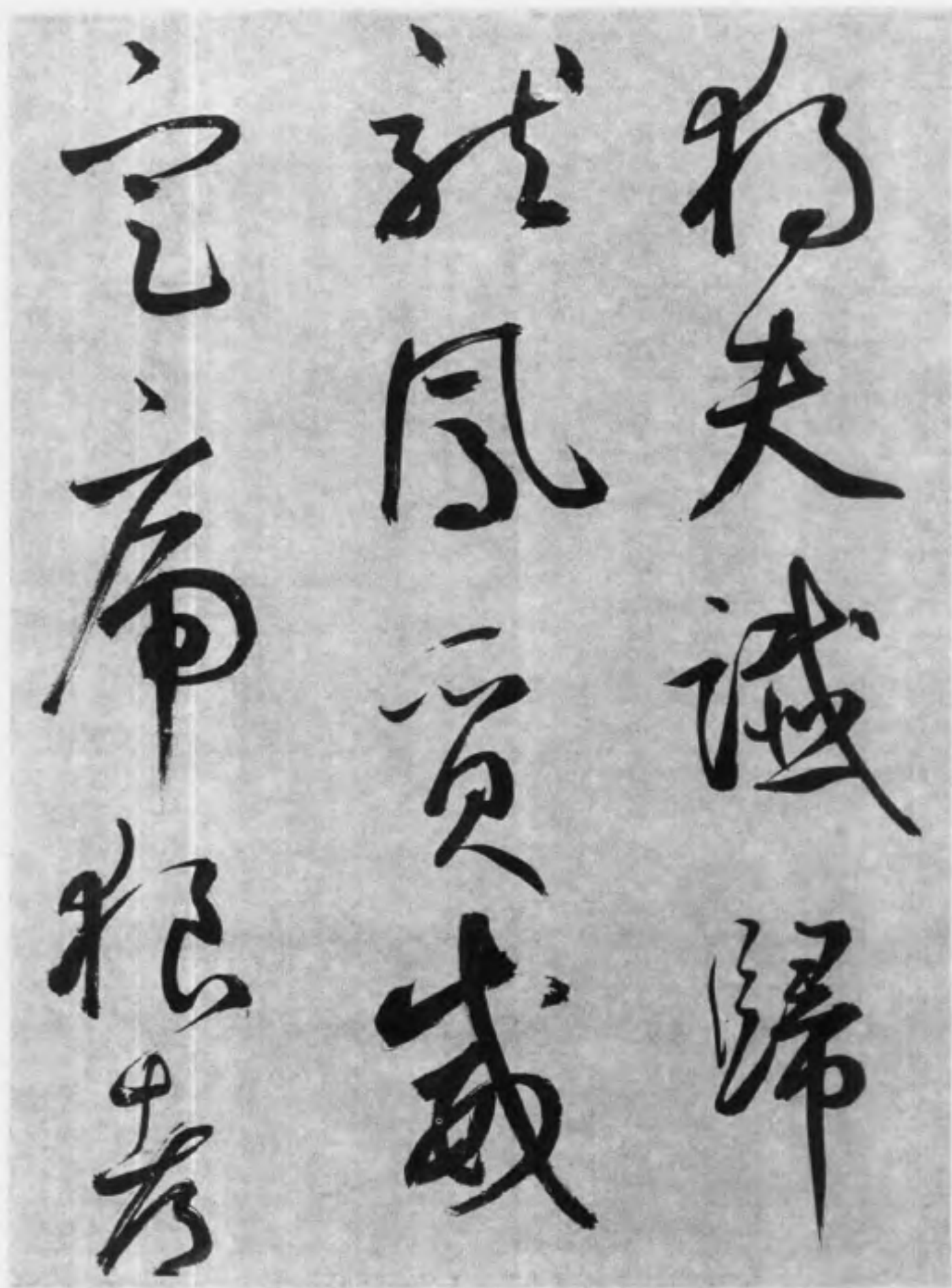
壯志凌雲  
畫人相與  
游玉志若  
自是成  
之汗者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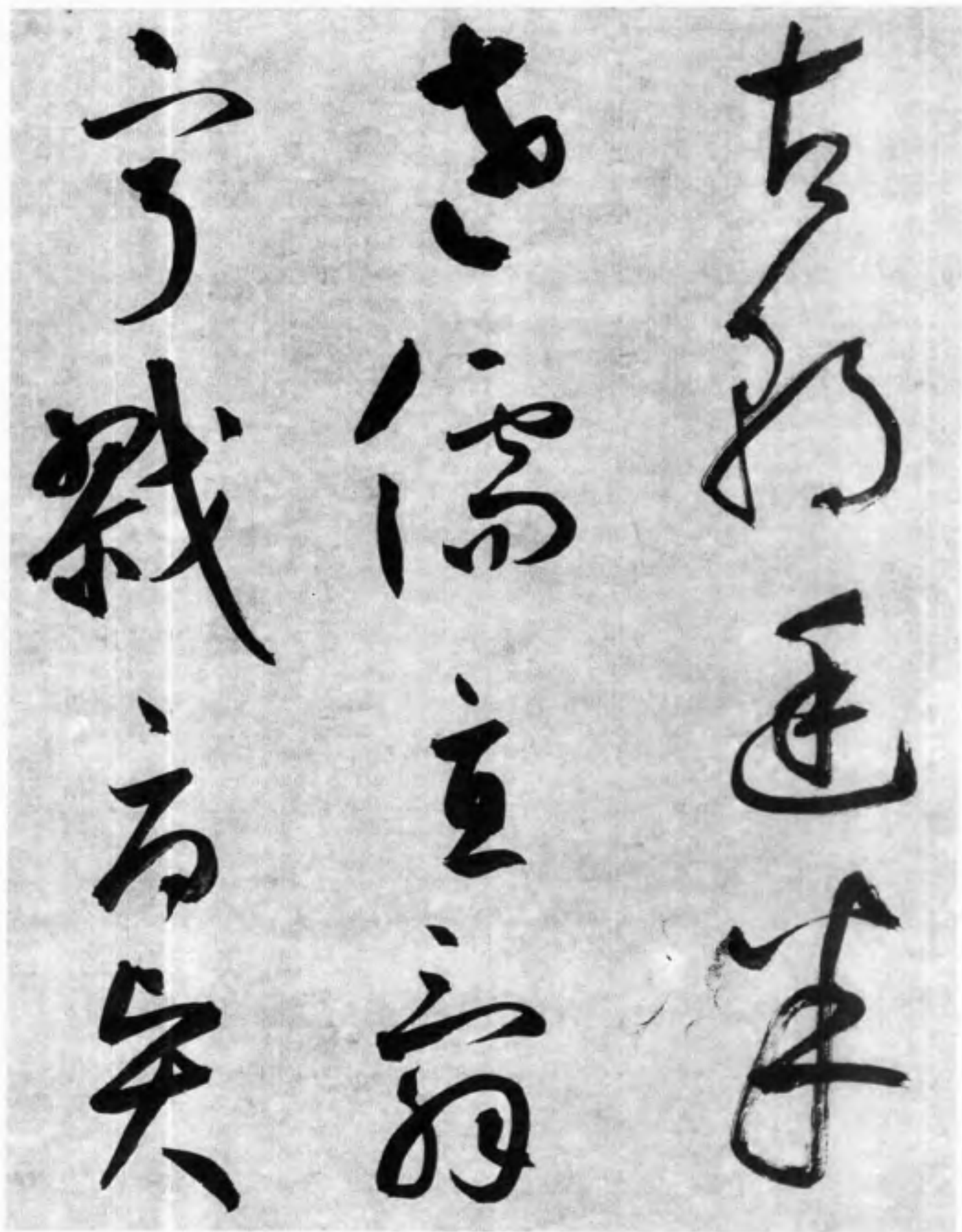
日深相滿  
山河  
右上部  
行次少

松柏吐花  
殿蒼沙  
冥廷窈窕  
空井國  
日係相高

昭陵詩  
困學民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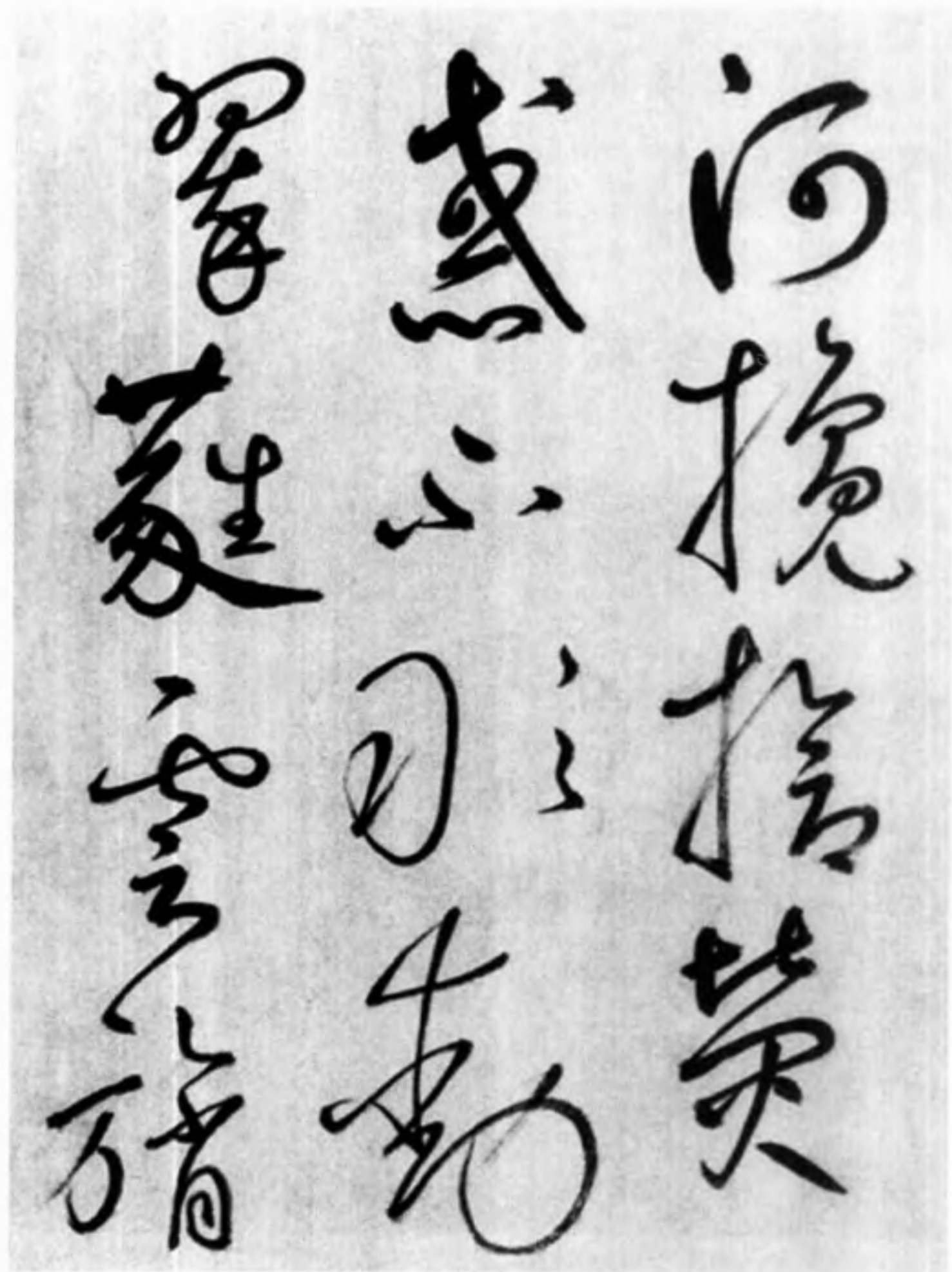
将星苦  
著淡事  
衫洗了  
驰实一事  
画被望秋  
洗略西极  
空山空月  
空山空月  
空山空月

会中魏侯  
音从子精  
神宗心卷  
峰尖尺如  
星隳实技  
垂碧论夜  
骑马如踏  
河挽指策  
感心日月  
翠庭空云  
水海空摩

將軍  
著心  
職  
事  
高

行軍  
少年  
多力  
魏侯

音自從行  
袖心以卷  
筆尖入見  
好







士  
如

右少陵魏將軍

歌因學民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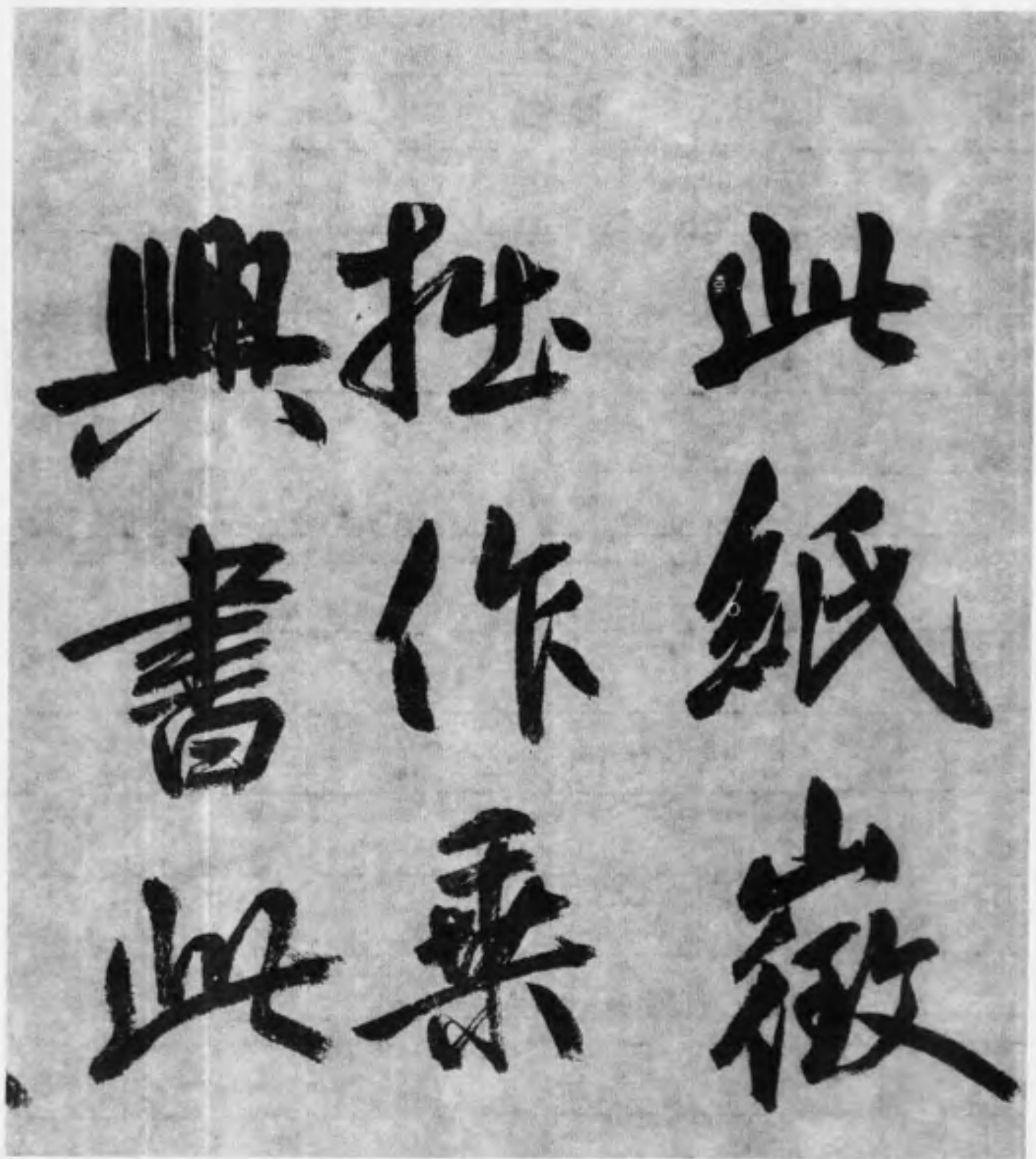


鍾存照九  
州于老一  
字人多壽  
帝開昭文  
禮巢由歸  
未羸衣以  
林丘一朝  
此筆筆遠  
遊南谿子  
嶺東園訊  
清江瘴海  
靡不周云  
稽而穴為  
少留山君

為清修  
題詩畫  
象善自  
疎狂名  
安之毛  
三五人  
吸月之英  
以海有杯  
子系少留  
之形如如  
然

披心停  
集影  
掾在堂  
四柱年  
之清露  
黃之酒  
之好香  
與之香  
玉之酌  
又矣友  
于獲

銀瓶梅照丸  
州于生一  
字人多壽



意來

而系沈深烏程典  
史多承一記事以爲  
公底望与物府制保  
及皆領良爲亦也

於

經意 旨先 台守存

國子監生入  
學指其生之能  
之四業精於  
嬉行成于思致  
乃之至矣故通法  
平任拔之先於  
崇俊高占小者  
亦以疏名一經者  
世不空肥羅別地  
而後遂執之多而  
相諸生業不能  
世之至多且之  
思不孤味世之  
見之不公之未  
矣於此而之先  
和承弟子之子

王書滿卷之親  
如渾之世之  
取多信屈聲牙  
春秋謹嚴之  
浮誇易考而法  
正而能不速在  
古史而疏子之  
同聲之言也先  
於文而謂宏其  
際之如少如  
學子勇於取而  
通於方左古宜  
先生之於為人  
謂誠矣然而公  
見信於人私不  
助於友談前蹟  
後為報得各發  
為御史並完  
南夷三年傳

巧能行能之好  
筆為傑校極量  
長唯是是這者  
宰相之可切者  
若也新好以  
道之何孤瑞之  
在之在川首以  
中正大於其以  
讓於世之為  
蘭陵是二儒  
者吐離為經  
舉是為法絕  
類能位優入  
域之也於世何  
如也  
雖蕙而不由其



和蘇子子子子子  
於此有自年  
口不絕  
文手不停  
編私事者必題之



指身之至瑕此是所部  
法正民之石心杖為極  
而此言一理此以與  
引年 之進其猗

苓也

右韓文公進

學解



恠 銅 盜  
此 弓 倒  
景 在 鑿  
與 背 首

開 奩 燿  
光 走  
庭 割 如  
刺 犀 乍

疑有龍  
百丈潭  
澄秋落  
脫鞘泓  
鴛鴦  
漢婉化  
跳秦娃  
向天門  
土寵

雨  
息  
雲

裡  
鳳  
詔

生  
前  
柳

塗  
鑑  
花

李  
身  
後

泉  
臺  
暎

蓬  
翟  
一

坏  
百  
鏡

照

不

迴

一

醜

不

隊

中

剛

再

妍

不

作

千  
年

知

持

此

調

觸

護

將

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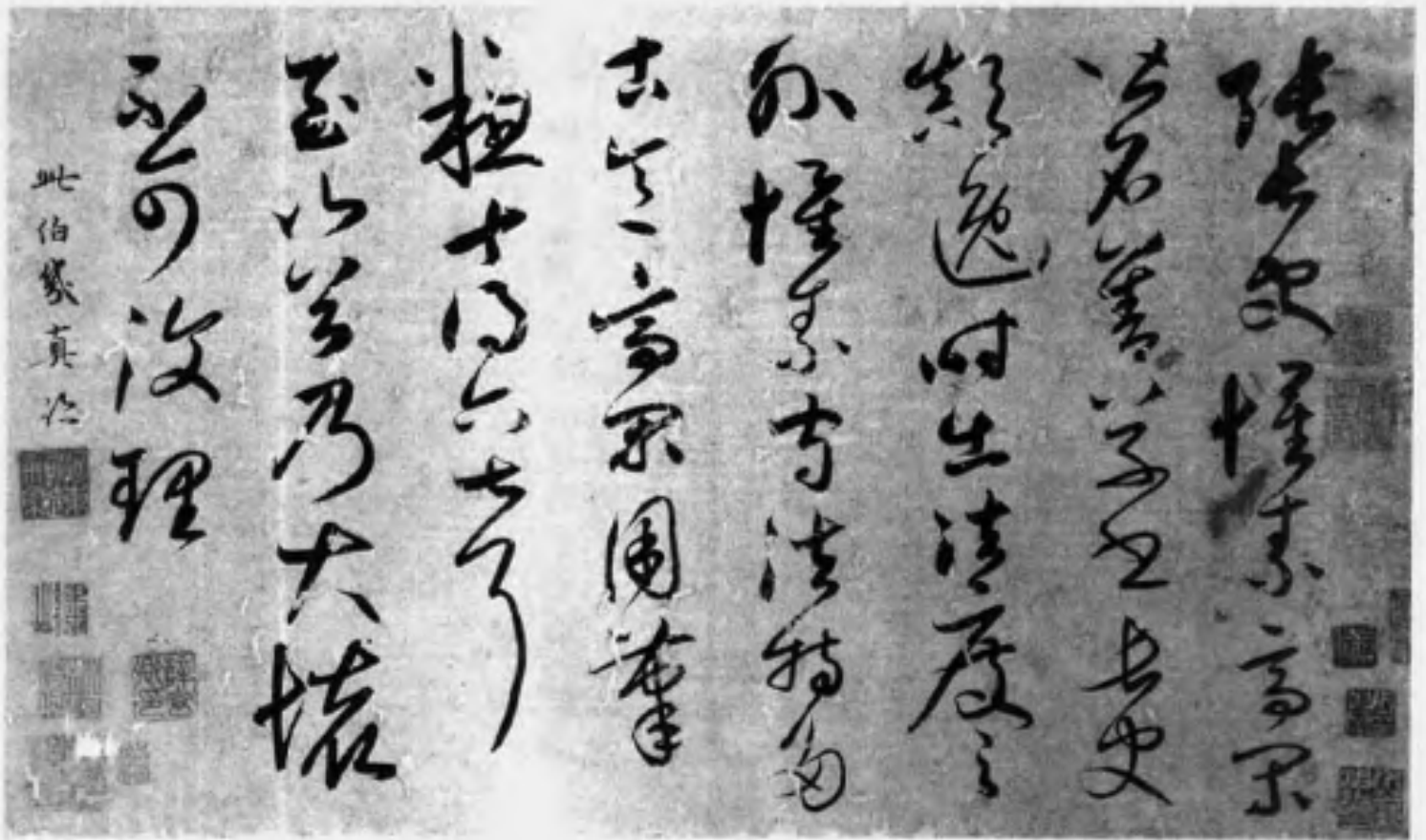
照

人喚得  
偷兒為  
譏委備  
萬斛珠

一控時  
何如海  
問金槌  
鬼勳借

先贏得  
紐樞經  
蟻竅









先莹園塘急用四  
獸像欲求寺院砌  
地厚大方博五枚  
宗師交有二三名  
湛源子り下一轉

否



諸檀波羅蜜之

當行以當為事

亦不吝也所以相之

湛然殊教福之

八月廿六日



感若如焚遠矣

備御諸心行忘担相時日所賜藥  
三貼併滓今早皆盡頓臻此之  
向來已減但大臟未住小便未多  
可善才收交泰丸杞葉散已喫  
盡小兒喫藥不無拋擲污未減時  
夜三行今早二行皆小溲目今缺燥  
渴甚這乃世之藥新汲水調五苓  
散少許今喫望

先生診里何藥付下子甚難  
澤者其人方丈也

妙了等再拜不審  
海照法舍上今勤  
靜以及如月常  
夏之之姊考老尼



行住坐臥心又專專心持與心持通  
未時下由子陽下注之微勝福以心專專  
首教才覺方修其心又心一也行之  
志愈歛書有無家新致歲久積功成  
漸入神仙物 右五代持嶺式神仙起居法帖  
左任詔真回前以卷法為證

解于樞

醉时歌



醉时歌  
官狗冷甲以弟孫  
不之先生有道出華



皇先生有才過居宗  
泣尊一代常坎折  
杜陵野老人而取被  
揭短窄髮少絲日難

太倉已非米時赴那  
免沽酒不復難正氣  
倒年命沙痛飲告  
吾師清夜況之生勇

表而燦可細而卷之花  
以爲但曉高歌有見  
視之之之絲亂塔海  
聲如如之之可親深定  
多力之博字經叔守

先生早地歸去來  
石田并屋蓋差差  
僧術於我何者年  
孔丘盜竊何者年  
以寸以尺又據信  
意

水邊且所和  
輕車仙宮聽弦歌  
入我高見騎羅池  
遙看海懷風月浦  
口是也惜美公為

花潭竹竹備色類  
職法與入取陰美  
不復多如難進  
人目為低  
新林二日孤舟  
還水滿

清江花滿山  
惜聞家園  
隱君子時  
來去位  
夫容不及  
兼人粧水  
風來珠翠  
身却恨  
命



天戈起在清江  
度修城者未幾  
後志如酒行一  
騎安金陵

昨夜夢中見  
右移事  
今此小  
板風多

物非  
空山  
心  
明  
又  
一  
年  
在

皇先生自才過居宋  
泣尊之代常坎斬  
名在少古之句甲  
杜陵野老人不暇被  
褐短窄髮少絲日

物類之於物也  
 實心何可轉運  
 以今復田子里  
 秋熟  
 明年又一季  
 也



先君以書惟金華  
窠多而此卷又與他  
書不同記之

玉成先生交誼之

篤而至是也志於自

祭卯歲來此追尋

舊緒幸心

先生之從孫子約日  
相之色從安見此卷  
歎息不食玉乎子約  
常寶之季男鮮于  
去矜百拜謹書時  
已酉孟秋三日也

大德甲辰三月庚午過  
沈伯壽許出亦古今名  
臨末後見此小孩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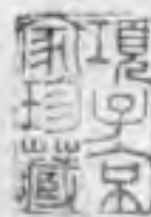
歎吳郡張澤之家書

後四十四載是為至正丁亥張雨重觀于開元草樓  
雨書名澤之



張天与稽首拜記

景山提舉心契 九月初僕回領



荅汗對之惶恐承

見教切。賤子雖至愚寧此思不在懷實以目前  
補葺瘡觀公私罄乏未能如願一節道阻遲於

再信想蒙 情亮

堂下近信若何山中杳无兩聞謬傳不一此心隱憂

吾兄孝心純至得此安居甚幸九月徐元度見招

諸法事適緣觀中建立此壇亦是倪文光見施虛皇壇工役既併不曾

應彼之招但廿三日略出臨壙即又回山继而文光化

去此月廿七日殯只得又暇一出侍 老師同回準備

虞鏡琴詩

管子曰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  
其幾虞鏡之謂歟

芳洲法師所蓄琴體製合古篆銘  
特佳近代所希有因發其義賦詩  
一章仍用

孤山中庸子古琴詩韻示不忘本也  
伊誰識古鏡遂將銘雅琴金木  
有相感況乃達人心无心始朝徹  
有耳皆哇淫自非一再行終作千  
丈沈素弭山雨  
繁音侵

我來為拂拭懷古抑何深抱之望  
虞舜願鼓南風音

至元五年春三月十八日張天雨頓首



九日與山居太史雲嶠公子行石屋  
烟霞間景氣清美回飲于李氏山  
堂明日風雨凄其獨坐澗阿賦此  
覺海上人還吳松右侍書以遺之  
行穿蒼翠千仞枝藤高處何煩  
盡力登茲澤縣中歸去老泗水  
塔下再來僧百年身負黃華

酒半醺松如赤脚冰早作龍  
湫對風雨看山倦眼尚瞢騰

倘見

雲西尊者師出以有似知僕老  
徒或者畫筆餘滓得濡染  
之覺海不徒出認詩也 登善

黃主張雨十一日書



絕頂新秋生夜涼  
鶴翔松杪澹衣裳  
村月照古江水  
僧在翠峯開竹房

大元正五年己張雨

野禽索子賦鶴巢詩久未能  
就直得虞先生雲巢詩墨本因  
即韻作五字以塞責云張雨  
僊人有麒麟結巢華頂松上  
覆以素雲下立千仞峯筌吟  
漱度曲雲步稍留紫羽衣何  
頗然云是趙伯容左帶明月  
璫右佩蒼精龍誰令三青鳥  
銜花以相從鑿戶繩樞溫藏書  
玉檢重懷望浮丘伯人間不再逢  
至皇年歲癸未正月二日得春老

學齋試筆

天雨再拜上

玄卿外史真人 侍者 新秋雨涼伏惟

道深安德比趙天澤回曆

雅翰常暑為六矣然三教諸名朕念之不  
置遂俾賤子弄脩詭語合辭致屈延真  
即擬差職事適李總領請行遂一切委之

蓋前月十日

初翁周祥別祠安奉禮畢矣

執事累書見賜自冬而春而夏于茲三載亦  
可起之時想能翻然踐盟又豈味者移安

傲穿山子一首贈活死人窩  
道玄先生

有一道丈夫船居活潑：視  
身為浮漚閱世同水沫釣  
徒非我友荷鉢未為達作  
得活死人方是死人活

甲申歲上元日張雨呈恩拜

大開元宮台仙閣記



開元再造之四年規制粗  
備方丈始作重屋于清風  
堂之故基為楹三間上下  
四簷縹以方柱可環以行  
乃十二月庚申吉釐祝事  
竟升負棟之杲時霜空皎  
如初日朗曜其下如有來  
鶴之亭雙鶴交鳴若命溥  
侶而雪毛丹頂之族類浮  
空至者凡十七輩翱翔其

命公從容陳其曰意是關  
也前拱闕殿後臨玄圃錢  
湖繚其襟帶吳岫屹其竈  
冕虛明爽塏高而永危一  
郡闔闔之區皆順而覽是  
為一宮之主且真人高季  
重望羽儀斯道仙乎山  
中之相而位則次乎三台  
之座者矣故有台化之禽  
僊人麒麟若覽德輝而下  
夫豈偶然哉蓋由琴心之



疊以和名和將見諸福之  
物方來而未艾以之名閣  
不亦宜乎公之意如此謹  
錄以為台仙閣記公名忽  
都達奧

賜進士及第中憲大夫同

知衡州路總管府事

大元至正五年歲在己酉

十二月庚戌朔十五日甲

子教門備撰玄學講師張

天而書



荅楊廉夫二首

弄水摘花春可憐  
風雨港尋茅步船  
我家南塢有靈石  
龍井西頭無杜鵑  
野鶴字維畏人過  
弱柳委地趁蘂

眠子雲胡為甘  
寂寞復世

何人知太玄

黃篋樓中唯飲酒  
樓下長溝  
鳧鴈多停頭  
橋斷迷青草  
潤處風來生白波  
鏡奴竟

煮脫裊荀老鼻戲<sup>三</sup>唼如錢  
詔書寬大到海角河北飢  
紙爭倒戈  
書摘阮晉四言  
才松怯陰芳草如蒼丘中

微吟有天際想彼阮者咸肯  
我撫掌一鳥不鳴眾山俱響

黃子久畫



中峯大面削鉄如巖岫綺錯  
昨一途上連湖道旁屋廬尋

秋。晚興

暝色入林烟火微莫雨欲來  
如有期野雀喧爭棟樹子幽  
人行把菊華枝山空始見水  
泉涸寒至乃索衣表暵莫  
湯題詩如寒盡不為故舊在

京師

冬の五十

雨雪衡門晏陰景薄山河老鳥  
名謀食始生養微疢餘生轉晦  
味芳歲六張於勿云疾久去  
疾如如

雪作

夕窈微生聽寒頑稍使猜明  
珠交撒怯銀甲整衝枚厲鬼  
鋒令挫在皇駕弓回眼中物色  
白戰為我裁

晨興

聊占梅枝說未窮真成古木  
昔衰翁百年勳業何煩尔一  
世雲山不負公寒夢漸消忘  
影上喜容与在雨多中君

郁木坑前負薪者道士磔  
頭垂釣翁我輩与結生友  
夫君還有古人風水差涼味  
蒲葦白野飯晝魚松菊如借  
問行歲多歲月不離三泖

九山中

水僊

芳草有時歇  
無比金玉相  
一枝和月露  
持在水仙王



與陸覺待神王未放韶華

角七推

詠芳郊梅華

山中古僊子  
無个春窈窕  
玉容澹朝  
雨翠氣濕微  
霄凌風怯  
玩影弄雪  
妬攀條傲  
負何郎句  
還海舞袖  
招

洞北梅茅三月始華

陰洞殘梅  
倚臨流一向  
款但

存孤程注在敢恨  
一生連凍雨

如相與  
寒不受  
吹後  
翻

欠獨  
軍物  
遂成  
私

白蓮峯宴生高



早從衡岳端居室  
晚幸蓮峯  
或坐高無象  
未時雲入戶  
鉞觀  
戲雲水浮階  
香之草  
庭間收  
足歷  
杜風如寫  
懷亦欲  
寺遊

各半句  
無人為  
家  
款  
席  
鞵



南真館池上摘花

花橫嘉樹雪  
臂臂遮新  
蓮山小  
菜青  
杯若風光  
先醉去  
襟香少  
過都令醒

仲撰蕙花

空谷幽芳  
絕代  
姝紅  
披翠  
袖不勝  
扶金研  
芳藥  
五千  
原合  
環光  
風情  
蕙圖





歲莫

忽、歲之暮徒興白首嗟山留待伴雪春  
茶隔年在把卷因遮眼分錫且膠牙白  
緣身嫩惶莫遣送窮車

歸目天相山拾襟蒼僧

仙人住近餘林燒得酒漿甜上野航踏  
雪能來似一盞風流不減在餘梳

白雲半間

由德在對子外六

宗

白雲住處不曾有割取面佛着外兵伸脚  
三條椽下卧任君裘蓋海功球

次韻虞公賦鶴巢贈趙伯容

仙人有麒麟結葉華頂松上覆三素雲下  
立千仞峯生冷徹度曲雪步稍留龍羽衣何  
頽然云是趙伯容左帶明月瑤右佩蒼精

次韻虞公和浙江和尚種松  
松下微吟惟病棕支離遠倒似支公頊  
因巢鶴翻成結心為依禪畢竟空  
陸子壘前春古澹萬供井上雨青葱  
茯苓寄与楊芻豢誰復城詩過水东  
謝僧送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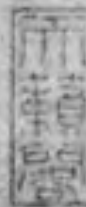
壯健堅東三條茂手与親栽不顆系  
跡重黃柑三百顆好山多在洞庭西

曉句

白足過橋三峽雪蒼顏吹笛滿林風  
花山有凌霄老死土松顛好得如

龍誰令三青鳥銜花以相從  
鑿戶纒樞  
溢藏書玉檢重  
堪望浮丘伯  
人間倘無色

野桃華



野桃無怪最含愁  
若箇春間乃放生  
比似落英功  
莫若不如流水生  
魚情  
枝梅  
皎々當窓華  
柳華滿  
怯  
恨付而家春



風春雨急，玄一點  
妙亦亦莫得

萬竹亭

高樓思古人  
羣鳥歇  
沙頭竹似雲  
亭

子當江倚窗  
窻主人  
遙道故殷勤  
日中見斗

青霄正碧  
月下吹蕭  
碧洞聞渭川  
自足

封君微未數  
零陵万石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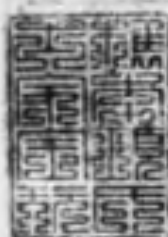
外史自贊畫象

志逸心疲身清命濁途同類而親  
猴狙毒厚味而美莠藿學取益而  
不勝其損事知危而姑与之安一枕  
一能不厭己之深眇惡衣惡會先憂  
人之飢寒血然為人而反常為此

五月以社有身之患

乙酉歲自春徂夏雷雨之時多五月未重一日見  
天際阿阿出望中未有雲飯過子桑者問弄筆研圖書  
際語盈冊以自料理耳詩凡五十五首  
于英過之持吉勿示不知我者

丙名



張雨自居墨妙伯共村隱居女氏隱居  
嘉靖三十五年秋日得於共隱文野山家

九鎖山

青山九鎖誰能到，須到玄中第一關。  
領取東坡七言妙，要知白日幾時閒。  
畫成五老屏風墨，春在真人莞鑰間。  
寄語能詩同姓老，莫因采藥不知還時。

雲根石

隱珠光出蚌胎白，雲長護夜明苔。  
直將瑞氣穿龍洞，不比游塵汗馬嵬。  
巖下松林同不朽，月中鶴駕會頻來。  
君看狠石英雄坐，寂寞于今卧草萊臺。

仙人隱跡

青山空有仙人迹，本飛空何處尋。  
形影誰教臨路口，聲名悔不在山深。  
雙鳧每被晴雲掩，兩袖送教碧蘚侵。  
却笑野人真強項，庭無命迹到如今還。

鳳洞

第幾瑣前蒼玉洞何季於此鳳求凰梧枝空  
久毛皆變竹實渰多髓亦香露濕紫苔春  
錦月明丹穴夜生光我亦鷓行舊儔侶雲中  
有路共徊翔

龍洞

惟石蜿蜒駟不動自逆開闢壓重坤雷聲多  
在南山殿雲氣能令白晝昏百尺潛虬窺海口  
一杯流水浸松根有時急天符下故遣靈  
人夜叩闍

大滌洞

大滌路與華陽通中有許郭仙人蹤一峯懸  
雷茶烟濕雜徑緣崖草露濃深處生嫌  
凡石正面多栽五粒松昔年為國投靈簡  
得黃金數寸龍

故山破屋誰來補，辛苦經營入拾蕪。泥幾口  
桃花相送老不消，更着子規啼。

澗中采石重鋪徑，坡上移花小築墩。深結雲嵐  
保障，賸培松竹當兒孫。

梓柳都移五十栽，稚松千箇綠培。認旁人莫  
千季計，万一他時化鶴來。

就暄前坐開陽室，北牖來乘水洞涼。憂世何  
闕吾輩事，有時蒿目據胡牀。

玉鈎橋水如凝碧，纔過床頭瀉瀑雷。恰是東風  
太薄劣，送流花片出橋東來。

故向山榭冠小亭，諸峯收拾入簷楹。行人指點  
籬外不道，蕃薇架底行。

一生坎壈不稱意，政似此春風雨。犬稍使桑榆  
見晴日也，膝中酒過年。

雨謹呈

率性相公閣下

風雨空山徒屋

高仰不審

尊足瘡疾何似茲奉茅山志七冊間中披閱  
遊神之廷矣弊廬補葺月初當稍完尚冀  
寵臨以光泉石伏干

台察不宣

張雨 皇恐謹呈



我處幽篁不見天日到  
節簷君下馬飯顆山頭  
如夢中依然點滴春寒夜  
匹馬馱將春色去留得  
雨聲相伴住年有箇子  
規啼此夕惱人無意

緒

三月十四日



瘦馬離羣去君如伯樂能相顧羊群好在金  
華山夢裏相尋猶識路

至正六年三月廿四日開陽室書

兩謹呈

率性參漢相公行几

比厚

臨顧三宿出畫此非情依泉石間留金石聲  
猶隱也早日略還草樓及山步風雨追至故不

果詣謝茲領

早帖并長句累幅使人應接不暇荒山潤色  
感幸伺洞霄回舟即容專詣以罄區區黃公詩  
具頌等惟

台亮不宣

張雨頓首謹呈

辱賜詩五十韻率尔攀和如右 雨呈

夫君辭莫府解綬古象麓一逆丞相史至今  
勞案牘首夏馳褐温中季鬢毛綵止酒獨  
師陶毀茶蕪尚陸詩聲金華僂瀕洞水簾  
谷平生求文意慷慨歌伐木竭來錢唐遊  
高興訪林屋行庖載舡尾果飢手自簇盃面  
如瀉油鷲肪昧切玉怜君談嚼蠟咲我飢  
食菊何以助清懽松風睡度曲我量亦稍  
河鼠尚知足君方起盥嗽愛此寒泉掬豈惟  
滌塵渴須髮明可燭東坡乞洗眼細字夜  
能讀惟有龍井詩貂尾不容續上方辯中埃  
遊必一再宿山靈乃好事為我賒清旭蹊蹊力  
雖疲捫蘿手為馥重摩古苔刻昧迹想前  
躅君看七賢像一光汗竹由來霄漢士假此冠

帶束嗟余早遁世晚雜童豎收家無儋石儲  
戶有群峯矗蕭條鷗冠子寧作日在老冢觸君  
能頤窳莫我起歛衣肅一尊自斟酌草奉者  
藪可無奴白飯老瓦汲寒瀑何當留袂被日  
清景逐功名雖定分要在不遠復如此佳山水  
他日來不速殷勤別未久高誼願彌篤詩來  
亟啓函弗果具幅齋沐真趣雋逾永妙語  
圓更熟坐想南真館仙人瘦如鵠由来詩  
書外世味皆暗毒自非痛洗伐根塵解潛  
伏同姓復同好情辭欲見屬所居極高調  
下咲螢火煜達人見機乞何待世迫但兄間  
令弟賢早著隱居眼異時同下盱不厭路重  
複兄能載家具弟六膏車軸壇前聞杖屨  
山中尋負局一門多道氣名字在丹籙赤  
首華陽居早已盱篇目忘言稍近道出語

輒驚俗所以泥中龜六用深藏縮頤君決此  
志毋待詹尹卜以我無町畦賴君脫邊幅

手痛寫至此甚苦

種樹一首

植梓卅本移松五百栽山靈借好雨似為道人來  
青意爭鬱勃細聲亦吹洒松如稚子長梓長  
未盈把吾衰詎能待將以蔭來者

送夏商隱法師還京師

扈蹕行營三十載侯門不肯曳長裾間從角巾  
先生飲與說把酒父老書花外飛丸紅叱撥司  
中采藥白蟾蜍殘骸倘有刀圭分會向南山訪  
藥廬

雨醉書

五月六日一首因書餘紙 雨

深山此日無賓客齋室蕭然冷欲冰白苧衣長  
閒懶着烏皮几旋倦須馮一林蔭葡萄言說

六日蟾蜍似我能辜負床頭椶拂子白雲不

信有青蠅

筓箕泉吟贈黃山人

石為箕不可以歛揚箕盛水瓢飲足濫觴一漱

一啜洗髓勝載援斗柄輒天漿半夜箕犯日

大風撼地我欲狂起來騎箕尾躡石梁長蕭

應谷驚下方張皇醉降黃姑房哆然大笑箕

口張水流月明天蒼

伏承

九鎮山詩楷書卷(15-12)

率性參謨表揚山館十詠紀事形容過實  
敢不依韻酬謝因得攀附不朽足為茲  
丘之幸併希

裁教 登善道者張雨再拜

登善精舍

先世守清閑而我益孤寒依彼桑及梓樹此  
芷與蘭太上誼忘情養護老黃冠高明鬼  
闕室弊廬方苟完

烟霞衙

朝氣雜非烟初陽發晨霞指顧烟霞中締  
構即吾家衙口淨鋤草岡頭新築沙未睹隔  
凡石先見隔垣花

玉鈎橋

折流十丈強赴此作甘冷如曳白練蒙美人延脩  
頸日曝老蛟涎雲排斷虹影不比玉鈎斜此地

白晝為掩門崖根立香爐泉上出窪尊考際  
獲長季何有嗜欲昏

半月池 鑿池象弦月一水來不緩但令驗盈

縮奚必分半滿差篁竹涼漾芹藻暖臨池學  
書者詎識崇玄館

疑雲石 何年洞庭波伐此青山骨其姿絕

温其氣殊幸兀下將壓靈鼈上欲攀栖鶴盍  
觀道之疑雲氣從此發

來鶴亭

地上塚纍三而有此僊客自無一丘樊何以容六  
駟冷然合喙鳴月露浩以白矯首太清家  
路才咫尺



風雲巨壑歌流水雅和冰玉  
珮綺蘭公佳石苔窩世人誰識  
玄真子西子胡頭雨一簑  
至正丙戌秋盍廿又二。靈石塢寫  
時大風雨三宵晝未已也



程行三在處如得碧色  
清陰連戶庭  
每夜有雨水泉暴沫浴朝陽雲  
霧冥白物梅無日誰喚  
亥栗留生最可輕子  
墨字亦印餘力在  
不因疎帖為解

丁亥歲秋八月四日家弟過水軒酌既醉且暮風雨驟至予中排圃又過過筆硯宗僕狂書宗又曰幸方見也



室迹人遠踈  
潤目記歲時

篇詩根及佳  
筆与俱感佩

齒錄之厚是  
夕風雨亭課  
次韻不足

仰酬先施所  
以似寓鄙懷  
亦至矣惟

改容降禮稍  
垂

顧贖衰朽不  
任幸甚  
張而上

聞止微君閣下



烟雨湖頭暗，萬峯浩茫西子宮。  
 為客平生自信，千金帚，老疾難勝。  
 百罰鍾室，有勝情如許，椽只輸。  
 豪氣占元龍，鐵心把筆，猶能賦。  
 為比門墮，松李穠。

己丑至正九年四月十一日夜二鼓書



張雨



句曲外史賦聽泉亭絕句  
疊石為山小結亭皋白水浸  
空青要知真鳥忘情地却  
是無聲最可聽



誰畫荆南精舍  
香燭烟霏  
嵐翠平  
墨樵糊林間野鹿  
時相逐  
洞口山猿不受呼  
尚有流泉  
悲夜雨已迷  
幽徑入  
寒蕪  
癡人莫彈  
西飛  
雀雲  
外仙君  
恐姓蘇  
雨



天雨頓首近目澱湖社集書  
其風物遂結茹于西靜住  
廣雲鉢道人居之東則陳  
仲遠暨楊方塘實主其事  
地故有淨室三楹并少竹樹  
目陋就簡力半切倍石月而成  
小閣野眺九峰來賓烟島江  
沙點如畫風駛水鷗近狎几  
席田想華陽處居已如園世  
矣然亦不久當西歸無全書  
山猶鶴久慈人也南來信使消

恩時寧

天雨頓首

初賢先傳史

八月廿四日

奉陪

里社按樂于壽星院

山居 牧山二兄載酒勞之因成

二絕句以寓事寓懷併致

蛩菴兄一咲

張雨

借得巾峯半日晴樂聲引到

半山亭白須道士開元夢一曲  
梨園覺後聽

峯頭羯鼓似春雷為進坡仙水  
一盃整恠喚聲風約住平章

還過裏湖來



張雨



緣空覓路作清游  
身似飢鷹快脫罟  
上想悠悠只  
月交盤那三  
巨柱頭  
神本曰彼風飄在  
月蓮下方鐘  
隱搜  
為一  
賦者陸  
沈  
湘  
社  
州  
登南峰絕頂

位寒亦倚玉趾

最宜清茗取暖

性在朝市雲氣

濃卷簾金翠

出芙蓉似似

映視門雪為

洗明星玉為

然為

右題張齊

畫雪山樓觀雲

隱居二圖 丙

四月廿六日

張雨

天鏡樓畫北時

小景

清才絕似王摩詰  
高齋富雪山  
筆下蓋洞中如虎  
裏志欄橋如是人



問溪梅程許亦  
鏗佳殊樹底  
百穢為柳孝美  
位寒亦倚玉趾

嶠  
視  
門  
雪  
為

洗  
明星  
玉  
為  
峯

一  
公  
豹  
威  
才  
力

屏  
霧  
雨  
孤  
陰  
缺

予父小房櫬儼

自祚郭

僊人空却隔嶺

峯第峽空

右題張彦輔

畫雪山樓觀雲長

隱居二圖



四月廿六日晚雨試筆

天鏡拙菴此時溼卧清涼室中

小窠了在大率社中矣



次韻謝

天鏡上人送柑

肚能繫束三條篋，手亦親栽兩顆梨。  
尚憶黃甘三百顆，好山多在洞庭西。

庭西

塵中誰識羅公遠，一嗅黃甘辨香。  
輕不似枇杷金彈子，只供遊俠打

啼罵





宗書書學茂隆孫錚老人始  
用永更書為法一洗舉子俗書  
之傑晚居金鍾山世罕見其蹟  
鮮于公南來嘗至元間尚及接識  
故家諸名公而老人特精楷法公  
尤所敬服蓋行草可以中年習楷  
書則未易臨模得也觀此帖益信

其尊尚之方外張雨



子山承旨書謫僊詞所

謂二妙而此竟見太白詩云

一地愛而詩其辭

集中然

筆乾

道加之錦袍脫鞞之

氣有凌厲天下後世之

為孰為吾承旨公既以

李僊為法則而其書亦

一以象而下諸君相比肩

其一代之傑作者歟

山人張雨

姑蘇臺

康庶應知也代頻吳越誰惜不堪聞梓心臺暗梨花  
月扶日門深薜荔雲江關水屏跡浩劫氣騰金甌  
圍唐墳計幾已死鷗勇遊寂寞五湖西日曛

岳陽樓

岳陽樓上望神妙滿日凡烟烟亦收星共北辰天浩  
北空南極水無恙君山月出蕙葳蕤冷澗清霜空草  
樹秋別向蒼江回漁父隔江無語近沙鷗

洞庭龍都

青烟霽、渡龍都屈氣靈、橫不問雲向何處撐  
而生水從油口送沙三不四更陰大明於雷五月春陽起  
似雷日暮寒風冷如骨不堪秋三泣高臺

許旌陽祠

旌陽遠廟入雲長山色蒼寒半夕陽劫轉紫崖烟  
漢、巖排紅石蒼蒼碧潭夜靜些龍女別浦秋深  
泣屋郎又跨青蛇向何處空餘鏡軸鎮南昌

福州院中留公並呈秋谷紅園侯希直仍

即李仲園泚史文子方秘書

此石年未可扞忍教笑面作舞紋吳中端及醜  
三斗手內恒持筆五片誰道胡孫入布衣日漸夜鶴  
怨移文便抽手板付丞相功臥比山、北雲

西湖早梅

明然興嘆何激昂三之三撰不足當不須更問子之志  
夫子與點相補頌畫師之心技亦良身歸問答相抑揚  
畫中不盡千古意令我作詩為補亡

古意次韻答元復初

洞庭木落秋水波我將與君遊九河並馳而龍繫駟馬  
蹄埃傲兀陽之阿山阿舍曠野莽莽水中築金茅茨荷  
夫君不返痛水深道路阻備如君何行吟澤畔見漁父  
鼓枻坐請漁浪歌漁浪小寒沙渚清歲晏雨雪何其多  
青緘止契良之畏白士少玷猶可磨道遠汀沙濤杜若  
湘靈起亂揮雲和塞子媒夢因辭拙逢君不來吾則那

初寤辭

蜡日祀竈漫古園黃羊遺意今豈園存我若荆俗識土  
俗吉獨庶品羞益博鳩夫費媪足殃各再拜屬君千萬  
壽銀鯉亦是膠君牙更復巧煉銅君味主人善不君  
飽知我不媚君無不祈膏君車兮社吾馬新年別適王孫買

除夜辭

柏枝清香蠶酒濃吳樺巧作茱萸紅梅花低輝輝倩婪  
尾桂香火熱春融角聲幽龍夜驚西家小兒爆竹聲  
美人骨醉肌批屏空吹孤皇學鳳鳴夜盡紅燈花吹紅鴉  
渴壺烏凍流金壺水興酣擊碎玻璃杯益憶慨悲歌夜  
深起南枝啼鳥奪促斗杓階運斜河西東方法：轉  
紅旭為壽是瞻望人祝

寄張德機先生

聞道張貞士江居興甚長  
桐陰琴薦冷松粉  
硯池香釣艇輕於葉  
練衣白似霜  
想同王主簿  
出浦看斜陽

寄張洞岳松  
硯鍊師時留吳江

不禁青犢苦  
遂別紫雲關  
洞雪饑靈鳥  
松風怨白鷗  
衰顏惟我在  
飄泊幾時還  
連夜聽春雨  
竹姑應尚山

寄醫師單子達

食笋少留竹見湖因竹稀里人求藥去鄰女  
采蓮歸月落疑鮫室風涼飲釣磯百年常  
酌酌吾道任從違

寄韋彥衡隱君

長林初雨霽一水澹無塵船過清如畫魚跳白  
似銀聽歌愁落日泥酒惜餘春亦欲尋君去  
微吟擷翠蘋

春暮讌王允同主簿雅會堂詩一首

去城郭遠沉江浦深楊花兩岸雪綠樹一橋  
陰稍入莓苔路遥聞壺天音况茲成雅會得  
是舊同心

聞單子貞移家過泖南王允同留之不免因寄  
江渚雖岑寂茅堂也自幽如何高興致不為故  
人留



鮮于樞

戴立強

1 跋顏真卿祭姪文稿卷

第一跋：鮮于樞書於元至元二十三年丙戌（一二八六）。楷書，跋語一則。凡三行，計五十五字。二八·五厘米×八厘米。第二跋：鮮于樞書於元至元二十五年戊子（一二八八）。楷書，跋語一則。凡八行，計八十三字。二八·五厘米×二七厘米。兩跋均裝於顏真卿《祭姪文稿》尾。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此兩帖均跋於顏真卿《祭姪文稿》卷尾，但前後順序倒置。鮮于樞於元至元間曾任職山東東平（即今東平縣），東平在唐天寶、至德間曾稱鄆州。鮮于樞約在至元十九年（壬午）與至元二十年（癸未）之間，也即他從揚州到東平任職「左尉」前後，從東鄆曹彥禮手中用「古書數種易」得顏真卿《祭姪文稿》。至元二

十一年甲申（一二八四），鮮于樞改任江浙，携《祭姪文稿》於杭州重裝。裝後，分別於至元二十三年丙戌（一二八六）和至元二十五年戊子（一二八八）兩次跋記。兩跋所記從東平得到此帖時間不一致，一稱「壬午」，一稱「癸未」。大約得此帖時在壬午、癸未之間的冬春之際，記載會略有錯舛。《祭姪文稿》從壬午以後，在鮮于樞手中幾近二十年，直到大德五年辛丑（一三〇一）出讓與張晏（《元史》卷一五七有傳）。張晏在此帖尾有兩跋，記述於錢塘（杭州）從「鮮于家」得到此帖的經過。由於裝裱錯亂，不僅鮮于樞所跋兩則前後錯位，且張晏所作兩跋均在鮮于樞跋之前。如擬張晏得到《祭姪文稿》卷後重裝，但張晏所跋前壓紙印又有「鮮」、「于」二小印，不知何故。鮮于樞跋稱「宣和」、「政和」兩小璽和「天水」圓印「遺迹隱然尚存」，以證明此帖為宋內府所藏。張晏亦稱「於「歲」字傍猶有「天水」圓印痕跡」。現在，上述宋內府藏印均已無跡可尋，倒是鮮于樞在杭州重裝後蓋了自己不少印信，計有「樞」字小方引首印，後隔水有「鮮于」壓紙圓印、「鮮于伯幾父」白文方印，帖尾靠左上還有另一朱文「樞」字小方印。

戴立強先生考，「東鄆曹大本彥禮」，即鄆城（今山東東平）人。與元初著名詩人王旭為同鄉，並有往來。大德（一二九七——一三〇

七）間，與虞集（一二七二——一三四八）同在國子監任職。書畫收藏家，著有《褒德集》。

釋文（一）唐太師魯公顏真卿書《祭姪季明文稿》，天下行書第二，余家法書第一。至元壬午春得於東鄆曹大本彥禮，甲申錢塘重裝。丙辰六月鮮于樞記。

（二）右唐太師魯國公書《祭姪季明文稿》。按《宣和書譜》載，內府所藏魯公書廿有八，此其一也。「宣政」小璽及「天水圓印」，遺迹隱然尚存。至元癸未，以古書數種易於東鄆曹彥禮。甲申來杭重裝。戊子十月九日鮮于樞拜手書。

（劉正成）

2 題保母磚帖

鮮于樞書於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六）。紙本。楷書，跋詩三首。故宮博物院藏。

「保母磚帖」，即《保母碑志》的拓本，行書，傳為晉王獻之所書。南宋嘉泰二年（一二〇二）出土於黃岡（今浙江紹興境內），出土時石已破碎。趙孟頫跋《保母碑》（現藏故宮博物院）：「《保母碑》雖近出，故是大令時所刻。較之《蘭亭》，真所謂固應不同。世人知愛《蘭亭》，不知此也。丙戌（一二八六）



冬，伯幾得一本。繼之，公謹（周密）丈得此本，令諸人賦詩。『本帖或作於一二八六年冬，表現出詩人對王獻之墨蹟的珍重和得到《保母碑》搨本的興奮之情。郁逢慶《郁氏書畫題跋記》卷三著錄。

撞破烟樓：猶言跨電之才。喻子勝父。此

處當指王獻之在書法上有超出王羲之之處。定武城中石：指《定武本蘭亭序》（晉王羲之書，宋刻搨本）。墓下碑：指《保母碑》，亦稱《保母磚》。姜侯：即姜夔（一一五五——一二二〇），字堯章，鄱陽人。因不滿秦檜當政，隱居苕溪。詩人和書法家。對《保母碑》極爲稱讚，有十一跋論之甚詳。驪黃：即「驪黃牝牡」，典出《列子·說符》。伯樂認爲九方臯所注重的是馬的風骨品情，並不留心外表，是其善於相馬的明證。後因以「驪黃牝牡」指事物的表面現象。駉駿：馬健壯貌。全句謂，對書法作品更應注重其內在的神韻。范新婦：指王獻之《范新婦帖》。米芾有《題唐摹子敬（王獻之）〈范新婦帖〉二首》（《寶晉光集》卷三）。李意如：疑指《宣和書譜》所載王獻之《如意帖》。南宮：宋書畫家米芾之號。米夫子：即米芾。

釋文 撞破烟樓固未然，唐模晉刻絕相懸。莫將定武城中石，輕比黃閨臺下磚。姜侯才氣亦人豪，辨析區區漫爾勞。不向驪黃求駉駿，書家自有九方臯。 臨摹舊說《范新

婦》，古刻今看李意如。却笑南宮米夫子，一生辛苦學何書。 千年鬱鬱閔重泉，暫出還隨劫火烟。 斬惜乾坤如有意，流傳君我豈無緣？

### 3 跋徐浩書朱巨川告身卷

鮮于樞書於至元二十五年（一二八八）。紙本。楷書，跋文一則。凡十行，計一〇三字。高二十七厘米。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本跋作於至元戊子（一二八八）。徐浩（七〇三——七八二），字季海，越州人。喬仲山，即喬贊成，字仲山，號達之，蘄縣人。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任秘書郎，二十七年（一二九〇），累遷兩浙都轉運司副使。大德初爲江浙行省員外郎。歷吏部郎中、翰林直學士。出爲東平路總管。皇慶二年（一二三三），遷瑞州路，終饒州路。書畫鑒藏家，鮮于樞好友之一。《石渠寶笈》續編卷二十八著錄。

釋文 右唐太子少師會稽郡公徐浩字季海書《鍾離縣令朱巨川告》。按《宣和書譜》載，內府所藏三，《小字存想法》、《寶林寺詩》與此告也。『宣政』四角印文隱然尚存。至元丙戌，購於武林。明年重裝。又明年，因秘書郎喬仲山官浙西，攜《書譜》見訪，遂得詳考，書於卷末。鮮于樞伯幾父記。

### 4 跋米友仁雲山圖卷

鮮于樞書於至元庚寅（一二九〇）六月。紙本。行書，跋文一則。凡十一行，計一〇五字。高二七·五厘米。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本跋作於至元庚寅（一二九〇）六月，署款「虎林隱吏」。『虎林』，杭州的別稱。此時適值鮮于樞去官不久，故以「虎林隱吏」爲號。『困學齋』，鮮于樞書齋之名。『困學』，語出《論語·季氏》，意爲不通才學。在各類文獻中，本跋中之「困學齋」，爲最早見於文字者。米友仁（一〇八六——一一六五），字元暉，晚自稱懶拙老人。宋山水畫家，亦工書。嘗任敷文閣直學士，仕至工部侍郎。著名書畫家米芾之子，史稱「小米」。《石渠寶笈》三編「延春閣藏」卷十二著錄。

釋文 說詩者云：命意十分，下語三分，可並《騷》、《雅》。予於畫亦云：蓋工人之畫，短於命意，而長於形似；至於高人勝士，則反是，二米之作近之矣。此紙若論頭頂，誰不能到。□（樹）林坡岸，草色與土相兼，一段江皋，意在筆外，它人不能及也。至元庚寅夏六月五日，虎林隱吏書於寓舍之困學齋。

### 5 王安石雜詩卷

鮮于樞書於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紙本。行書。凡一二行，計四八七字。五〇厘米。x二〇二五厘米。遼寧省博物館藏。

本卷書於至元辛卯（一二九一）二月，是鮮于樞傳世書法作品（題跋除外）中年款最早的一件。所書各詩見於《王安石全集》卷一。據柳貫《夷門老人杜行簡墓誌銘》（《柳待制文集》卷十一），「君錫」，當為張君錫，汴梁人，久客錢塘。嘗與喬贊成、趙孟頫、鄧文原、鮮于樞等覽古交證，參稽互訂。卒於延祐（一二三四——一三二〇）間。《石渠寶笈》初編「貯御書房」卷四著錄。釋文缺失部分據吉林人民出版社《王安石全集》補。

釋文 荆公詩《題侍□□□□□□（郎山水

圖》 往時濯□□□□（足瀟湘）浦，獨上□□□□（九嶷尋）二女。蒼梧之野□□（烟）漠漠，斷壠連岡散平楚。暮年傷心波浪阻，不意畫中能更睹。燕公侍書燕王府，王求一筆終不與。奏論讞死誤當赦，全活至今何足（原詩為「可」）數。仁人義士理（原詩為「埋」）黃土，只有粉墨歸囊楮（原詩為「褚」）。《招約之職方並示正甫書記》 往時江總宅，近在青溪曲。井滅非故桐，臺傾尚餘竹。池塘三四月，菱蔓芙蓉醜。蒲柳亦競時，冥冥一川綠。方坻最所愛，意謂可穿築。欲往無舟梁，長年寄心目。故人晚得此，心事付草木。消搖簷宇新，

攬結（原詩為「轡」）蹊隧熱。更能適我願，中水開茅屋。鬼營誅荒梗，人境掃喧囂。濠魚淨留連，海鳥暖追逐。豈無方外客，於此停高躅。憶初桑落時，要我寧非夙。靈眠忽欲我（「我」點去）老，一個（原詩為「介」）未言速。當緣東門水，尚澀南浦軸。吾廬雖隱逸（「逸」點去）翳，賞眺還自足。橫陂受後澗，直垂輪前演。跳鱗出重錦，舞羽墜軟玉。碧筒遞舒卷，紫角聯出縮。千枝綠蟬陽，萬本母淇奧。滿門陶令株，彌岸韓侯藪。尚復有野物，與公新聽囑（原詩為「囑」）。金鉤擁蕪菁，翠被敷苜蓿。蝦蟆能作技，科斗似可讀。樞軒俯北渚，花氣時度谷。耕鋤聊效顰，締構行可續。荒乘儻不倦，一晝敢辭卜。雖無北海酒，乃有平津肉。嶽嶽仙李枝，城市久煩促。奇聲與俱來，蔭我臺上谷。《示元度》 今年鐘山南，隨分作園囿。鑿池溝（原詩為「構」）吾廬，碧水寒可漱。溝西僱丁壯，擔土為培塿。扶疏三百株，蒔棟最高茂。不求鶉雞實，但取易成就。中空一丈地，斬木令結構。五楸東都來，廡以繞蒼溜。老來厭世語，深臥塞門竇。贖魚與之遊，餵鳥見如舊。獨當邀之子，商略終宇宙。更待春日長，黃鸝弄清晝。《奉酬約之見招》 君家段干木，為義畏入侵。馮軾信厚禮，逾垣終褊心。溪山寧有此，園屋諒非今。雨過梅柳淨，潮來蒲稗深。種芳迷（原詩為「彌」）近渚，伐翳取遙岑。清節亦難尚，曠懷差易尋。子猷憐水竹，逸少愜山林。

況復能招我，親題漢上衿。右荆公雜詩。至元辛卯（一二九〇）二月八日過君錫「真味堂」，出紙命書，遂為盡此。君錫書法得前人之正，又所收秘笈在諸家法帖上，亦須拙筆，亦愛忘其醜之意耶。鮮于樞記。

## 6 跋神龍本蘭亭序卷

鮮于樞書於至元三十一年（一二九四）。紙本。楷書。跋詩一首。凡九行，計二四四字。高二四·五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本跋詩前有至元癸巳（一二九三）郭天錫的題跋，後有至元甲午（一二九四）三月二十日鄧文原跋文，故本詩當作於一二九四年。詩中表現了對晉唐書法的讚嘆和對書學的追求。神龍：唐中宗李顯年號（七〇五——七〇六）。貞觀：唐太宗李世民年號（六二七——六四九）。趙葛馮湯：即趙模、諸葛貞、馮承素和湯普徹，均為知名書法家。唐太宗李世民獲得王羲之《蘭亭序》後，命其四人臨摹數本，分贈皇太子諸王近臣。《黃庭》：即《黃庭經》，道家經典著作。此處指王羲之書寫的《黃庭經》法帖。《樂毅》：著名小楷法帖。三國魏夏侯玄文，晉王羲之書，被稱為王羲之正書第一。君家：指《神龍本蘭亭墨蹟卷》的收藏者、鮮于樞的好友郭天錫。博易：交易。謂詩人很想得到《神龍本蘭亭墨蹟卷》，欲以所藏

其他古書與郭天錫交換。汪何玉《珊瑚網》法書一著錄，顧嗣立輯《元詩選·困學齋集》收入。

**釋文** 君家襖帖評甲乙，和璧隋珠價相敵。神龍貞觀苦未遠，趙葛馮湯總名蹟。主人熊魚兩兼愛，彼短此長俱有得。三百二十有七字，字字龍蛇怒騰擲。嗟予到手眼生障，有數存焉豈人力。吾聞神龍之初《黃庭》《樂毅》真蹟尚無恙，此帖猶為時所惜。況今相去又千載，古帖消磨萬無一。有餘不足貴相通，欲抱奇書求博易。鮮于樞題。

## 7 張彥享行狀稿卷

鮮于樞書於元貞元年（一二九五）。紙本。  
楷書。凡九十七行，計一三三〇字。四一·四厘  
米×四三·六厘米。臺灣蘭千山館藏。

本稿書於元貞元年（一二九五）十一月，署款「從仕郎、浙東道宣慰司都事鮮于樞」。『宣慰司』為元地方行政機構，設於各道。有的宣慰司置「都元帥府」，掌轄軍民之務。元初，浙東道宣慰司設於婺州，治所在今浙江金華。王禕晏跋鮮于樞《杜詩行次昭陵卷》（現藏故宮博物院）：鮮于樞「元貞（一二九五——一二九六）中，嘗任帥幕，宦居於婺（金華）」。

本稿中「張彥享」，應作「張彥亨」，當為作者起草時筆誤。張文貞，字彥亨，其名中之「文」、「貞」，分別與其字中之「彥」、「亨」相對應。王惲《秋澗集》卷七十一：《跋……為大陽津張提舉彥亨賦……》中之「張彥亨」，即本稿中之「張彥享」，應以王文所記為是。從本稿可知，張文貞為元初重要人物，但《元史》無其傳記，本稿可補史之缺。

同時，據本稿可知，至元二年（一二六五），鮮于樞曾任「監河掾」（當為掌管黃河水利事務的低級吏員）於河南；至元丙子（一二七六），鮮于樞為「掾行御史府」（當在置於汴梁的江北河南道按察司任職）。這些都是了解鮮于樞早期活動的第一手資料。見於《蘭千山館書畫·書蹟》。

**釋文** 大元故嘉議大夫、袁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張公行狀 公諱文貞，字彥享。其先遼東□□人。譜牒失傳，莫詳所自出。曾大父某，仕遼。至金紫光祿大夫、春州刺史。大父諱□，登金進士第，國初，受西京提舉學校官，遂為大同人。提舉公博約善誘，誨人不倦，中統名公，多出其門。父諱謙，字益之，性通敏，有經濟之略。忽都虎那演斷事山南聞其名，辟為經歷官。時中原甫定，制度草創，經歷府君隨事制宜，裨益良多，州郡賴焉。府君二子，長即公也。公少警穎博學，無所不通。既冠，太保劉文貞公見而奇之，薦於世祖

皇帝。時上居藩輔，擢本位必闡赤。己未（一二五九）歲，王師南伐，公護從六飛，出監戰陣，入筦軍實，所至有功。師還，首拜錦段白金之賜。世祖皇帝登極，授授天下百官，宣牌告命符節，如古輯瑞之禮。上命公與阿里海牙平章分掌受給之事。上方北討，公至絕漠，訖事而還。時中統元年（一二六〇）也。是歲，文貞公奏，委公督運中原軍需，飛挽萬里，應期而辦，時人難之。二年（一二六一），詔充御前差使。三年（一二六二），以選副奔出虎兒先卜可孫。領御前軍馬糧料事務。至元二年（一二六五），朝廷經營江淮，以奸人盜馬資敵，詔河南百姓不得畜馬，官三品許存五匹，其次各以等降。匿者、額外乘騎者有罪。自潼關東至亳之武津關，沿河設八提舉司，以扼河北之馬，其不應渡南者，不許濟。一司用蒙古、漢人各一員。蒙古人上自選擇，漢人從中書進名。公受奉政大夫、大陽津河渡提舉。七年（一二七〇），王師問罪江淮，行省議造大艦於汴。取材西山，由大河筏而下。三門津天下至險，稍失律，筏碎人溺，前後死者不可勝數。行省以公有幹局，且筏，由公治檄。公董其事，公命筏人，解散而枚放之，使善游者接於下流。木既足用，人無覆溺之患。十四年（一二七七），江南平。以功升太中大夫、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本路諸軍奧魯總管。汴梁故宋金都會，人物浩繁，號為難治。公發奸擿伏，有古京兆之風，人賴以

安。十六年（一二七九），升嘉議大夫太平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十八年（一二八一），國家用兵日本，戰艦攻具賦於江南。太平地最狹，民最少。公盡心經畫，先他路而辦。民不知擾，道路歌之。是歲，水夏告災於江東。宣慰司吏觀望格不行，催稅益急。百姓病之。公慨然往赴行省，言曰：國家設官，本以為民。今天災流行，百姓乏食，法當開倉賑（濟）救。今不恤其災，催稅益急。水壞其田，稅從何出？矧夏稅為數不多，今急免放，使之安業，明年當有可望。若免放稍遲，州縣急徵，百姓必至流移。人心一搖，何事不有？且邦本與常賦孰重，催科與撫字孰急？言與淚俱，聞者感動。江東一道，悉得停罷。及代，士民歌詠有「關節無地入，公廉有天知」之句，蓋紀實也。二十二年（一二八五），民有訴嘉興富民馮賢亮、濮七二不法害民者。行省委官考治，其家金帛山積，案以賄成。又時官有與口為地者，終莫得實，訴者號冤不已。公適罷太平，行省行臺檄公往。公至，大索其家，得兵仗、牢盆及其他違法之物甚多。於是，二囚具服囊囊強盜、殺人及殘人眼目、折人肢體、道賣私鹽之罪。案未上，濮七二者令人暮夜奉楮幣萬五千貫，求輕其罪。公厲而却之，竟置於法。二十三年（一二八六），受嘉議大夫、信州路總管，俄改江南江北四省營田都總管。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受袁州路總管，散官如故，凡三除，皆不果行。至元三十年（一

二九三）十一月十四日，無疾而薨。公妻刀氏，先公卒。生子二人，伯曰愿，知濟州。仲曰憲，應奉翰林文字，行江浙等處蒙古提舉學校官。孫三人，黑斯、安安、應所生，太平憲所生。公莊重寡言，衣冠甚偉，望而知之為鉅公貴人。及與人接，溫恭愷悌，視物如傷。先聖所謂「望之儼然，仰之也溫」者，公實有之。觀其立朝以忠實勤恪，受知萬乘以臨民。公清惠愛化行千里，敷歷中外垂四十年。身享富貴，祿及子孫，固其宜矣。公薨之明年，憲與樞會錢唐，以公行實見屬。樞少時嘗為監河掾。適公范大陽津，歲時以公事相會河南，蒙公待以國士。至元丙子（一二七六），樞掾行御史府，公在太平。厥後在浙右，在廣陵，未嘗相遠，故知公為最詳。用敢取公平生出處大節，論次以告，以告書世主、言君子。謹狀。元貞元年（一二九五）十一月 日，從仕郎、浙東道宣慰司都事鮮于樞狀。

### 8 唐人雜詩卷

鮮于樞書於元貞二年（一二九六）二月。紙本。凡一三七行，計一一五五字。高二十六厘米。

本卷書於元貞二年（一二九六）三月。其中《石鼓歌》見於《韓昌黎全集》卷五；《今夕行》、《兵車行》和《驄馬行》見於《杜詩詳

注》卷一、二、四；《古長城吟》見於《全唐詩》卷一五六，作者王翰。

釋文 《石鼓歌》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

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網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珮鳴相磨。蒐於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庶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鑿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簡選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搗訶。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意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羅。鸞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嗟余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為我量度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鈇包席裏可立致，十鼓只載數駱駝。薦諸太廟比部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思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鴻都尚嗔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剗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大廈深簷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佗。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媿媿。牧童敲火牛犢角，誰復着手為摩挲。日銷月燼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無

事，柄用（原詩為「任」）儒術崇丘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今夕行》 今夕何

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為歡娛。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臬廬。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儻石輪百萬。《兵車行》 車麟麟，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千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頭（「頭」點去）行頻。或從十五北坊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裏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鷄。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足（原詩為「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原詩結尾：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驄馬行》

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驄大宛種。夙昔傳聞思一見，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何峭率。顧影矚嘶自矜寵，隅目青睞來（原詩為「夾」）鏡懸，肉豐壘壘（「壘壘」原詩為「碾碾」）連錢動。朝來久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赤汗微生白雪毛，銀鞍却覆香羅帕。脚

家舊□公能取（「□公能取」原詩為「賜公取之」），天厖真龍出此亞（「出此亞」原詩為「此其亞」）。晝洗須臾涇渭深，朝（原詩為「夕」）趨可刷幽並夜。吾聞良驥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更」字前點去一字）驚。豈有四蹄疾如（原詩為「於」）鳥，不與八駿俱先鳴。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麒麟地上行。《古長城吟》

長安少年無遠圖，一生惟羨執金吾。麒麟前殿拜天子，走馬為君西擊胡。胡沙獵獵吹人面，漢虜相逢不相見。遙聞鐘（原詩為「擊」）鼓動地來，傳道單于夜猶戰。此時願思寧願身，為君一行摧萬人。壯士揮戈回白日，單于灑血汗未乾。回（原詩作「歸」）來飲馬長城窟，長城道旁多白骨。問之耆老何代人，云是秦王築城卒。黃昏塞北無人烟，鬼哭啾啾聲沸天。無罪見誅功不賞，孤魂流落此城邊。當昔秦王按劍起，諸侯膝行不敢視。富國強兵二十年，築怨興徭九千里。秦王築城何太愚，天實亡秦非北胡。一朝禍起蕭牆內，渭水咸陽不復都。元貞二年春三月十又四日，漁陽鮮于樞書之於虎林困學齋。

### 9 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草書卷

鮮于樞書於大德二年（一二九八）。紙本。

計二八二字。高三一·五厘米。日本京都藤井有

鄰館藏。

本卷書於大德二年（一二九八）九月。所書杜詩見於《杜詩詳注》卷十。據卷後鮮于樞之子去矜跋文，可知本卷書於金華。玉成（姓氏不詳）與鮮于樞交往甚篤。安岐《墨緣彙觀》著錄。

釋文 八月秋高風怒號，捲我屋上三重

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胃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嘆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卧踏裏裂。床床屋漏無乾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右少陵《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玉成先生使書。三易筆，竟此紙。海嶽公有云：今世所傳頗素草書，狂怪怒張，無二王法度，皆偽書。東坡亦謂：吳門蘇氏所賣伯高書隔簾歌以俊等草，非張書。誠然。樞作草頗久，時有合者，不敢去此語也。玉成先生以為如何？大德二年九月晦日，困學民鮮于樞伯幾父。

### 10 趙秉文御史箴楷書卷

鮮于樞書於大德三年（一一九九）。紙本。  
凡二十八行，計一〇八字。四九·七厘米×四〇  
九·六厘米。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

本卷書於大德三年（一一九九）七月。曾藏於溥儀在長春的偽皇宮。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溥儀外逃，本卷散出，亂兵爭奪，損為兩段，現僅存後半段。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還藏有本墨蹟的全本（鈎添本），可知本卷原共五十四行，現存二十七行半。

《御史箴》原載《閑閑老人溢水集》卷十七，作者趙秉文（一一五九——一二三二），字周臣，號閑閑居士，滏陽人。金興定元年（一二二七）拜禮部尚書，改翰林學士。著名書畫家。《御史箴》的大意是，作為國家的執法者，應當視歷史上的典範為榜樣，以懲惡揚善、維護法紀的尊嚴為己任，才能無愧於御史之名。梁燾《承晉齋積聞錄·古今法帖論》載：「吾曾見揚州監院內堂左有鮮于樞所書碑。今之監院在元為御史署，碑內皆御史事，字劈實而圓勁，大類右軍。」鮮于樞曾在江南行御史臺及下屬機構任職，其書寫此篇，當是有感而發。全卷中鋒運筆，頓挫道勁，結體安穩，風骨外露，深得晉唐之法。趙孟頫跋曰：「伯幾書，筆筆皆有古法，足為至寶。」《石渠寶笈》初編卷三著錄。釋文缺失部分據《閑閑老人溢水文集》補。

釋文（大微執法，御史象之。周官小宰，則維其司。耳目之寄，綱之紀之。為其舉措，戚休繫之。為其邪正，善敗隨之。抑濁揚清，時汝之休。吐剛茹柔，時汝之羞。無玩法以偷，無怙勢以仇。敦我彝憲，時汝之尤。無讒讒沽名，無容容保祿。無毛舉細事，無謂興大獄。剛果正直，神介爾福。陰賊狡險，天厚其毒。于氏父子，世象其賢，亦有）延年。蓋父之愆，持斧作威。幸寵一時，冤魂塞路，持此安歸。有鐵斯冠，有朱斯衣。德不稱服，中心惡而。神草指佞，神羊觸邪。顧忌畏避，汝之職耶。勁松不屈，鷲鳥無朋。如霜之清，如衡之平。不幸遇患，亦全令名。匪銘汝前，實銘汝心。敢告司僕，敬服斯箴。

### 11 陶淵明歸去來辭卷

右《御史箴》，大德三年七月十七日書。

鮮于樞書於大德四年（一一三〇）。紙本。  
二六·〇厘米×一〇六·七厘米。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本卷書於大德庚子（一一三〇）十一月。卷前有元畫家錢選《字彛舉，一二三五？——？》所畫《歸去來辭圖》。《歸去來辭》是晉文學家陶淵明的名篇，表達了古代知識分子因不得志而欲歸田隱居的情懷。

釋文《歸去來辭》歸去來兮，田園將

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往（「往」點去）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大德庚子十一月十二日，鮮于樞書於維揚客舍。

### 12 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卷

鮮于樞書於大德四年（一一三〇）。紙本。  
凡七十一行，計四九〇字。四八·六厘米×五三

本卷書於大德四年（一二三〇〇）。韓愈原文見於《韓昌黎全集》卷十七。東昌，即博（在今山東聊城）。《元史》卷五十八：「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改博州路為東昌路。」鮮于家嘗於一二三五年前後徙居此地。據《鮮于府君墓誌銘》「後記」載：大德二年（一二九八）十二月，鮮于樞葬父於杭州時，其生母李氏仍埋在博，尚待與其父合葬。本卷後題：「以事至東昌」，或與遷葬生母一事有關。「馮應科」，江浙地區著名筆工。方回《贈筆工馮應科》（《桐江續集》卷二十）：「馮應科筆今第一。」繆曰藻《寓意錄》卷二著錄。釋文前缺失部分據北京燕山出版社《韓昌黎全集》補。

釋文（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聚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飄裾，翳長袖，粉白黛綠

者，列屋而閑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天子（原文無「天子」），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之（而）逃之，事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遠望，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所（「所」原文為「之」）安。與其（有）譽於前，熟（「熟」原文為「孰」）若無憂於其身，熟（「熟」原文為「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越趨，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僥」原文為「微」）幸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士，維子之稼（「維子之稼」原文為「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湘（「湘」原文為「泓」）。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央」原文為「殃」）。虎豹遠跡兮，神（「神」點去）龍蛟（「龍蛟」原文為「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右《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序》。大德庚子，

樞以事至東昌，吉甫兄適任總判，遣其子袖此紙徵書。寄寓村舍，文房之具不備，人有「千金馮應科筆」相借者，皆南人託名偽作，一入墨，鋒便散，凡四五易，竟此卷，然皆不成書，僅免違命之責爾，拙惡之譏所不敢辭。困學民鮮于樞記。

### 13 跋蘇軾枯木叢蔕怪石圖卷

鮮于樞書於大德五年（一二三〇一）。紙本。高三·四厘米。上海博物館藏。

本題跋作於大德五年（一二三〇一）八月。王井西，即王芝，字子慶，號井西，大梁（今河南開封）人，至大（一二三〇八——一二三三）初卒。古物鑒藏家。鮮于樞稱其為「同志」，趙孟頫有《送王子慶治檄浙東郡縣圖籍》詩。容齋，即徐琰（約一二二〇——一二三〇），字子方（一作子芳），號容齋，晚號汶叟，東平（在今山東）人。嘗任職於太常寺，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六），為嶺北湖南道按察使，三十年（一二九三），遷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召拜翰林學士承旨，文名顯於當時。鮮于樞好友之一。

參考 《雲烟過眼錄》 《松雪齋文集》

釋文 右東坡《枯木叢蔕怪石圖》，世間傳本甚多。此卷前有「乾卦」印，後有一紹

一·八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本帖無年款，當為鮮于樞晚年之筆。顧嗣立輯《元詩選·困學齋集》收入全詩。仇遠《一二四七——？》，字仁近，號山村民，杭州人，自署「南陽仇遠」。嘗任深陽州教授。工詩文，與白珽齊名，時稱「仇白」。有《金淵集》等傳世。鮮于樞好友之一，在詩中視其為同鄉。《石渠寶笈》初編「貯養心殿」卷一著錄。

釋文 次韻仇仁父晚秋雜興 樞拜呈。

薄宦常為客，虛名不救貧。又看新過雁，仍是未歸人。茅屋寒誰補，柴車晚自巾。清雲有知己，潦倒若為親。沉靜莓苔合，門閑落葉深。炎方秋尚暑，水國晝多陰。寓意時觀畫，怡情偶聽琴。起予賴詩友，為爾動微吟。身共賓鴻遠，心同野鶴孤。謀生知我拙，學稼任兒愚。北望空思汴，南遊未厭吳。年須問藜藿，與不在尊罍。

### 18 蘇軾海棠詩卷

鮮于樞書。無紀年。紙本。凡五十七行，計二一〇字。三四·五厘米×五八四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本卷無年款，當為鮮于樞晚年所書。蘇軾

原詩見於《東坡全集》卷十一，名為《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

釋文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華苦幽獨。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粗俗。（也）

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鑿（原詩為「盤」）薦華屋。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捲紗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雨中有淚亦凄愴，月下無人更清淑。先生食飽無一事，散步逍遙自捫腹。不問人家與僧舍，拄杖敲門看修竹。忽逢絕艷照衰朽，嘆息無言揩病目。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到，銜子飛來定鴻鵠。天涯流落俱可念，為飲一尊（原詩為「樽」）歌此曲。明朝酒醒還獨來，雪落紛紛那忍觸。

右玉局翁《海棠詩》長句。漁陽困學民書。

### 19 九日詩帖

鮮于樞書。無紀年。行書。紙本。凡五行，計二十二字。三四·三厘米×三五·一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本詩當為鮮于樞晚年之作。顧嗣立輯《元詩選·困學齋集》未收。

釋文 我愛陶彭澤，無錢對景華。而今九日至，自覺酒須賒。困學。

### 20 秋懷二章帖

鮮于樞書。無紀年。凡十七行，計一二八字。尺寸分別為三五·二厘米×四五·五厘米；三五·二厘米×四五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本帖無年款，當為鮮于樞晚年之作。湛淵，即白珽（詳見《致白珽札》）。

釋文 《秋懷二章》 清夜不能寐，起坐鳴玉琴。琴聲一何繁，惕然傷我心。去古日益遠，世俗安姪淫。道喪器亦非，其源不可尋。嗟余生苦晚，念此涕滿襟。旨哉靖節言，千載獨知音。仲秋夜苦長，客子眠亦遲。披衣步中庭，月明風淒淒。仰看鴻雁行，俯聽蟋蟀啼。烏鳥固微物，出處各有時。還坐讀我書，毋效楚客悲。近作如此，奉湛淵作者一笑。樞頓首。

### 21 杜甫行次昭陵詩卷

鮮于樞書。無紀年。紙本。行草書，杜甫詩一首。凡三十四行，計一三三三字。三三厘米×三四二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本卷後有元末明初金華王禕和宋濂的題跋。王禕跋曰：「公（鮮于樞）元貞中（一一九五——一二九七）嘗任帥幕，官居於婺（今浙江金華），故婺之士大夫家有其書。禕往往及見之。」此卷與收入本卷的書於大德二年（一二二九）的《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草書卷》（見本卷圖版九）書風相近。據鮮于樞之子鮮于去矜跋（參見本卷考釋三六）知，《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草書卷》亦書於金華。據此我們可知，該卷約書於一二九五——一二九八年間，是鮮于樞晚年之作。

該卷卷尾鈐「司禮監察司」印。查《明史》知，司禮監察司設於明洪武中，不久即改為司禮監。因此，該卷明初曾入內府。由收藏印知，清初曾入梁清標手，乾隆時又入內府。該卷第一二行為行草書，餘者為草書，落款為行楷。該卷氣勢貫通，自然流暢，亦是鮮于樞書作中的上乘之作。《石渠寶笈初編》著錄時列為次等，自有其歷史局限在。

釋文 舊俗疲庸主，群雄問獨夫。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絕足，日月繼高衢。文物多師古，朝廷並老儒。直辭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指揮安率土，蕩滌撫洪鑪。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舉，鐵馬汗長趨。松柏瞻虛殿，塵沙立冥途。寥寂開國日，流恨滿山隅。右工部行次（少）昭

陵詩。困學民書。

（許洪國）

## 22 杜甫魏將軍歌草書卷

鮮于樞書。無紀年。紙本。草書，杜甫詩一首。凡三十九行，計一四六字。四八厘米×四六二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該卷尾部另紙，有清羅天池（廣東新會人，字性湖，號六湖、寶澄堂、寂靜齋、兩須齋等）題跋，知該卷明時藏於內府，清時曾歸溫啓封（山西太原人，字石峰，號雲山），溫啓封轉贈其揚州的親戚鮑中，再轉黃德峻（高要人，字琴山，號三十六鴛鴦館、景崧等），後歸伍元蕙（廣東海南人，號南雪齋、聽香樓等）。伍元蕙曾將此卷摹勒上石。該卷原有題跋十餘則，清朝道光前後不知何故盡去之。

《魏將軍歌》杜甫作於天寶（七四二——七五五）末年，「安史之亂」前。此詩先寫魏將軍立功西陲，次寫其統領禁軍，再寫其英氣過人、威能弭患，後寫其忠勇可以大用。魏將軍可能是鮮于樞的心目中追求的理想人物。該卷深得素師狂草三昧，是鮮于樞書蹟中狂放者，別具一格。

釋文 將軍昔著從事衫，鐵馬馳突重兩銜。被堅執銳略西極，崑崙月窟東巖巖。君門

羽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所監。五年起家列霜戟，一日過海收風帆。平生流輩徒蠢蠢，長安少年氣欲盡。魏侯骨幹精神緊，華嶽峰尖見秋隼。星躔寶校金盤陀，夜騎天驕超天河。機槍熒惑不敢動，翠蕤雲霄相蕩摩。吾為子起歌都護，酒闌插劍肝膽露。勾陳蒼蒼風玄武（『風玄武』原詩為「玄武暮」）。萬歲千秋奉明主，臨江節士安足數。右少陵《魏將軍歌》。困學民書。

（許洪國）

## 23 贈繼榮古詩卷

鮮于樞書。無紀年。紙本。凡七十一行，計二二〇字。四三·四厘米×八七·六·四厘米。上海博物館藏。

本卷前一部分七言古體詩，起首部分缺失。據卷後陸居仁至大辛亥（一三二一）三月的跋詩，可知是鮮于樞為李溥光而作。顧嗣立輯《元詩選·困學齋集》未收。詩中熱情謳歌了李溥光的書法成就。李溥光，字玄暉，號雪庵，大同人。頭陀教宗師，賜號玄悟大師，封昭文館大學士。工詩善書，喜與士大夫遊。至元、大德間，以楷書大字名於世。取「永字八法」變為二十四法，名曰《雪庵字要》，書序作於至大元年（一三〇八）。釋大訢《金華智者寺雲屋禪師塔銘》（《蒲室集》卷十二）載：

李溥光、鮮于樞曾為禪師「二老亭」作圖、詩。鮮于樞所書《千文卷》自題（王世貞《古今法書苑》卷四十四）中稱李溥光等北方書家「皆一時善書之士」。

本卷後一部分是《吸月杯贊》。據張之翰《吸月杯詩引》（《西巖集》卷十七）載，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正月，鮮于樞與張之翰、霍肅、郭天錫會飲於家中，席間，鮮于樞作《吸月杯贊》。可知本卷必書於一二九三年以後，為鮮于樞晚年所書。

全卷筆勢既縱肆而又堅實，氣魄雄渾而規矩不失，為鮮于樞傳世行草書的代表作。

參考 《書史會要》

釋文（前缺）……鉅榜照九州，千金一

字人爭酬。帝開昭文禮巢由，歸來蠹衣卧林

丘。一朝泚筆賦遠遊，南逾五嶺東闔廂。瀟江

瘴海靡不周，會稽禹穴為少留。山君川后護驛

舟，駿奔方伯走群侯。奮予自放窮海陬，解追

針芥緣相投。總角問道今白頭，始知斗擻為清

修。題詩畫像真自謀，託名紙尾三千秋。吸

月杯贊 以海南椰子之小者為之，形如怒蛙，

然（「然」點去）悍其目，蟠其腹。眇帝之矚，

不盈其欲，斷爾足，剗爾腸，復月之光，以為

吾觴。徵故實於智伯，貳覆車於越王，若乃鼓

吹停奏。影娥在堂，酌桂華之清露，發天酒之

餘香，覺金玉之鄙陋。又奚取於儂尊之青黃

也。 繼榮以此紙微拙作，乘興書此，不可示

他人也。困學民鮮于樞。

## 24 適來帖

鮮于樞書。無紀年。紙本。行草書，信札一

則。凡七行，計四十二字。二六·二厘米×二四·

四厘米。上海博物館藏。

該札是致經歷尊兄的，讓他為烏程典史幫一下忙。經歷在此不是人名，乃職官名也。在

元代，宣政院、樞密院和大都督、通政司、都察院等衙署皆有「經歷」（《元史·百官》），在

地方官中的「萬戶府」和「總管府」亦有「經歷」之職。鮮于樞曾於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

七）任從仕郎、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司經歷。

《典史》亦為職官名。元代縣中設典史，掌管

收發公文等。「烏程」乃烏程縣，一九一一年

改歸吳興縣，屬浙江省。「烏程典史」之姓字，

待考，但一定是鮮于樞之親友。沈深，待考。

楊府判為何人，亦待考。但可知「經歷尊兄」

時任地方官，在萬戶府或總管府任經歷之職。

以職官稱親友，在鮮于樞信札中還有今藏

日本的致巡檢吾姪札。巡檢，元代在縣設「巡

檢司，秩九品。巡檢一員」（《元史·百官七》）。

參考 《元史》

釋文 適來面裏沈深，烏程典史欲求一記

事，以為公庇，望與楊府判併及首領官為幸

也。樞頓首。經歷尊兄台座。

（許洪國）

## 25 韓愈進學解草書卷

鮮于樞書。無紀年。紙本。行草書，韓愈文

一篇。凡一〇九行，計七四〇字。四九·一厘米

×七九五厘米。首都博物館藏。

本卷無鮮于樞落款，但卷尾鈐有「漁陽」

朱文印、「鮮于伯幾父」白文印和「虎林隱吏」

朱文印等三枚。在後續紙上，有元人劉致和班

惟志稱鮮于樞書的二則題跋。劉致題曰「時至

順四年（一一三三）六月初吉」。《辭海》後所

附《中國歷史紀年表》「至順」只有三年。「至

順」為文宗孛兒只斤圖帖睦耳之年號。查《元

史》知，文宗至順三年（一一三三）八月崩於

上都。十月寧宗孛兒只斤懿璘質班即位。十一

月寧宗崩。順帝孛兒只斤妥懽帖睦爾即位，詔

曰：「……今奉皇太后勅進之篤，宗親大臣懇

請之至，以至順四年六月初八日，即皇帝位於

上都。」由此可見，劉致題跋的時間是符合歷

史實際的。鮮于樞大德六年（一一三〇）去

世，距劉致題跋時剛三十一年，因此說題跋是

可信的。由上述二點，有理由確認該卷為鮮于

樞書。

本卷不知何時曾經火，上下邊緣有火痕，

而下邊緣尤甚，致有少數字已殘損。

本卷以草書為主，兼以行書，偶雜楷書。書寫時，每蘸一筆待墨盡筆枯時，方再蘸墨，故本卷濃燥乾枯分明，氣勢貫通。

參考 《元史》

釋文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俊良。佔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容。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於此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百家（之）編；記事者必題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探）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嘗）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抵排異端，攘斥（佛）老（氏）；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沉浸醲（郁）（醑），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聲）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宏）闡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

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誠（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踴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饑啼。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宗，細木為桷，構榱侏儒，（椳）闔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功）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過於世何如也？

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眾。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長途之促促，窺（塵）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傍）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傷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庳，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詬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菘苓也。」右韓文公《進學解》。

## 26 麻九疇透光古鏡歌楷書冊

（許洪國）

鮮于樞書。無紀年。紙本。凡五十九行，計一七六字。共十五開，每開三〇五厘米×一九八厘米。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麻九疇，字知幾，初名純，易州（在今河北）人。金知名詩人、書法家。七歲能草書，金章宗（一一九〇——一二〇八）召見大奇之，入太學有文名，以薦賜進士，遷就奉翰林文字。卒年五十。《金史》有傳。

本冊無署款，後有「漁陽」、「鮮于」、「德日生」、「困學齋作」等印識。《透光古鏡歌》見於《中州集》卷六，原詩名為《賦伯玉透光古鏡歌》。與原詩對照，鮮于樞所書缺後八行，計五十六字。再有「一壞百鏡照不回，隊中剛作千年調」之句，原詩為「枕簟無情草木青，笙歌不暖泉狐嘯」。此外個別文字亦有異。周密《志雅堂雜鈔·諸玩》載：「過鮮于伯機家，有透光鏡，映日則背花皆見，凡突起之花，其影皆空。昔麻知幾有詩。」作為著名的鑒藏家，鮮于樞收藏有漢代透光古鏡，其書寫《透光古鏡歌》，當有特別的意味。《石渠寶笈》三編「延春閣藏」卷十五著錄。

釋文 麻徵君透光古鏡歌 太陰淪魄元不

(二二四八——一三二八)，字廷玉，號湛淵，晚號棲霞山老人，杭州人。鮮于樞好友之一，嘗任蘭溪州判，仕至常州路儒學提舉。工詩書，博綜經史。劉辰翁稱其「詩遍陶韋，書遍顏柳」。有《湛淵遺稿》傳世。

釋文 先塋圍牆急用四獸像，欲求寺院砌地厚大方磚五枚。宗師或有之不知，湛淵子可以下一轉語否？檀波羅蜜亦當行所當為事，必不吝也，呵呵！樞頓首。湛淵路教翰學先生。八月廿六日。

### 31 跋蔡襄謝賜御書詩卷

鮮于樞書。紙本。楷書。尺寸不詳。《蔡襄謝賜御書詩卷》墨蹟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蔡忠惠公，即蔡襄（一〇二二——一〇六七），字君謨，興化人。宋英宗時官至端明殿學士，嘗知杭州，謚忠惠。列宋四大書法家之首。玉局，即蘇軾，嘗稱讚蔡襄書法為宋代第一（見《東坡題跋》卷四）。

釋文 蔡忠惠公書為趙宋法書第一，此玉局老（人）語也。今觀此帖，譎然忠敬之意見於聲畫，又不可與《茶錄》、《牡丹譜》同日言也。鮮于樞獲觀謹題。

### 32 致澄虛真人札

鮮于樞書。無紀年。紙本。三〇厘米×三一五厘米。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這是一封向澄虛真人求開藥方的信。信中訴述了前幾帖藥的情況，並要求再開幾帖新藥。澄虛真人，俟考。

釋文 盛暑如焚遠勞，僕御銘心何忘。拙婦昨日所賜藥三貼併滓，今早皆盡。煩躁比之向來已減，但大臟未住，小便未多耳。善才奴交泰丸、枇杷葉散已吃盡。小兒吃藥，不無拋撒。瀉未減，昨夜三行，今早二行，皆水瀉。目今煩燥渴甚，適為無藥，新汲水調五苓散少許令喫。望先生致思何藥付下，幸甚。樞頓首。澄虛真人方丈前。

（楚 默）

### 33 臨王獻之鵝群帖

鮮于樞書。無紀年。紙本。凡九行，計五十四字。二四、九厘米×三三、五厘米。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此臨書無紀年。從落款後的印章「虎林隱吏」看，當於一二八六年左右。一二八四年，鮮于樞落戶杭州，一二八五年曾去大都，一二

八六年得王獻之《保母磚》。一二八七年題《李西臺千文卷》，署「虎林逸民」。而此臨作蓋「虎林隱吏」閑章，故臨書時間亦當在此時。

相傳王獻之的《鵝群帖》為米芾臨本，然亦富獻之一筆書的流便和韻致。鮮于樞此臨作，也還是寫得流暢自然，只有第四行的「之」字等稍顯拘謹。

至大三年（一三二〇），鮮于樞的兒子鮮于必明曾持其父《鵝群帖》請趙孟頫題跋。趙的跋文是：「僕與伯機同學書，伯機過僕遠甚，僕極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機已矣，世乃稱僕能書，所謂無佛處稱尊耳。必明持《鵝群帖》見示，使人嘆賞不能去，而又甚慶其有子也。至大三年，八月廿三日將赴車橋寓舍題。」此帖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釋文 獻之等再拜，不審海鹽諸舍上下動靜，此復如何？常憂之。姊告無他事。崇虛劉道士鵝群並復歸也。獻之等首須向彼謝之。獻之等再拜。樞臨。

（楚 默）

### 34 臨楊凝式神仙起居法帖

鮮于樞書。紀年不詳。紙本。凡六行，計八十四字。三〇、五厘米×一九、五厘米。王世杰氏藏。

鮮于樞跋楊凝式《夏熱帖》的時間爲大德五年（一三〇一）七月，估計這段時間他見到了部分楊凝式式的作品，故其臨《神仙起居注》當在一三〇一年前後。《神仙起居注》是楊凝式乾祐元年（九四八年）其七十九歲時所寫，是楊凝式後期的草書作品。原帖書寫自然，忘情於筆墨，然草法皆契於晉唐規矩。鮮于樞臨作共六行（楊原作凡八行），揮灑自如，風致蘊藉。不但得其形貌，而且得其風神，而用筆則契合晉唐法度，未有狂放離譜者。此臨帖刊於《中國歷代法書名蹟集》三。

釋文 行往坐卧處，手摩脅與肚。心腹痛快時，兩手腸下踞。踞之徹勝腰，背拳摩腎部。才覺力倦來，即使家人助。行之不厭煩，晝夜無窮數。歲久積功成，漸入神仙路。右五代楊凝式神仙起居注。紹興內府所藏。漫爲臨此。鮮于樞。

（楚 默）

### 35 唐人雜詩冊

鮮于樞書。無紀年。紙本。行草書，唐詩十二首。每頁二九·五厘米×二七·二厘米。凡十五頁，前十頁每頁五行，後五頁每頁四行，共七十行。每行字數不一，計四〇一字。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本冊末頁款署一「樞」字，下有「鮮于」「伯幾」二印。「石渠寶笈」卷二十一載：鮮于樞行草書一冊，素箋本，書唐人詩十二首，末幅署樞字，下有鮮于、伯幾印章二。知該著錄係指本冊。本冊有六字已損滅，有數字殘損。此冊流傳有緒，鈐有「石渠寶笈」、「樂善堂書畫記」、「乾隆御覽之寶」、「嘉慶御覽之寶」、「宣統御覽之寶」等鑒藏印十餘枚。

此冊爲鮮于氏傳世行草小字，多起伏。開卷較爲理智，至卷末已狂意十足。因字小，故與鮮于氏行草大字相比用筆精而變化豐富。

本冊楊臣彬、楚默等學者認爲是僞作，可備一說。

釋文 《醉時歌》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德尊一代常坎（軻），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老入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倒）到（耳）爾汝，痛飲真吾師。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茆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更慘愴，生前相遇且銜杯。朝來仙閣聽弦歌，暝入花亭見綺羅。池邊命酒憐風月，浦口還（船）惜芰荷。花潭竹嶼傍幽谿，□戰

浮空入夜溪。菱荷覆水舡難進，歌舞留人月易低。新林二月孤舟還，水滿清江花滿山。惜（借）問故園隱君子，時時來去住人間。

夫容不及美人粧，水殿風來珠翠香。却恨含□掩秋扇，空懸明月□君王。昨夜風前露井

桃，未央前殿月輪高。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莫道清江難別難，舟船明日是長安。吳姬緩舞留君醉，隨意□楓白露寒。

秋草黃花覆古□，隔林遙見（人）起人烟。山僧獨向山中老，唯有寒松見少年。憐君一

見一悲歌，歲□無如老去何。白屋漸看秋草後，青雲莫道古人多。天書遠召滄浪客，幾

度臨歧病未能。江海茫茫春欲偏（徧），行人一騎發金陵。昨夜承恩宿未央，羅衣猶帶御

爐香。夫容帳小雲屏暗，楊柳風多水殿涼。

旅館寒燈獨不眠，客心何事轉淒然。故鄉今夜思千里，秋鬢明朝又一年。樞。

（許洪國）

### 鮮于去矜

小傳 鮮于去矜，字必仁，號苦齋。鮮于

樞第三子。其兄鮮于必強生於一二七八年，故其生年當略後於此。他以樂府擅場，與海鹽楊梓的兩個兒子國材、少中文好。楊氏創「海鹽腔」，家人以能歌有名於浙右，去矜受其影響，

九月初，僕回領答，汗對之。惶恐。承見教切切，賤子雖至愚，寧此思不在懷。實以目前補苴廢觀。公私罄乏，未能如願。一節道阻，遲於再信，想蒙情亮。堂下近信若何，山中杳無所聞，謬傳不一，此心隱憂。吾兄孝心純至，得此安居，甚幸。九月，徐元度見招諸法事，適緣觀中建立虛皇壇（此壇亦是倪文光見施），工役冗併，不曾應彼之招，但廿三日略出。臨壙即又回山，繼而文光化去，此月廿七日殯，只得又略一出。侍老師同回，準備啟建也，相望非遠。此情依依。手製山泉二響，專此表意。此酒本佳，緣近日山中極寒，凍醉未免損味，幸勿訝也。明當別致耳。趙虛一提點，方同張一無法師來山，相陪數日，虛一往金陵，一無往京口真人處矣。區區身事，亦荷虛一見念。許以寬限，併乞知及。舟中具字草，承恕之幸甚。華甫道兄併干道稽首敬。餘須續布以聲，茲不宣。十一月廿三日張天與再拜上記，毗陵舟中拜。

### 39 鐵琴詩卷

張雨書於至元五年（一三三九）二月。紙本。凡十四行，計一五〇字。高二五·四厘米。上海博物館藏。

元至元年間，杭州瑤瑤寺法師知雅音。與白雲朱先生琴士朱子誠為方外交。其所蓄二琴

一曰蕤賓鐵（蕤賓，十二律中的第七律），一曰石上枯。當年法師年事已高，恐失二物，於是請名人題詠。張雨、孔龜蒙、楊西亭題後，蕤賓鐵與白雲，石上枯與朱子誠。張雨寫此詩時年五十七。張雨通音律，於音義也深有體會。詩中抒發了追慕古人、知音難求的心情。本詩書寫嚴謹工整，結體古樸，筆意也較含蓄。

釋文 鐵琴詩 管子曰：不可呼以聲而可

迎以音，其蕤賓鐵之謂歟？芳洲法師所蓄琴，體制合古篆銘特佳。近代所希有，因發其義，賦詩一章，仍用孤山庸子古琴詩韻，示不忘本也。伊誰識古鐵，遂將銘雅琴。金木有相感，況乃達人心。無心始朝徹，有耳皆哇淫。自非一再行，終作干丈沉。素弦山雨□，□紫臺侵。我來為拂拭，懷古抑何深。抱之望虞舜，願鼓南風音。至元五年春三月十八日張天雨頓首。

### 40 登高詩札

張雨書。約書於至元五年（一三三九）。紙本。凡十四行，計一五一字。三四·五厘米×二二·五厘米。美國程可庵氏藏。

張雨的詩札是在與雲嶠公子登山後寫的。雲嶠公子指陳柏。字新甫，號雲嶠，泗州人。

陳平章之孫，人稱陳公子。個儻不羈，亦以陳顛稱之。《山居新話》云：「後至元五年，為餘姚州同知，因病，求醫於杭，稍癒，值重陽日，遂邀張伯雨及余同登高。時雲嶠寓赤山李叔固丞相先塋，余二人往焉。仍扶杖遊水樂洞，憩石屋寺前，露坐閑談。雲嶠因自言曰：「我前身僧也，泗州塔寺有住持者，皆名之老佛。齋戒精嚴。」一日呼侍者，令作血臟羹，欲食之。侍者曰：「老佛一世持齋，何故有此想？」乃不從。遂怒之，拂袖而去。見陳平章曰：「我特來索血臟羹吃。」平章亦以齋戒為答。佛曰：「元來你也是不了事漢。」平章遂作此羹噉之，即歸寺。乃別大眾，而作偈曰：「撞開平台三層土，踏破長淮一片冰。」遂跌坐而逝。茶毘之日，昇其龕至淮河岸，冰合已久，舉火之次，忽大響一聲，則河冰自裂。時平章在府中，見老佛入於堂，問之，則後堂報生一子，即某也。」言畢，回飲於寓所而散。明日，伯雨送《登高》詩，而頸聯有「百年身負黃花酒，萬壑松如赤脚冰」之句。余和韻曰：「方外弟兄存晚節，人間富貴似春冰。」雲嶠曰：「我無冰字，且只以「長淮一片冰」答之。不數日，雲嶠告殂。」（見《元詩紀事》四三五頁）。由此推之，此詩札作於一三三九年。

釋文 九日與山居太史雲嶠公子行石屋烟霞間，景氣清美，回飲於李氏山堂，明日風雨

凄其，獨坐澗阿賦此。覺海上人還吳松省侍，書以遺之。行穿著翠信枝藤，高處何煩盡力登。彭澤縣中歸去老，泗州塔下再來僧。百年身負黃華酒，萬壑松如赤臘冰。早年龍湫對風雨，看山倦眼尚蒼騰。倘見雲西尊師，出以奉似，知僕老健，或者畫筆餘滓得濡染之。覺海不徒出謬詩也。登善庵主張雨，十一日書。

#### 41 絕頂新秋詩軸

張雨書於至正元年（一三四一）。紙本。凡三行。計三十六字。三四·三厘米×一五四·三厘米。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張雨書本詩時已五十九歲，當屬成熟期的作品。絕句分兩行書，用筆頗健，線條遒勁爽快，字形大小差別較小，中軸線過直，略顯單調。款署張雨，鈐「句曲外史」一印。幅內另有「高宗純皇帝寶璽」、「乾隆御覽之寶」、「鑒藏寶璽」等鑒藏印多個。《石渠寶笈》三編著錄。

釋文 絕頂新秋生夜涼，鶴翔松露濕衣裳。前村月照半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大元至正辛巳。張雨。

#### 42 鶴巢詩卷

張雨書於至正三年（一三四三）。紙本。凡十二行，計一三三二字。蘇州博物館藏。

張雨的鶴巢詩是應友人趙伯容之請而作的。趙伯容為張雨的道友、詩友，杭州人。家近孤山。建鶴巢後向當時文友詩朋索詩。如當時黃潛有《題趙伯容鶴巢》：「平原公子去翩翾，獨溯剛風直上天。家近孤山春樹好，歸期莫落後千年。」（《黃文獻公集》卷二）張雨久未得詩，後得虞集雲巢墨本，見後受啓發，賦此詩。詩中對趙伯容超然出世之風讚譽有加。三年後，即一三四六年，張雨自書詩五十五首中又抄錄了此詩，也足見他對此詩的滿意。自書詩冊中，此詩的題目是《次韻虞公賦鶴巢贈趙伯容》。個別文字有異。

釋文 野鶴素予賦鶴巢詩，久未能就。適得虞先生雲巢詩墨本，因即韻作五言以塞責云。張雨。仙人有騏驎，結巢華頂松。上覆三素雲，下立千仞峰。笙吟微度曲，雪步稍留踪。羽衣何碩然，云是趙伯容。左帶明月璫，右佩蒼精龍。誰令三青鳥，銜花以相從。鑿戶繩樞澀，藏書玉檢重。悵望浮丘伯，人間不再逢。至正三年歲癸未正月二日得春老學齋試筆。

#### 43 致玄卿外史札

張雨書於至正三年至正八年間。紙本。行楷書，信札一則。凡十七行，計二四五字。蘇州博物館藏。

這是張雨給玄卿外史真人的信札。玄卿，即薛玄曦，字玄卿。河東人。年十二，辭家入道龍虎山，師事張留孫、吳全節。至正三年（一三四三）制授弘文裕德崇仁真人，佑聖觀主持。至正五年卒，年五十七歲。有《上清集》。張雨稱他為「外史真人」，可見此信必寫於一三四三年後，一三四八年前。張雨此信，措辭恭敬，書寫也較端正。

釋文 天雨再拜。上玄卿外史真人，侍香，新秋雨涼，伏惟道候安穩。比趙天澤辱雅翰，當暑為之爽然。三教諸名勝念之不置，遂俛賤子再修，疏語合辭致屈延真即儼差職事。適李總領請行，遂一切委之，蓋前月十七日。初翁周祥別祠，安奉禮畢矣。執事累書見揚，自冬而春而夏，於茲二載，亦可起之。時想能翻然踐盟，又豈喋喋者耳，狂妄而遽迫之哉。李總領有志參隨，此便攜之出山，方丈須此舊人守鎖鑰耳。丁元善武當回此，却過天台，其三茅闕請並其書同往，彼亦待一會於杭則還都也。胡士恭自北來，旦夕亦去。延真衷曲見諸養吾兄書。聞玄老人之道尤勤勤也。所異一一委照，餘悉伺面傾倒。途中真愛不宣。七月望，張天雨再拜稽首。

## 44 爲廬山甫宴集詩軸

張雨書於至正三年（一三四三）十二月十二日。紙本。行書。凡七行，計一四四十字。八八·三厘米×三四·三厘米。上海博物館藏。

這是張雨爲廬山甫書寫的一首自作詩。詩的內容是張雨陪揭傒斯宴集酬唱的情況。廬山甫，吳郡（蘇州）人，名恒，字士恒。品畫品詩裝裱均佳，與張雨、倪雲林等均有交往。倪雲林曾爲他畫著名的《六君子圖》。並有詩送他：「盧君絕似米顛子，品畫評詩也自佳。我畫亦憎肩汗污，手爲裝緝掛高齋。」（《清閨閣全集·卷八》。三四五年）王蒙爲作《聽雨樓圖》，一三四八年二月，張雨題詩於畫，此後，題跋者多達二十人，皆元代時賢，除張雨外，有倪雲林、蘇大年、錢惟善等。

張雨寫此詩軸時已六十一歲，作品風貌已屬晚年風格。用筆較舒展，流暢清麗，有個人的特色。特別是落款張雨二字，最爲晚年特徵。

**釋文** 中湖禮鶴祠，南嶺謁龍泓。傳命舟車集，探奇水陸并。郎官思出沐，閣老念辭榮。遂接丘園士，益騰風雅聲。席隨堤草展，觴對渚蓮傾。游塵塵外避，仙鷲鷲首生。雲物屬虛曠，天容殊穆清。非關遺草莽，繫此局柴荆。偶違數刻歡，尚蓄千載情。幽疾甘自廢，

時哉修令名。右省郎中檢校陪集賢揭學士宴集約賦十韻得清字。至正三年癸未歲十二月十二日爲廬山甫書作一笑。張雨。

## 45 贈竈道玄詩帖

張雨書於至正四年（一三四四）。紙本。凡七行，計六十八字。蘇州博物館藏。

張雨此詩是擬寒山子的詩風寫的，故寫得通俗風趣。寒山子是指唐詩僧寒山。寒山住天台山寒巖，作詩多以通俗語言，作佛門醒世之語，著有《寒山子詩集》。張雨此詩帖是寫給活死人竈道玄的。竈道玄的具體情況俟考。張雨此詩，明白如話，尤其是結句十字，尤顯機鋒。當時的僧人，多有擬寒山子詩風的。如元叟禪師行端就有《擬寒山子詩六首》（見《元詩選》二集）。

**釋文** 擬寒山子一首贈活死人竈道玄先生。有一道丈夫，船居活潑潑。視身為浮漚，閱世同水沫。釣徒非吾友，荷鉢未為達。作得活死人，方是死人活。甲申歲上元日張雨惶恐再拜。

## 46 台仙閣記卷

張雨書於至正五年（一三四五）十二月十五

日。綾本。行書。凡四十五行，計四一六字。三五·六厘米×一七二·二厘米。上海博物館藏。

杭州開元宮多次遭火，多次翻修。一三四年，在開元宮再造之第四年，在旁清風堂故基上築一閣。張雨的《台仙閣記》記述了閣命名的經過。文字流暢清峻，詳略得當，顯示出極高的文字修養。文末張雨具銜：教門修撰，玄學講師。

本卷是張雨行書的代表作之一。通篇氣脈流貫，書風清麗。中鋒用筆，無一絲怒張之氣。結體較爲俊美，頗存趙氏遺風。章法上，行距中軸線垂直，以字之錯落有致造成變化。如「之」的變化就很多。墨色濃淡也處理自然。

**釋文** 大開元宮台仙閣記 開元再造之四年，規制粗備，方丈始作重屋於清風堂之故基。為楹三間，上下四簷，繚以方柱，可環以行。乃十二月庚申吉葺。祝事竟升負棟之梁，時霜空皎（如）潔，初日朗曜，其下故有來鶴之亭，雙鶴交鳴，若命儔侶，而雪毛丹頂之族類浮空至者，凡十七輩。翱翔其上，長久乃去。真人玄覽翁願謂弟子張天雨曰：目睹斯瑞，子盍有以名之？天雨遂請名之曰：台仙之閣，以書事紀實焉。明日衢州通守忽公適來，真人以閣名請記。公欣然告曰：作室貴得其名，作文貴得其意，伯老雨於文學者，能秉筆



記」，「金瘦青父箱長物」，「彭城觀瀾閣藏」等鑒藏印記。又古半印一方，印文不辨。

釋文 九鎖山 青山九鎖誰能到，須到玄

中第一關。領取東坡七言妙，要知白日幾時閑。畫成五老屏風疊，春在真人笈籙間。寄語能詩同姓老，莫因採藥不知還。雲根石 隱

隱珠光出蚌胎，白雲長護夜明臺。直將瑞氣穿龍洞，不比遊塵污馬嵬。巖下松株回不朽，月中鶴駕會頻來。君看狼石英雄坐，寂寞於今臥草萊。仙人隱迹 青山空有仙人迹，迹本飛

空何處尋。形影誰教臨路口，聲名悔不在山深。雙鳧每被晴雲掩，兩袖從還碧蘚侵。却笑野人真強項，庭無迹到如今（還）。鳳洞

第幾瑣前蒼玉洞，句年於此鳳求風。梧枝宿久毛皆變，竹實餐多髓亦香。露濕紫苔春錦，月明丹穴夜生光。我亦鸚行舊儔侶，雲中有路共徊翔。龍洞 怪石蜿蜒驅不動，自從

開闢壓重坤。雷聲多在南山殷，雲氣能令白晝昏。百尺潛虬窺海口，一杯流水浸松根。有時急急天符下，故遣靈人夜叩關。大滌洞 大

滌路與華陽通，中有許郭仙人踪。一峰懸罨茶烟濕，雜徑緣崖草露濃。深處生嫌凡石，正面多栽五粒松。昔年為國投靈簡，得黃金數寸龍。翠蛟亭 誰見蒼龍擊石開，此峰元自

勝飛來。欄干斷巖前雨，鳳凰翻將地底雷。寒甚只疑雲是雪，霜餘每恨葉成堆。坡仙獨對無言說，慚愧搜詩日幾回。丹泉 涵亭萬象

一泓中，欲探靈源未易窮。丹竇久埋泉眼赤，珊瑚長浸石頭紅。評來水味羞揚，收取砂床贈葛洪。一醉流霞三萬日，年年分給人宮。

蓬山堂 車馬喧時暫啟關，仙家廚傳幾曾閑。要尋澤三生夢，定在蓬萊小朵山。檻外靈泉通一罇，簾前香霧隔花間。好供益清堂耐久，仙翁巨筆在題顏。登善精舍葺治苟完賦七絕句以寫予懷，錄呈求教，兩稽首。

故山破屋誰來補，辛苦經營拾燕泥。幾桃花相送老，不消更着子規啼。澗中採石重鋪徑，坡上移花小築墩。深結雲嵐保障，刺培松竹當兒孫。梓柳都移五十載，稚松千個綠稭。旁人莫計，萬一他時化鶴來。就暄

前坐開陽室，北牖來乘水洞涼。憂世何關吾輩事，有時蒿目據胡床。玉鈎橋水如凝碧，才過床頭瀉瀑雷。恰是東風太薄劣，遂流花片出橋來。故向山椒冠小亭，諸峰收拾入簷楹。行人指點蘿外，不道薔薇架底行。一生坎壤不稱意，政似此春風雨天。稍使桑榆見晴日，也勝中酒過年年。

雨謹呈率性相公閣下：風雨空山徒塵，高仰不審，尊足瘡疾何似，茲奉《茅山志》七冊，閑中披閱，遊神之廷矣。弊廬補葺，月初當稍完，尚異寵臨，以光泉石伏干，台察不宣。張雨。惶恐謹呈。

我處幽篁不見天，日到茅簷君下馬。飯顆山頭如夢中，依然點滴春寒夜。匹馬馱將春色去，留得雨聲相伴住。年年有個子規啼，此夕

惱人無意緒。三月十四日 率性見過，蓋一春風雨，且率性屢約而背盟，握手一笑既別，於夕陽在山之時，乃復聽雨，而無對床者，詩不容己，政不暇入格也。因書大滌十詠，拾餘紙書之。實是月廿又一日，是歲丙戌，靈石山登善庵主張雨記。

三月十四日

率性見過，蓋一春風雨，且率性屢約而背盟，握手一笑既別，於夕陽在山之時，乃復聽雨，而無對床者，詩不容己，政不暇入格也。因書大滌十詠，拾餘紙書之。實是月廿又一日，是歲丙戌，靈石山登善庵主張雨記。

貞君隱居在南山之下，苦為風雨所隔，廢約者屢矣。三月十四日，銳意一行，時風日清美，蓋一春所無也，恩恩告歸，是夕復雨。貞君贈以幽篁之篇，以不得對床為恨，五日後復來，遂同聽雨於澗泉之上，留連三宿，臨別拾數語以謝。貞君並書於此，以識交情云。金華張道中再拜。

匹馬相過五日前，一時風日何清妍。我歸却夢亂峰裏，簷花繞院聞啼鴉。杖藜再入松花塢，松下相迎成笑語。向來春色阻重雲，得其西窗聽夜雨。竹邊更有流泉聲，淙淙滿耳風濤生。齋中不負對床約，燈前難盡御杯情。留連三宿別君去，一步應知一回顧。短篷縱使隔江湖，寸心長在南山路。

率性參謨臨賁澗，阿龍贈佳什謹依次用韻一章以謝。登善庵主張雨稽首。

南峰後，靈石前，嵐霞舊綉爭春妍。貧家客來一杯水，亦有一瓶紅杜鵑。東坡七過南山塢，山人猶記東坡語。君方騎馬聽朝鷄，為我

入來林聽雨。雨聲吹斷聽松聲，怪石長松為友生。憐君慰藉支離者，不飲向人空復情。我如瘦馬離群去，君如伯樂能相顧。羊群好在金華

山，夢裏相尋猶識路。

至正六年三月廿四日開陽室書。雨謹呈奉  
性參謨相公行幾比辱臨顧三宿出畫，此情依  
依。泉石間留金石聲，猶隱隱也。且日略還草  
樓及山步，風雨追至。故不果詣謝。茲領早帖  
並長句累幅，使人應接不暇。荒山潤色至□。  
感幸感幸。伺洞霄回舟，即容專詣，以罄區  
區，黃公詩具領等，惟台亮不宣。張雨頓首謹  
呈。

辱賜詩五十韻，率爾攀和如右。雨呈 夫  
君辭莫府，解綬古象麓。一從丞相史，至今勞  
案牘。首夏馳渴溫，中年鬢毛綠。止酒獨師  
陶，毀茶兼尚陸。詩聲金華僊，瀆洞水簾谷。  
平生求友意，慷慨歌伐木。渴來錢唐遊，高興  
訪林屋。行庖載缸尾，果餌手自簇。杯面如瀉  
油，鵝肪勝切玉。憐君淡嚼蠟，笑我饑餐菊。  
何以助清懽，松風聊度曲。我量亦稍稍，河鼠  
尚知足。君方起盥漱，愛此寒泉掬。豈惟滌塵  
渴，鬚髮明可燭。東坡乞洗眼，細字夜能讀。  
惟有龍井詩，貂尾不容續。上方辯才塔，遊必  
一再宿。山靈乃好事，為我除清旭。陟登力雖  
疲，捫蘿手為馥。重摩古苔刻，勝跡想前躅。  
君看七賢像，一一光汗竹。由來霄漢士，假此  
冠帶束。嗟余早遁世，晚雜童豎牧。家無擔石  
儲，戶有群峰矗。蕭條鷓冠子，寧作老象觸。  
君能顧寂寞，我起斂衣肅。一尊自斟酌，草草  
奉肴斂。可無奴白飯，老瓦汲寒瀑。何當留袂  
被，日□清景逐。功名雖定分，要在不遠復。

如此佳山水，他日來不速。殷勤別未久，高誼  
顧彌篤。詩來亟啟函，弗果具齊沐。真趣倘逾  
永，妙語圖更熟。坐想南真館，仙人瘦如鶴。  
由來詩書外，世味皆臘毒。自非痛洗伐，根塵  
解潛伏。同姓復同好，情辭欣見屬。所居極高  
明，下笑螢火燭。達人見機先，何待世迫促。  
兄聞令弟賢，早著隱居服。臯時同下盼，不厭  
路重複。兄能載傢具，弟亦賣車軸。壇前聞杖  
拏，山中尋負局。一門多道氣，名字在丹錄。  
我昔華陽居，早已兩篇目。忘言稍近道，出語  
輒驚俗。所以泥中龜，六月深藏縮。願君決此  
志，毋待詹尹卜。以我無町畦，賴君脫邊幅。  
手痛寫至此，苦哉。

種樹一首 植梓三十本，移松五百栽。山  
靈借好雨，似為道人來。青意爭鬱勃，細聲亦  
吹灑。松如稚子長，梓長未盈把。吾衰詎能  
待，將以蔭來者。

送夏商隱法師還京師 扈蹕行營三十載，  
侯門不肯曳長裙。閑從角里先生飲，與說圮橋  
父老書。花外飛丸紅叱撥，月中採藥白蟾蜍。  
殘骸倘有刀圭分，會向南山訪弊廬。雨醉書。

五月六日一首因書餘紙 雨  
深山此日無賓客，齋室蕭然冷欲冰。白芋  
衣長閑懶著，烏皮幾綻倦須馮。一林葡萄無言  
說，六日蟾蜍似我能。辜負床頭棧拂子，白雲  
不信有青蠅。

筓箕泉吟贈黃山人 石為箕不可以簸，揚  
箕盛水瓢飲足。濫觴一漱一咽洗，髓腸載援斗

柄。天漿半夜箕犯日，大風撼地我欲狂。起  
來騎箕（尾衍字）跨石梁，長嘯應答驚下方。  
張星醉降黃姑房，哆然大笑箕口張，水流月明  
天蒼蒼。

伏承率性參謨表揚山館十詠紀事，形容過  
實，敢不依韻酬謝，因得攀附不朽，足為茲丘  
之幸。並希教教。登善道者張雨再拜。

登善精舍 先世守清閭，而我益孤寒。依  
彼桑及梓，樹此芷與蘭。太上詎忘情，養護老  
黃冠。高明鬼闕室，弊廬方苟完。 烟霞衝  
朝氣，雜非烟，初陽發晨霞。指顧烟霞中，結構  
即吾家。銜口淨鋤草，岡頭新築沙。未睹隔凡  
石，先見隔垣花。 玉鈎橋 折流十丈強，赴  
此作甘冷。如曳白練裙，美人延修頸。日曝老  
蛟涎，雲排斷虹影。不比玉鈎斜，此地極深  
靜。 小龍泓 靈泉非外得，清澈見泓底。木  
根相糾蟠，恆恐龍蛇起。為君挈茶具，煎茶要  
煎水。平生張又新，作記自茲始。 紫芝館  
芝生玄嶺隅，置之讀書堂。雖匪照乘珠，幽谷  
有耿光。我聞隆漢日，丹碧生下房。小草無足  
云，於以表時康。 開陽室 隨山皆北面，此  
室就陽明。翻翻披竹素，種種羅芝英。內儂守  
丘願，外了遺世情。奉君茅簷日，亦足寓吾  
誠。 澗阿亭 几榻枕泉上，竹樹被崖根。清  
風無時來，白晝為掩門。崖根立香爐，泉上出  
窪尊。考槃獲長年，何有嗜欲昏。 半月池  
鑿池象弦月，一水來不緩。但令驗盈縮，奚必  
分半滿。差差篔簹竹涼，漾漾芹藻暖。臨池學書

印記有：「天籟閣」、「墨林秘玩」、「項子京家藏」、「項元汴印」等。載《故宮書畫錄》卷三。

釋文 室廬人遠，疏闊罔記歲時，篇詩猥

及，佳筆與俱，感佩齒錄之厚。是夕風雨，牽課次韻，不足仰酬先施，所以傾寫鄙懷亦至矣。惟改容降禮，稍垂顧覽，衰朽不任幸甚。張雨上。閒止徵君閣下。 烟雨湖頭暗兩峰，淡妝西子若為容。平生自信千金帚，老疾難勝百罰鍾。豈有勝情如許椽，只輸豪氣與元龍。鐵心把筆猶能賦，羞比門牆桃李濃。 己丑至正九年四月十一日夜二鼓書。

## 52 賦聽泉亭詩札

張雨書。無紀年。紙本。行書。凡四行，每行字數不等，計三十九字。二九·六厘米×一四·二厘米。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這是張雨書的自作詩。本幅用筆圓潤，結體也勻稱俊美，字形尚有趙體的痕跡，個人的特色不够鮮明。恐是早年作品，墨色枯濃變化不大，行書的流暢和活潑顯得不足。款署雨。款上鈐「句曲外史」一印；收藏印一，「耿嘉祚」。今載《故宮書畫錄》卷三。刊《故宮歷代法書全集》卷十六。

釋文 句曲外史賦聽泉亭絕句 疊石為山小結亭，亭皋白水浸空青。要知魚鳥忘情地，却是無聲最可聽。 雨。

## 53 誰畫荆南詩札

張雨書。無紀年。紙本。行書。凡六行，每行字數不一，計五十七字。二五·五厘米×一六·六厘米。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本詩寫作年代未詳。從詩句內容看，當是一首題畫詩。詩意幽寒，殊乏清麗。露鋒落筆，有些點畫較為怒張，如「猿」的首筆。結字方扁，字形大小相類，意密而欠清靈。篇章中，長槍大戟互相擠撞，破壞了章法的和諧。「逐」「迷」的末筆無端擠進鄰行，乃為敗筆。恐為張雨早期作品。本幅款祇署「雨」，鈐印一「句曲外史」。收傳印記有「墨林山人」等。曾經《石渠寶笈》三編著錄。今載《故宮書畫錄》卷三。刊《故宮歷代法書全集》十六。

釋文 誰畫荆南精舍圖，烟屏嵐翠墨模糊。林間野鹿時相逐，洞口山猿不受呼。尚看流泉悲夜雨，已迷幽徑入寒蕪。癡人莫彈西飛鶴，雲外仙君恐姓蘇。 雨。

## 54 澱湖社集尺牘

張雨書。無紀年。紙本。行書。凡十三行，計三十九字。二五·六厘米×三六·七厘米。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吳觀在張雨的《台仙閣記》跋中說：「外史丁丑（一三三七年）出茅嶺，庚辰（一三四〇年）歸陽德館，作樓舍，而往來於靈石陽之精舍」，也就是說一三四〇年才回杭州。一三三七至一三四〇年之間，張雨在何處呢？從這則尺牘看，張雨一三三七年出茅山後，可能在上海郊縣青浦的澱山湖邊上住過一段時間。張雨在澱湖邊上築淨室三楹，屋雖小，然屋旁植竹樹，而對浩渺的湖面，「烟島汀沙，點點如畫」，這樣的生活條件已不是華陽舊居可比了。由此推測，此尺牘寫於一三三七年後，一三四〇年前，其時張雨五十六七歲，離他的西歸之日還很遠。

此幅尺牘向友人敘述了新造居室一事。文字雅麗，近詩。書寫也較為隨意，但許多字偏於楷，可知還不是晚年書風。款署「天雨頓首初賢兄侍史」。因缺漏，無法推測何人。鈐印一，「句曲外史」。本幅曾經《石渠寶笈》三編著錄。今載《故宮書畫錄》卷三。

釋文 天雨頓首：近因澱湖社集，愛其風物，遂結茆於西靜住庵雲鉢道人居之東，則陳仲遠登揚方塘實主其事。地故有淨室三楹，並少竹樹，因陋就簡，力半功倍，不月而成。小

闔野眺，九峰來賓，烟島汀沙，點點如畫。風駛（應作颿，即帆）水鷗，近狎几席，回想華陽舊居，已如閱世矣。然亦不久當西歸，無令空山猿鶴久怨人也。南來信使，消息時寄。天雨頓首□□賢兄侍史。八月廿四日。

### 55 發蛻庵詩札

張雨書，紀年未詳。紙本，行書，凡十一行，計九十五字。二七·七厘米×三三·一厘米。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本詩帖寫作年代未詳。從詩前的題記看，是寫一次道事活動的感受。由樂聲而想到道士開元之盛，言下之意是對當今的不滿。「寫事寓懷」，有感而發也。張雨此詩「發蛻庵一笑」。此蛻庵是他的詩友張翥（一二八七——一三六八年），字仲舉，號蛻庵，晉寧襄陵人。自負才俊，豪放不羈。任官較晚，五十歲以後方出傅巖起推薦，入京為國子助教。詩詞均有特色，常與張雨酬唱。著有《蛻庵詩集》、《蛻庵詞》。本幅結體較為舒展，行距疏闊，不像《誰畫荆南詩札》（見圖版五三）過於緊窄，節奏平緩，書意恬淡。《石渠寶笈》三編著錄。今載《故宮書畫錄》。

釋文 里社按樂于壽星院，奉陪山居、牧山二兄，載酒勞之，因成二絕句，以寫事寓

懷，併發蛻庵兄一笑。張雨。借得中峰半日晴，樂聲引到半山亭。白鬚道士開元夢，一曲梨園覺後聽。峰頭羯鼓似春雷，為進坡仙水一杯。暫怪笑聲風約住，平章還過里湖來。

### 56 登南峰絕頂詩草書軸

張雨書，無紀年。紙本，凡五行，計六十一字。一〇·八四厘米×四二·六厘米。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這是張雨晚年居杭州時登南峰絕頂後的記遊詩。雖無紀年，從詩的內容及書寫風貌看，當是極晚年的作品。詩意豪爽昂揚，想像豐富，登上絕頂後的豪邁之情躍然字裏行間。這首詩作是張雨所有作品中個性最為張揚，用筆最為恣肆的代表作。書寫縱橫跌宕，結體欹側多變，有些點畫大倖常法。如第二行的「一」字，墨色也濃濃淡淡枯潤多變。鈐「張雨私印」。另有收藏印「天籟閣」、「項元汴印」、「墨林山人」、「項子京珍藏」等多方。本幅經《石渠寶笈》著錄，列為次等。實審美觀不同所致。

釋文 綠雲覓路作清遊，身似鸞鷹曉脫鞵。一上怒臨飛鳥背，載盤驚立巨鰲頭。神來甲帳風飄瓦，月墜下方鐘隱樓。為問登高能賦者，陸沉誰復嘆神州。登南峰絕頂。

### 57 題張彥輔畫詩卷

張雨書，無紀年。紙本。行書。凡二十六行，計一五九字。二九·三厘米×一四八·五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這是張雨在張彥輔畫的《雪山樓觀》、《雲林隱居》二圖上的題詩。張彥輔，元道士。號六一道士，居北京，善畫山水。與倪雲林、王蒙等均有交往。

本題詩較為隨意，用筆灑脫，略無凝滯。尤其至最後幾行，奔放道逸，盡情揮灑縱橫。據此，可推斷為張雨晚年作品。

落款只「雨」一字，並有一畫押。鈐「句曲外史張天雨印」。幅後有元明清人的題詩和印鑒。

釋文 清才絕似王摩詰，愛向高堂寫雪山。華蓋洞中如屋裏，赤欄橋外是人間。瓊樓祇許飛僊住，珠樹應留織女攀。莫信寒泉傷玉趾，最宜清暑聽潺潺。怪底朝寒雪氣濃，捲簾金翠出芙蓉。似傾三峽龍門雪，為洗明星玉女峰。玄豹藏來深霧雨，綠陰缺處小房攏。擬求許郭仙人宅，知隔瓊□第幾重。右題張彥輔畫《雪山樓觀》、《雲林隱居》二圖，雨。四月廿六日晚雨試筆。天鏡拙庵此時偃卧清涼室。□□小□了在大□社中矣。

## 58 次韻天鏡上人送柑詩帖

張雨書。無紀年。紙本。凡八行，計六十七字。二六·五厘米×二九·四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這是張雨次韻天鏡上人送柑的二首詩帖。

天鏡上人指樸隱禪師潯公。原潯，字天鏡，會稽倪氏子。這二首詩，詩意平庸，立意淺俗。第一首詩中，二十八字中竟有重字。書寫也拘謹整飭，變化不大。第一首詩，張雨也曾在自書詩五十五首中重錄，題目為《謝僧送柑》。第三句為『珍重黃柑三百顆』，文字略異。兩相比較，自書詩冊中的書寫流暢自然多了。

釋文 次韻謝天鏡上人送柑 肚能緊束三

條篋，手亦親栽兩顆梨。尚憶黃甘三百顆，好山多在洞庭西。塵中誰識羅公遠，一嗅香甘瓣瓣輕。不似枇杷金彈子，只供遊俠打啼鸚。  
天雨。

## 59 上閒止賢良詩札

張雨書。無紀年。紙本。凡十二行，計一百一十一字。蘇州博物館藏。

本詩帖雖無紀年，從書寫的風格及用語

看，時間當與張雨次韻閒止的另一詩帖相近。估計也在一三四年。閒止是張雨晚年來往較多的詩友，本集中有多篇作品提及。詩中流露出張雨獨處寂寞，想見友人又不可得的心情。結字用筆的風格與另一給閒止的詩帖相彷彿。『登善庵主』、『靈石庵』是張雨晚年常用的款識。

釋文 惠示見懷長句索和奉呈村道士。硬

語不滿廣平梅花一笑。靈石庵張雨頓首上閒止賢良閣下。龐公足不入城府，乃有市廛張隱居。甘泉坊裏住處僻，靈石峰頭寄信疏。雪天散穀聚饑雀，水岸罷網歸寒魚。但得濁醪澆渴吻，讀書政用歲之餘。十一月十日山中大風作寒，思一見不可得也。

## 60 論書帖

張雨書。無紀年。紙本。凡八行，計九十五字。蘇州博物館藏。

這是張雨觀帖後的一段書跋。雖不知對何帖而發，但意思是清楚的。他認為宋季書法之弊在於對楷法的破壞。宋末，蓀壁老人以率更法力洗俗書之謬。鮮于公指鮮于樞，他南下落戶杭州為一二八四年，此時蓀壁老人還在。蓀壁，指金應桂。字一之，號蓀壁。錢塘人。戚輔之《佩楚軒客談》說：一之雅標度，能歐

書，受知賈似道。晚居西湖南山中，築蓀壁山房。鮮于樞敬服其楷法，向他學習過。鮮于樞在晉唐楷法中浸淫非短，被趙孟頫譽為「筆筆有古法」。張雨認為，行草可以中年習，但楷書非得自臨模始。本帖很可見張雨在楷書上的功力。

參考 《宋詩紀事》（四）

釋文 宋季書學幾墜，蓀壁老人始用率更書為法，一洗舉子俗書之（繆）謬。晚居金鍾山，世罕見其蹟。鮮于公南來，當至元間，尚及接識故家諸名公，而老人特精楷法，公尤所敬服。蓋行草可以中年習，楷書則未易臨模得也。觀此帖益信其尊尚云。方外張雨。

## 61 跋康里子山書李白古風卷

張雨書。無紀年。行書。凡十行，計八十八字。康里子山原作三五·三厘米×六三·八厘米。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康里子山傳世的作品，其寫作時間集中在一三三三——一三四四年之間。故張雨此跋的時間大約在十四世紀三十年代後期。康里子山的書李白古風爽利勁健，以章草筆意融入其作品中，別有一番豪邁質樸的古風。張雨此跋高度讚揚了康里子山作品的凌厲勁健之氣象，以為是史游、皇象而下的傑作。張雨此跋用筆也

吾道任從違。寄韋彥衡隱君。長林初雨霽，  
一水澹無塵。船過清如畫，魚跳白似銀。聽歌  
愁落日，泥酒惜餘春。亦欲尋君去，微吟擷翠

蘋。春暮讌王允同主簿，雅會堂詩一首。去  
去城郭遠，沉沉江浦深。楊花兩岸雪，綠樹一  
橋陰。稍入莓苔路，遙聞壺矢音。況茲成雅

會，得是舊同心。聞單子貞移家過柳南，王  
允同留之不克，因寄。江渚雖岑寂，茅堂也  
自幽。如何高興發，不為故人留。

# 鮮于樞、張雨書論選注

楚 默

## 鮮于樞

### 鮮于樞跋劉原父南華秋水篇①

嘉祐去晚唐未遠，一時名公書猶有唐人風致，原父、舜欽輩是也②。至東坡山谷始大變，東坡尚有會稽北海體制③，至於涪翁④，全無古人意。蓋世降風移使然。響搗之法⑤，今無能者，撫卷慨然。元貞二年中秋後五日，鮮于樞拜觀因信筆記。

①選自《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九。劉敞（一〇一九——一〇六八），字原父，臨江新喻人。宋慶曆翰林院學士。嘉祐庚子秋七月二十九日，書《莊子·秋水篇》。烏絲欄真書。原父未嘗以書名世，而丞相獲以為寶。手題品識，以三省印章，想其賞愛之篤。劉原父好莊文，有會於心。所書筆墨鮮潤，楷法豐美，又無窘束之態。《莊子》一稱《南華經》。

②舜欽，蘇舜欽（一〇〇八——一〇四八）字子美，北宋文學家、詩人。善草書。歐陽修嘗謂子美用筆之法，乃柳公權之法也。子美卒，遂覺筆法中絕。此句謂蘇子美、劉原父在北宋初年，離唐近，他們的書法有唐人的法度典則。

③北海，指李邕（六七八——七四七），唐書法家。曾官北海太守，人稱李北海。工文善書，變右軍行法，以行草書碑誌。主要碑有《麓山寺碑》、《李思訓碑》等。此句謂蘇軾之書尚有李北海的體貌，意謂蘇書尚有法度。

④涪翁，指黃山谷，山谷、涪翁均是其號。此句批評黃山谷書法破壞了晉唐筆法，故全無古人意。這一點上，鮮于樞明顯有偏見。黃山谷對傳統筆法是極下苦功的。他自謂「余學草書三十年，初以周越為師，故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高閑墨蹟，乃窺筆法之妙。」他批評當時書風：「數十年來，士大夫作字尚華藻，而筆不實。以風檣陣馬為痛快，以插花舞女為姿媚，殊不知古人用筆也。」由是觀之，山谷是在透徹理解前人筆法基礎上創新的。黃庭堅的恣肆欹側之風，確實是對晉唐法則的一種破壞，有些故作震顫的筆畫，有樹梢掛蛇之譏。鮮于樞誇大其不足之處，全面批評他，有點過火。當然，鮮于樞對黃山谷決不是全面否定。在跋《黃庭堅贈雲庵道人歌行》中，則云：「黃文節公之筆，如錐畫沙，如印印泥，無點畫之差失。」這又高度稱讚其用筆的精到。

⑤響搗之法：古人摹搗真蹟的一種方法。鮮于樞認為古人真蹟難見，響搗之法無人會用，這樣一般人就難以掌握古人用筆之法了。

## 鮮于樞題楊少師夏熱帖①

右楊景度行書。山谷有云：「俗書只識蘭亭面」②，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洛陽楊風子，下筆便到烏絲欄。為前輩推重如此，王欽若在祥符天貺節尚有暇及此耶③。此帖絕無發風動氣處④，尤可寶也。大德五年七月十九日直寄道人鮮于樞獲觀信筆書。

①見本卷圖版十四。楊凝式《夏熱帖》紙本，行草。尺牘一則。凡八行，共四十五字，有十二字不易辨認。此帖是楊凝式在無所用心時隨便揮灑而成，極為抒情寫意。

②山谷原詩句為：「世人但學蘭亭面。山谷此詩稱讚楊書隨意書寫便有蘭亭晉人風神。」

③王欽若，宋書家。跋《夏熱帖》云：「字畫奇古，筆勢飛動，天地間尤物也。公字與顏公一等，俱稱絕異。然公素不喜作尺牘，後人罕能見之，益可寶也。」

④發風動氣：此處指此帖不是狂怪張式的作品。鮮于樞對楊凝式《夏熱帖》的抒情寫意的藝術特點作了高度肯定，但又指出，它是深合法度的。這說明，鮮于樞的藝術思想中，情感與法度的圓滿結合才是值得肯定的。

## 鮮于樞跋王庭筠幽竹枯槎圖卷①

竊嘗謂古之善書者必善畫。蓋書畫同一關捩，未有能此而不能彼也。然鮮能並行於世者，為其所長掩耳。如晉之二王、唐之薛稷及近代蘇氏父子輩，是以書掩其畫也；鄭虔、郭忠恕、李公麟、文同輩，是以畫掩其書者也。唯米元章書畫皆精，故並傳於世。元章之後，黃華先生一人而已。詳觀此卷，畫中有書，書中有畫，天真爛漫，元氣淋漓，對之嗒然，不復知有筆矣，二百年無此作也。古人名畫非少，至能蕩滌人骨髓，

作沁人心目，拔污濁之中，置之風塵之表，使人飄然若仙者，豈可與之同日語哉！

①選自《石渠寶笈》續編。王庭筠（一一五六——一二〇二）字子端，熊岳（今遼東熊岳）人。金朝書畫家。金大定十六年（一一七六）進士，曾讀書黃華山寺，因號黃華山主。為米芾甥。書法其舅，書畫俱精。《幽竹枯槎圖》絹本，墨畫枯木竹石，筆法老辣，極有書意。鮮于樞在本跋中指出了書畫同一關捩的原因，以為兩者用筆相同，又以抒情寫意為其共同目的。鮮高度稱讚了該圖的抒情意味，以為「天真爛漫，元氣淋漓」，即抒寫了最純真不飾的情感。此跋可與《女史箴臨本跋》對照起來看，可看出鮮于樞強調書畫遺意抒情的藝術思想是一貫的。而「天真爛漫，元氣淋漓」的境界，其藝術形式是「不復知有筆」。即是說，情感與形式（筆墨）達到高度一致，筆墨線條中體現的即是「天真」、「元氣」。這是技法高度嫺熟的结果。

## 鮮于樞題女史箴臨本①

古人作文如寫家書，作畫如寫字，遺意敘事而已。覺非無意於畫與古人合，何必更求江湖畫筆也。

①本跋是鮮于樞一二九五年四月與盛彪同觀《女史箴臨本》後題寫。《女史箴圖》，絹本。縱二十五厘米，橫三百四十九厘米，為東晉顧愷之作。鮮于樞題的是臨本。女史箴中的故事，大多敘說古代女子的封建道德、節操的事，每段書有「箴」文，故曰女史箴。鮮于樞的題跋提出了「作畫如寫字，遺意敘事而已」，這就觸及了書畫的抒情寫意的本質。在他看來，畫畫，寫字，都應是隨意放鬆的，並不是有意於作畫作書，無意中與古人合，就達到了遺意敘事的目的。



### 鮮于樞跋王右軍眠食帖①

右軍云：吾書比之章（張）草，猶當雁行。觀此乃知右軍之言誠為過謙。其餘則子昂說法已竟，不須重說傷言也。鮮于樞。

①選自《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六。趙孟頫跋云：右王右軍眠食帖真蹟，世之博古之家收王帖，僕亦略見之，如此帖章草，奇古雄強，精神逼人，指不可再屈也。至元丙戌十月朔大梁趙孟頫為仲賓員外跋。右軍《眠食帖》亦即《豹奴帖》，因第二行有「眠食」二字，元人題為《眠食帖》。是章草書。鮮于樞見到真蹟後認為右軍自己的評價過於謙虛，意謂已勝張芝。他同意趙孟頫的觀點，覺得右軍書奇古，雄強，精神逼人。鮮于樞與趙孟頫同跋《眠食帖》是一二八六年。可見，兩人在書畫上多有切磋交流。鮮于樞南下到江浙後，多見古人真蹟，因而他的精通古人筆法非一朝一夕之事。

### 鮮于樞題李西臺千文卷①

嘗見世所謂李西臺書，以為前輩輕於許可。及見此書，乃知不我誣也。余家藏千文三本：僧高閑、趙模與此。高草書，趙行書，此則正書，各有妙處，覽者自當知之。丁亥五月十二日雨中因閱法書重題。虎林逸民。

①選自《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九。這是鮮于樞一二八七年四十二歲時閱李西臺千文卷後的題跋。李西臺，即李建中（九四五——一〇一三），字得中，北宋書家。曾官至西京留司御史臺，人稱李西臺。鮮于樞觀看的是李西臺的正書《千文》。宋李樸跋《李建中書千字文帖》云：「如西臺作字，圓轉飛動，氣象飄逸，亞鍾王矣。」黃庭堅稱讚他說：「西臺出群拔萃，肥而不剩肉，如世間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者也。」鮮于樞看到李西臺真蹟後，覺得前人對他的稱許有道

理。他家藏多種千文版本，通過比較，得各妙處。署名虎林逸民，表明此時他已在杭州。

### 鮮于樞跋趙文敏過秦論①

于昂篆隸正行顛草俱為當代第一，小楷又為子昂諸書第一。此卷筆力柔媚，備極楷則，後之覽者，豈知下筆神速如風雨耶！斯又古今之一奇也。至元辛卯十二月七日鮮于樞伯幾父記。

①選自《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十六。趙文敏《過秦論》帖是他一二九一年三十八歲時的作品。書法仿《樂毅論》，謹嚴規矩，極備楷則。鮮于樞在本跋中高度稱讚了趙文敏小楷的藝術成就，認為它在趙的各體中第一。「柔媚」是趙書的體貌特徵，鮮對之是肯定的。又指出趙書的速度是建立於精於法度的基礎之上，表明了他對技法的高度重視。其時，鮮于樞四十六歲，在書法鑒賞和創作上都已十分成熟。

### 鮮于樞跋顏真卿劉中使帖①

顏太師書世不多見②，不肖平生見真蹟三本《祭姪季明文》、《馬病》及此帖③。《祭姪》行草，《馬病》行真，皆小。此帖正行差大。雖體制不同，然其英風烈氣見於筆端一也④。此語豈可為不知道哉。

①選自《珊瑚網》卷二十。  
②顏太師，即顏真卿（七〇九——七八五）。曾官太子太師，故名。  
③《祭姪季明》即《祭姪文稿》。顏真卿姪季明，為顏杲卿第三子。《馬病》，即《馬病帖》。  
④顏真卿《劉中使帖》是其晚年作品。字雖不多，而線條圓勁流暢，後半部分用筆尤流暢、恣肆，把顏真卿聽到戰捷後的喜悅之情表現得淋漓盡致。鮮于樞從筆端中見出英風烈氣，充分讚揚了顏真卿人

格精神對筆墨的滲透。

### 鮮于樞題唐摹蘭亭序墨蹟①

君家楔帖評甲乙，和璧隋珠價相敵。

神龍貞觀苦未遠，趙葛馮湯總名蹟。②

主人熊魚兩兼愛，彼短此長俱有得。

三百二十有七字，字字龍蛇怒騰擲。

嗟予到手眼生障，有數存焉豈人力。

吾聞神龍之初，《黃庭》、《樂毅》真蹟尚無恙，此帖猶為時所惜。

況今相去又千載，古帖消磨萬無一。

有餘不足貴相通，欲抱奇書求博易。

①選自《元詩選》二集上（見本卷圖版六）。至元癸巳（一二九三年）

郭天錫得唐摹蘭亭（神龍本）墨蹟於楊左轄都尉家。一二九四年重

裝於錢塘甘泉坊。趙孟頫在元貞元年（一二九五年）獲觀後有跋。

鮮于樞此題跋在郭天錫跋後，當在一二九四年。

②趙，指趙模，唐太宗時翰林供奉搨書人。葛，指諸葛貞。唐太宗時

人，官丹陽尉。曾搨《樂毅論》、《蘭亭》等。馮，指馮承素。唐太

宗時人，為將仕郎。與趙模等搨《蘭亭叙》。湯，指湯普徹。唐太宗

時人，為翰林供奉搨書人。與趙等搨《蘭亭》。此句謂趙、葛、馮、

湯四人所搨的《蘭亭叙》亦為名蹟。《神龍蘭亭》與《定武蘭亭》是

兩個系統。郭天錫題記稱此神龍蘭亭是馮承素在蘭亭真蹟上雙鈎所

摹。最接近真蹟。神龍蘭亭石刻，無慮數百。其中褚遂良摹本也很

精。但只三百二十四字。郭天錫之本乃三百二十七字。鮮于樞此題

表達了對王羲之書的崇敬之情。

### 鮮于樞題趙模搨本蘭亭後

蘭亭化身千百億，貞觀趙模推第一①。

百家聚訟漫紛紛，正傳寧到山中石。

論書當論氣韻神，誰與癡兒較形質②。

想當填郭斷乎初，帝與歐虞皆太息③。

昭陵玉匣秘重泉，自此中天無二日。

元章老去不及見④，却見蘇家評甲乙⑤。

北山居士得何許，購取寧論萬金直。

幾年僦屋客江海，寶氣奎光夜相射。

南來北人多健者，名色連艘金滿室。

應嗟我輩太癡絕，常抱蠹書論得失。

①選自《元詩選》。趙模的蘭亭搨本，也是雙鈎所摹。鮮于樞認為貞觀

摹本推此為第一。

②「論書當論氣韻神」是鮮于樞重要的書學思想。摹本再逼真，也不是

原蹟，在他看來已大失原蹟神韻。以形質評書之優劣不足取。

③據說雙鈎搨摹，對着日光，勾摹連游絲飛白都一一照原蹟，其形態

上的逼真十分精湛。故使帝與歐（陽詢）、虞（世南）驚嘆不已。

④元章，指米芾。

⑤米元章曾在蘇才翁家購得褚河南摹搨本。兩種摹本各有勝絕處，俱

是一時名手摹書。

### 鮮于樞跋王大令保母帖四首①

撞破烟樓固未然，唐摹晉刻絕相懸。

莫將定武城中石，輕比黃閔墓下磚。

姜侯才氣亦人豪，辨析區區漫爾勞。

不向驪黃求駟駿，書家自有九方皋②。

臨摹舊說范新婦，古刻今看李意如。  
却笑南宮米夫子，一生辛苦學何書③。

千年鬱鬱闕重泉，暫出還隨劫火烟。

斬情乾坤如有意，流傳君我豈無緣。

原注：按蘇天爵《題鮮于伯機詩帖》云：鮮于公早歲學書，愧未能若古人。偶適野，見工人輓車行淖泥中，遂悟書法。今讀論書諸作，可以知其所從入矣。

①選自《元詩選》二集上（見本卷圖版二）。《保母磚志》，傳晉王獻之書。行書，十二行，行十字。書法古雅，似《蘭亭序》。然鐫刻不精。或云山陰僧人偽作。姜白石謂此志有「七美」，極稱之。今石不傳。僅一舊搨本傳世。一二八六年，鮮于樞見而題詩。第一首詩認為唐人的摹本蘭亭與晉人的直接碑刻相差還是很大。《定武蘭亭》雖說比較接近原作，但《保母磚志》乃直接上石，更為好一點。姜侯，指姜夔，對《保母碑》極為稱讚。

②駟，駿馬。九方皋，即相馬之伯樂。伯樂相馬在牝牡驪黃之外。書家觀書，猶如伯樂相馬，能從形體之外看出更多的東西。意謂書家觀《保母磚志》，要領略晉人風神。

③第三首詩譏諷米芾學書步古人後塵。米芾自謂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為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是成家。臨摹二王古帖，切防形似。

### 鮮于樞論筆①

百工之技，唯製筆難得其人，何哉？蓋他藝易通，而書法難通也，故間有能者。父不能傳之於其子，況師弟子乎！

①選自本卷《贈筆工范君用冊》。鮮于樞在一三〇〇年書韓愈《李愿歸

盤谷序》有跋云：「寄寓村舍，文房之具不備，人有千金馮應科筆相借者，皆南人託名偽作，一入墨，鋒便散，凡四五易，竟此卷，然皆不成書，僅免違命之責爾。」他用了冒充當時著名筆工馮應科（吳興人）的筆，竟寫壞四、五支筆才完卷。可見筆對書寫效果的重要。范君用是當時的製筆高手，方回曾有《贈范君用筆工（五首）》。鮮于樞在本帖中稱讚了他的技藝，同時表達了好筆難製也難得的看法。他精湛的書藝與他使用的筆分不開。當時趙孟頫也專用馮應科所製筆。

### 鮮于樞自跋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草書卷①

右少陵《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玉成先生使書。三易筆，竟此紙。海岳公②有云：今世所傳顛素草書，狂怪怒張，無二王法度，皆偽書。東坡謂：吳門蘇氏所賣伯高③書隔簾歌以後等草，非張書。誠然。樞作草書頗久，時有合者，不敢去此語也④。玉成先生以為如何？大德二年九月晦日，困學民鮮于樞伯幾父。

①選自本卷《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草書卷》。

②海岳公，指米芾。米芾此言不見《海岳名言》。此句謂張旭懷素草書淵源二王法。

③伯高，指張旭。旭字伯高。張旭傳世作品如《郎官廳壁記》備盡楷法。此句謂張旭草書也源於楷法。鮮于樞認為：「長史顛逸，時出法度之外；懷素守法，特多古意。」可參考。

④此句認為草書應合法度。鮮于樞的草書，因有楷法作基礎，所以無狂怪怒張的毛病，此謂「合」。

## 張 雨

## 張雨跋趙孟頫道德靈寶生神章經①

兩往昔侍趙魏公，嘗爲隱真庵主請書，是經公齋沐爲書，自謂此筆大有仙興，不與他書類。隱真所寶幾何年，而遂易其所藏。不幸失於彼而幸是經之得於此也。用章法師自京師歸來錢塘，辱交十餘載，所藏公翰墨至多，皆雨題識。□爲六丁雷電下取，而是經適從而歸之，欣戴有逾於昔。而雨之於是經俱若有所託於永久者矣。遂詳始末，重題於後。嗣真蓋雨舊法名云。至正九年乙丑歲張雨謹書。

①張雨跋趙《道德靈寶生神章經》共兩次。一次在趙在世時，落款署「上清弟子三洞講師吳郡張嗣真謹記」，一次就是至正九年（一三四九）他極晚年時的再跋。敘述了趙書失而復得的欣喜。這段跋透露了趙孟頫書此書時「齋沐」的背景，道出了趙書大有仙興的重要原因。「齋沐」是齋戒沐浴後凝神靜氣的一種心理狀態。態度極爲恭敬清淨，不雜他念，這就有利於書法靈感的激發。張雨此跋是極晚年的手筆，猶端秀俊爽，一副趙書的風流蘊藉的面目。而與早年書面目上也有許多不同。

## 張雨跋趙文敏過秦論①

嗣真嘗見晉黃素黃庭經，吳興公定爲上清真人楊羲和作，七言詩識於後。此卷楷法大類楊書，惜世罕知者。句曲外史張嗣真拜題。

①選自《式古堂書畫彙考》卷十六。張雨題跋前有鮮于樞題（一二九一年），李衍、張謙題（均爲一二九五年），張雨此題當在一二九五或稍後。《黃素黃庭經》，爲晉楊羲所書，楊羲，字羲和。吳郡人。趙孟頫以爲《黃素黃庭經》飄飄有仙氣。張雨此跋，指出了趙孟頫的楷書與楊羲和之間的關係。說明趙書，並不祇取二王，也旁及晉

人多家。鮮于樞跋趙《過秦論》，也肯定其極備楷法。

## 張雨題定武蘭亭①

僕曩時侍趙文敏公學書，暇日嘗論禊帖定武本佳者，絕難得。僧獨孤本見存，更有趙子固及越人倪仲剛、武唐吳靜心此三本流落人間，不知何如？至正甲申謁壘之於竹莊，出此本見示，乃其祖靜心先生所藏，文敏公題跋甚詳，誠可寶也。句曲外史張天雨。

①趙文敏的跋文是：至大間，僕借吳靜心先生北上，得此蘭亭與獨孤長老所惠本，並觀船窗中，卅二日得意甚多。屈指計之，已復七年矣。其子景良馳驛京師，復出見示，使人眷戀不能去手。噫，靜心仙去，其子能寶藏如此，爲之感嘆。延祐三年七月廿三日書於咸宜坊寓舍，子昂。《獨孤僧本蘭亭》乃《定武蘭亭》原石榻本。原爲天台長老獨孤氏所藏，後贈與趙孟頫。趙得此本後，連寫十三跋。張雨的這段題跋。敘述了自己侍趙文敏學書的事實。張雨小趙二十九歲，早年學書深受趙孟頫的影響。所以張雨清麗俊爽的書風與趙是一脈相承的。張雨題時已是六十一歲。

## 張雨自跋華陽張嗣真雜帖①

太史南華所論道家之大本天爲之至理矣。若相如之才情雄放，元亮之貞節雅言，華陽隱居則古稱玄中董狐道家尼父，實皆我之良師也。仲謝二詩，其旨蹟超。嗚呼，四十無聞斯不足畏，知不能望惟賢希聖之域，寧不得爲達生之歸乎。遂書各文成卷，把玩山水間，以自料理耳。大元泰定二年，歲在乙丑六月廿五日句曲外史張嗣真華陽南洞記。

①選自《鐵網珊瑚》卷四。這是張雨一二二五年六月書寫《玄史二論》、《仲謝二詩》、《馬陶三傳》後作的跋語。《玄史二論》是張雨闡

1334 元統二年 甲戌 · ○二月，詔內外興學校。廣西徭民起事，殺官吏。○四月，河南大旱至八月。江浙大饑，以戶計五十九萬餘。十二月詔整治學校。○是歲禁私創寺觀庵院。  
●張雨五十二歲。  
○劉致（時中）卒，年五十五。

1335 元統三年至元元年 乙亥 · ○二月，革冗官。六月，伯顏奏磨其勢及其弟塔剌海謀逆，誅之。禁服色不得僭上。○十一月罷科舉。改元統三年為至元元年。  
●張雨五十三歲。  
●一月，張雨作詩《乙亥元日試筆》。  
●二月，張雨選錢塘。有詩《乙亥二月選錢塘書懷寄劉師魯》。  
○姚廣孝（斯道）生。徐寅（幼文）生。

1336 至元二年 丙子 · ○禮部侍郎勿里臺請恢復科舉，不聽。○南陽、鄧州大雨。秦州山崩，江浙大旱。  
●張雨五十四歲。  
○高啓（季迪）生。

1337 至元三年 丁丑 · ○正月，廣東增城縣朱光輝起義，稱大金國，年號赤符。二月，汝寧、信陽神胡反，破歸德府鹿邑。○四月，禁漢人南人執兵器；有馬者繳官。禁止學習蒙古、色目文字。詔令省、院、臺、部等部門均用蒙古、色目人。五月，民間說言朝廷拘刷童男童女，一時嫁殆盡。○汴梁蘭陽、尉氏二縣河溢。京師河南地震。  
●張雨五十五歲。  
●張雨於本年出茅嶺，歸杭州，築室於北郊，閉門著書。

1338 至元四年 戊寅 · ○六月，袁州周子旺反，稱周王，改年號。旋被捕殺。○漳州路南勝縣農民李志甫起義。○山東、河南、徐州十五州縣河決。宣德府地震。  
●張雨五十六歲。  
●九月一日，張雨為太玄道友作《寒林圖》。  
○馬祖常（伯庸）卒，年六十。

1339 至元五年 己卯 · ○正月，禁濫予僧人名爵。六月，長汀大水，沒民居八百家。十月禁倡優盛服。以伯顏為大丞相。○十一月，開封杞縣人范孟反，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  
●張雨五十七歲。  
●三月十八日，張雨行書《鐵琴詩卷》\*。詩云：“伊誰識古鐵，選將銘雅琴。金木有相感，況乃達人心。無心始朝微，有耳皆哇淫。自非一再行，終作千丈沉。素弦山雨口，□□紫臺侵。我來為拂拭，懷古掉何深。抱之望虞舜，願敷南風音。”  
●七月二十一日，為無言禪師書近作五首。

1340 至元六年 庚辰 · ○二月，黜伯顏為河南行省左丞相。三月，伯顏於放逐途中病死。翰林直學士揭傒斯為奎章閣供奉學士。五月，禁民間藏軍器。○七月，命奎章閣學士康里巉巖等刪修大元通制。○十二月恢復科舉取士制。

●張雨五十八歲。  
●四月，張雨題倪迂《東岡草堂圖》：“東屯草堂知有無，東岡草堂入新圖。老翰見此喜折屐，定知不為四鰓鱸。庚辰歲四月三日立夏，張天雨陽德館寫。”  
●本年張雨歸隱德館，作樓居，往來靈石塢之精舍。

1341 至正元年 辛巳 · ○正月，詔改至元七年為至正元年。○山東大饑，燕南亢旱。饑民反抗三百多起。○崇明、秦州海盜，溺死一千六百餘人。○六月，改舊奎章閣為宜文閣。  
●張雨五十九歲。  
●十一月，張雨書唐人絕句：“絕頂新秋生夜涼，鶴翔松露濕衣裳。前村月照半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大元至正辛巳。張雨。”  
●本年張雨跋薛尚功摹鐘鼎彝銘款識真贋：“錢塘薛尚功摹集彝鼎款識文凡二十卷，較真器之墨蹟，筆精墨妙過之，又其詩論有出於博古考古諸書之外，前輩博雅精詣如此，彼困而不學，竊好古之名自比於米顛者，得不有愧。方外張天雨老學齋觀。”

1342 至正二年 壬午 · ○正月，大同饑，人相食。○三月，親視進士七十八人。四月，冀寧路平晉縣地震。六月，濟南山崩水湧，十二月，京師地震。  
●張雨六十歲。  
●本年，張雨與楊維禎交，常登山遊湖。  
●書春日遊南山約。（《句曲外史集》）

1343 至正三年 癸未 · ○三月，詔修遼金宋三史，以中書右丞相脫脫為都總裁官。六月，回回刺里五百餘人起事。○七月，修大都城。興國路大旱。十二月，詔寫金字《藏經》。  
●張雨六十一歲。  
●正月二日，張雨楷書為野鶴書《鶴巢詩卷》\*。致玄卿楷書。  
●十月，張雨與楊維禎跋蘇軾手書《維摩贊》、《梵冠頌》。  
●十一月望日，張雨題倪瓚草堂圖於荆溪之上。  
●十二月，張雨書《馬廬山甫集詩軸》\*。

1344 至正四年 甲申 · ○正月，詔定守令黜陟之法。河決汴梁。五月，黃河溢，平地水二丈。脫脫辭中書右丞相職。○九月命御史大夫也帖木兒、平章政事鐵木兒塔知經筵事。右丞達識鐵木兒調宜文閣、知經筵事。○《遼史》成。  
●張雨六十二歲。  
●上元日，張雨擬寒山子一首贈活人高道玄先生。  
●春，張雨自義興道吳還錢塘。張雨與鄭元祐、鄭九成在吳中聯句。  
●四月十六日，張雨與楊維禎遺影真，飲趙伯容所。張雨出示《石室銘》。嚴夫賦詩。  
●七月，揭傒斯卒，張雨與楊維禎、李孝光過祭錢塘孤山。  
●十二月十七日，張雨為允道者書詩卷。

●張雨道吳興溪上，與松雪學士唱和十絕，以記其處。詩曰《玄洲唱和》。序云：“茅山玄洲精舍，左右真仙古蹟曰南山、麗姑洞、震架海、鶴臺、桐華源、玄洲精舍、紫軒、火浣壇、隱居松、玉像龕。至治二年壬戌道吳興溪上，與松雪學士唱和十絕以記其處。仍書刻石，以爲山中故事。”這是張雨和松雪的最後交往。

1323 至治三年 癸亥
 

- 正月帝採拜往言，以趙居信爲翰林學士承旨，吳澄爲學士。○五月，鑿鐵木造兒碑，追奪官爵及封贈制書。八月，鐵木造兒之黨鐵失等殺英宗（1303-），並殺拜往。諸王迎立晉王也孫鐵木兒於北邊。九月在龍居河即位。是爲泰定帝。
- 張雨四十一歲。
- 張羽（來儀）生。○楊載（仲弘）卒，年五十三。

1324 泰定元年 甲子
 

- 二月，趙簡詣開經筵及擇師傅。令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受。命張珪、吳澄、鄧文原等以《帝範》、《資治通鑑》、《貞觀政要》等書進講。○七月，黃河、渭河等溢。龍慶州兩寇，大都、延安等地饑。○文學家賈雲石卒（1286-），號酸齋，與徐再思（甜齋）齊名。後人合輯《酸甜樂府》。
- 張雨四十二歲。

1325 泰定二年 乙丑
 

- 正月、二月鞏昌、延安、英德、梅州、大都、衡州等地饑。二月，頒《道經》於天下名山宮觀。○廣西瑶民起義，破柳城縣。○睢州河決，汴梁路十五縣先後河溢。
- 張雨四十三歲。
- 六月，句曲外史張雨在華陽洞書玄史二論、馬陶三傳、仲謙三詩。

1326 泰定三年 丙寅
 

- 翰林學士虞集請興京東水田，以寬東南海運，不能用。○六月，播州黎民起事。泉州民阮鳳子起義，攻佔城邑。河決鄭州、陽武等地，蝗災、旱災多處。
- 張雨四十四歲。
- 二月十八日，張雨書《太上十三訓》。
- 除夜，作小令《喜春來》。序云：泰定三年丙寅歲除夜玉山舟中賦。“江梅的的依茅舍，石瀨瀾瀾漱玉沙。瓦甌底送年華。問暮鴉，何處阿戎家。”

1327 泰定四年 丁卯
 

- 三月，廷試進士楊維禎、薩都剌等八十五人。
- 四月湖廣、廣西等地少數民族發生多次反抗事件。○六月，汴梁河決，汝寧府旱，大都、濟南、大名等地蝗。八月，崇明、海門溢。
- 張雨四十五歲。
- 張雨作《泰定丁卯沙溪元日詩》。
- 宋克（仲溫）生。○袁桷（伯長）卒，年六十一。張珪（公端）卒，年六十五。任仁發（子明）卒，年七十四。

1328 致和元年 戊辰
 

- 二月，詔改元致和。四月，欽州黃峯等起義。
- 天順元年
  - 五月，廣西普寧縣僧陳慶安起事，稱號改元。七月，泰定帝死（1293-），年三十六。九月，丞

相倒刺沙立皇太子阿速吉八（九歲）爲皇帝。燕鐵木兒發動政變，迎武宗之子圖帖睦爾爲帝，改元天曆。上都大都兩個政權並立，發生激戰。十月，上都政權失敗，圖帖睦爾遣使往漠北迎其兄和世球。○陝西大旱，民大饑。河決礪山、虞城。

●張雨四十六歲。

●十一月，張雨書《致方鳳札》\*。

○鄧文原卒，年七十一。白珽卒，年八十一。

1329 天曆二年 己巳
 

- 正月，周王在和寧以北即位，是爲明宗。五月，和世球立圖帖木兒爲皇太子。八月，明宗與皇太子相會於忽察都。皇太子與燕鐵木兒毒殺明宗（1300-）。皇太子遷上都重新即位。○二月，文宗立奎章閣學士院於京師。○九月，命奎章閣學士虞集編撰《經世大典》。免僧尼徭役，免僧寺田租。
- 張雨四十七歲。
- 張贊浩卒（1270-）。

1330 至順元年 庚午
 

- 正月，禮部尚書曠兼群玉內司事。○五月，改元至順，詔天下。○雲南諸王禿堅反，稱雲南王。河決大名路東明、長垣、曹州濟陸縣。
- 張雨四十八歲。

1331 至順二年 辛未
 

- 正月，御製《奎章閣記》。三月，浙西水旱，饑民八十五萬餘戶。五月，《皇朝經世大典》成。
- 九月，太湖溢，漂民居二八九〇戶，溺死一五七人。○是歲冀寧、河南二路旱，大饑。
- 張雨四十九歲。
- 俞貞木（有立）生。○龔璣（子敬）卒，年六十六。

1332 至順三年 壬申
 

- 八月，文宗在上都病死（1304-），年二十九，在位五年。十月，明宗和世球次子篤璘質班被立爲帝，是爲寧宗。在位四十三日病死，年七歲。廟號寧宗。○五月，汴梁河溢；九月平江、常州、鎮江、松江皆大水。洛陽等地旱。
- 張雨五十歲。
- 王履（安道）生。○何中（太虛）卒，年六十八。李嗣（派之）卒，年五十九。

1333 至順四年 癸酉
 

- 元統元年
  - 二月，燕帖木兒死。六月明宗長子妥歡帖木兒在上都即位，是爲順帝，年十三。以伯顏爲右丞相。十月改元，爲元統元年。
  - 張雨五十一歲。
  - 三月九日，張雨在元文廟賦趙文敏書《洛神賦》：“公藏大令真蹟凡九行，書爲余手臨於松雪齋。”
  - 三月十八日，張雨作《真樂軒記》。
  - 夏五月，張雨詩序：“元統甲戌夏五月，余客義興王氏讀慶堂十又八日，借士友張德常畫張公祠，得七言詩一首寄住山隸長壽周仁仲。”
  - 冬十一月，張雨蘭山集居處。製十小詩呈華陽隱居。
  - 吳澄（幼清）卒，年八十五。

1311	至大四年	辛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正月，武宗死，在位五年，年三十一。愛育黎拔力八達執政，罷尚書省。三月即帝位，是為元仁宗（順宗次子，武宗之弟）。○四月，廢至大銀鈔、通寶，仍用至元鈔、中統鈔。○七月，定國子生為三百人，增陪堂生二十人。</li> <li>●張雨二十九歲。</li> <li>○劉基（伯溫）生。</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八刺為皇太子。</li> <li>●張雨三十四歲。</li> <li>○科學家郭守敬死（1231-）。守敬字若思，邢臺人。陳天祥死（1230-）。官至集賢人學士。</li> <li>文學家袁華生。</li> </ul>
1312	皇慶元年	壬子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二月，徙周宣王石鼓於國子監。詔勉勵學校。擢監丞吳澄為司業。○六月，教李孟博選中外才學之士任職翰林。○前翰林學士承旨姚燧死（1238-）。號牧庵，著有《牧庵集》。</li> <li>○戲曲家白樸的死於本年以後（1226-?）。白樸著有《牆頭馬上》、《梧桐雨》等。</li> <li>●張雨三十歲。</li> <li>●本年，張雨登江蘇句容茅山，受大洞經籙，豁然若有所悟。</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汴梁、揚州、河南、重慶等地民皆饑。○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等譯《大學衍義》以進，得帝嘉許。○六月，罷右丞相鐵木迭兒。以左丞相合散為中書右丞相。</li> <li>●張雨三十五歲。</li> </ul>
1313	皇慶二年	癸丑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六月，建崇文閣於國子監。以宋儒二程、朱熹、司馬光、張栻、呂祖謙及放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廟。○十月，敕中書省議行科舉。規定經學用程朱傳注；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分別命題，集賢殿修撰虞集建議整頓學校。○王禎（字伯善）《農書》成於本年。○河決陳、亳、睢三州。京師屢地震。</li> <li>●張雨三十一歲。</li> <li>●本年，張雨隨杭州開元宮王溪月（名壽衍）真人入觀京師。在京時，張雨榮受聖書，賜號“清容玄一文度法師”。賜驛傳，住持杭州西湖福真觀。在京師時，張雨結識了楊仲弘、袁伯長、虞伯生等時賢。</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二月，給書《雜學經》三千兩。三月，給金九百兩、銀百五十兩，書金字《藏經》。三月，御試進士，賜忽都魯兒、霍希賢以下五十人及第。○集賢學士曲出提議刊行唐陸淳著《春秋纂例》、《辨疑》、《微旨》三書，帝從之。</li> <li>●張雨三十六歲。</li> <li>○鄭思肖（所南）卒，年七十八。程鉅夫卒，年七十。程著有《雪樓集》。</li> </ul>
1314	仁宗延祐元年	甲寅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正月，詔改元延祐。四月，立回回國子監。○七月，詔開下番市舶之禁。十一月，詔檢核浙西、江東、江西田稅。○十二月，詔定官員士庶衣服車輿制度。</li> <li>●張雨三十二歲。</li> <li>●三月，張雨作《元日雪舞早朝大明宮和辛良史省郎二十二韻並序》：“延祐改元三月，民瞻石宰相遇京師，承需郵作，且辱先施之惠。林下朽生，不能造館闕綺語，幸於言句外求之，愧悚而已。”</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正月，廣東南恩、新州瑤人郎庚等起義。○十月，白雲宗沉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免官治罪。</li> <li>●張雨三十七歲。</li> <li>●張雨題彭大年禧雨詩卷和仲舉韻延祐己未開玄道院作。“羽衣秋薄剪湘荷，茅屋山宮補綠蘿。白石資方青飢飯，琪巖借乘雪精騾。松雲暖憶春遊嶽，冰草寒憐曉渡河。使見南歸如見念，峰頭筇鶴好相過。”</li> <li>●十月，張雨作《木蘭花慢》詞壽溪月真人。</li> <li>○王逢（原吉）生。</li> </ul>
1315	延祐二年	乙卯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三月，廷試取進士五十六人。蒙古、色目為右榜，漢人、南人為左榜。增國子生一百名。○贛州蔡五九起義，克汀州寧化縣，稱王，旋敗死。奉元、龍興等地大饑。</li> <li>●張雨三十三歲。</li> <li>●本年，張雨題子昂採蓮圖：“誰道鵝兒黃似酒，對酒新鶯得似垂絲柳。松粉泥金初染就，年年春雪消時候。一縷柔情能斷否？兩重輕烟無力畫眉。待看溪南陰十畝，落花都聚紅雲帚。”（《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三十四著錄）</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正月，皇太后復任鐵木迭兒為右丞相。二月，鐵木迭兒誅殺集賢學士朵爾只等，銳意報復。○三月，太子即位，是為英宗。○是年罷回回國子學。</li> <li>●張雨三十八歲。</li> <li>●本年，張雨辭去福真觀主持之職，徙居開元宮。</li> <li>○南宋詞人張炎約死於本年（1248-）。著有《山中白雲詞》《詞源》。</li> </ul>
1316	延祐三年	丙辰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三月，漢陽路饑。四月河南流民群聚渡江。六月，河決汴梁，沒民居。○十二月，立皇子碩德</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三月，教纂修《仁宗實錄》。○五月，毀上都回回寺，在其地造帝師殿。六月，仍禁妄言時政。八月，雷州路海水溢。○戲曲家馬致遠死於本年後，著有雜劇《漢宮秋》等，散曲《東籬樂府》。</li> <li>●張雨三十九歲。</li> <li>○劉崧（子高）生。</li> </ul>
1317	延祐四年	丁巳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二月，給書《雜學經》三千兩。三月，給金九百兩、銀百五十兩，書金字《藏經》。三月，御試進士，賜忽都魯兒、霍希賢以下五十人及第。○集賢學士曲出提議刊行唐陸淳著《春秋纂例》、《辨疑》、《微旨》三書，帝從之。</li> <li>●張雨三十六歲。</li> <li>○鄭思肖（所南）卒，年七十八。程鉅夫卒，年七十。程著有《雪樓集》。</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正月，仁宗死（1285-），年三十六。在位十年，皇太后復任鐵木迭兒為右丞相。二月，鐵木迭兒誅殺集賢學士朵爾只等，銳意報復。○三月，太子即位，是為英宗。○是年罷回回國子學。</li> <li>●張雨三十八歲。</li> <li>●本年，張雨辭去福真觀主持之職，徙居開元宮。</li> <li>○南宋詞人張炎約死於本年（1248-）。著有《山中白雲詞》《詞源》。</li> </ul>
1318	延祐五年	戊午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正月，廣東南恩、新州瑤人郎庚等起義。○十月，白雲宗沉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免官治罪。</li> <li>●張雨三十七歲。</li> <li>●張雨題彭大年禧雨詩卷和仲舉韻延祐己未開玄道院作。“羽衣秋薄剪湘荷，茅屋山宮補綠蘿。白石資方青飢飯，琪巖借乘雪精騾。松雲暖憶春遊嶽，冰草寒憐曉渡河。使見南歸如見念，峰頭筇鶴好相過。”</li> <li>●十月，張雨作《木蘭花慢》詞壽溪月真人。</li> <li>○王逢（原吉）生。</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正月，廣東南恩、新州瑤人郎庚等起義。○十月，白雲宗沉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免官治罪。</li> <li>●張雨三十七歲。</li> <li>●張雨題彭大年禧雨詩卷和仲舉韻延祐己未開玄道院作。“羽衣秋薄剪湘荷，茅屋山宮補綠蘿。白石資方青飢飯，琪巖借乘雪精騾。松雲暖憶春遊嶽，冰草寒憐曉渡河。使見南歸如見念，峰頭筇鶴好相過。”</li> <li>●十月，張雨作《木蘭花慢》詞壽溪月真人。</li> <li>○王逢（原吉）生。</li> </ul>
1319	延祐六年	己未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正月，廣東南恩、新州瑤人郎庚等起義。○十月，白雲宗沉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免官治罪。</li> <li>●張雨三十七歲。</li> <li>●張雨題彭大年禧雨詩卷和仲舉韻延祐己未開玄道院作。“羽衣秋薄剪湘荷，茅屋山宮補綠蘿。白石資方青飢飯，琪巖借乘雪精騾。松雲暖憶春遊嶽，冰草寒憐曉渡河。使見南歸如見念，峰頭筇鶴好相過。”</li> <li>●十月，張雨作《木蘭花慢》詞壽溪月真人。</li> <li>○王逢（原吉）生。</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正月，廣東南恩、新州瑤人郎庚等起義。○十月，白雲宗沉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免官治罪。</li> <li>●張雨三十七歲。</li> <li>●張雨題彭大年禧雨詩卷和仲舉韻延祐己未開玄道院作。“羽衣秋薄剪湘荷，茅屋山宮補綠蘿。白石資方青飢飯，琪巖借乘雪精騾。松雲暖憶春遊嶽，冰草寒憐曉渡河。使見南歸如見念，峰頭筇鶴好相過。”</li> <li>●十月，張雨作《木蘭花慢》詞壽溪月真人。</li> <li>○王逢（原吉）生。</li> </ul>
1320	延祐七年	庚申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正月，仁宗死（1285-），年三十六。在位十年，皇太后復任鐵木迭兒為右丞相。二月，鐵木迭兒誅殺集賢學士朵爾只等，銳意報復。○三月，太子即位，是為英宗。○是年罷回回國子學。</li> <li>●張雨三十八歲。</li> <li>●本年，張雨辭去福真觀主持之職，徙居開元宮。</li> <li>○南宋詞人張炎約死於本年（1248-）。著有《山中白雲詞》《詞源》。</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正月，仁宗死（1285-），年三十六。在位十年，皇太后復任鐵木迭兒為右丞相。二月，鐵木迭兒誅殺集賢學士朵爾只等，銳意報復。○三月，太子即位，是為英宗。○是年罷回回國子學。</li> <li>●張雨三十八歲。</li> <li>●本年，張雨辭去福真觀主持之職，徙居開元宮。</li> <li>○南宋詞人張炎約死於本年（1248-）。著有《山中白雲詞》《詞源》。</li> </ul>
1321	至治元年	辛酉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三月，教纂修《仁宗實錄》。○五月，毀上都回回寺，在其地造帝師殿。六月，仍禁妄言時政。八月，雷州路海水溢。○戲曲家馬致遠死於本年後，著有雜劇《漢宮秋》等，散曲《東籬樂府》。</li> <li>●張雨三十九歲。</li> <li>○劉崧（子高）生。</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三月，教纂修《仁宗實錄》。○五月，毀上都回回寺，在其地造帝師殿。六月，仍禁妄言時政。八月，雷州路海水溢。○戲曲家馬致遠死於本年後，著有雜劇《漢宮秋》等，散曲《東籬樂府》。</li> <li>●張雨三十九歲。</li> <li>○劉崧（子高）生。</li> </ul>
1322	至治二年	壬戌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正月，禁漢人執兵器出獵及習武藝。山東、保定、河南、汴梁等地饑。○三月，中書省臣言，國學廢弛，請康恂、張養浩等董之，帝從之。○八月，鐵木迭兒卒。趙孟頫卒，年六十九。</li> <li>●張雨四十歲。</li> <li>●本年，張雨入茅山主持崇壽館。</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正月，禁漢人執兵器出獵及習武藝。山東、保定、河南、汴梁等地饑。○三月，中書省臣言，國學廢弛，請康恂、張養浩等董之，帝從之。○八月，鐵木迭兒卒。趙孟頫卒，年六十九。</li> <li>●張雨四十歲。</li> <li>●本年，張雨入茅山主持崇壽館。</li> </ul>

●冬至前一日，袁易以《寓錢塘雜詩》求教，爲之題：“詩命意閑遠，下語清麗，可謂不流於俗。然少加精密，杜少陵、黃山谷不難到也。”

●十一月二十七日，跋《趙子昂書札》：“余幼嘗爲吏，雖連章累牘，亦必手書，去赴急不暇揮筆。既得小官，始留意書翰，然有筆則書，亦不能盡知美惡。”

●作《劉道安壽詞》。

●遊杭西湖白蓮寺後，寄詩張伯淳。伯淳於大都次韻寄示二首：“東事從閑得，新詩以道鳴”；“遙知出山興，如過虎溪清”；“讀君五字令，可以擅長城。”

●出讓所藏《顏真卿祭姪文稿》與張晏。

●任仲美闕別十年後過錢塘，與之相道至元丁丑（1277）初渡淮時事，恍然如前事。仲美因留數日，行前求書。爲其書《千文》一卷，又後記：“余不解書，南方十大夫以余北人粗識點畫，凡得數字，傳玩以爲希有。仲美來自天京，如東平宋象賢、雲中李昭文、冀陵周景遠、彰德田師孟、真定李惟蕭，皆一時善書之士。胡不求以爲法？顧余貧賤多勝、曲學寡聞之人，奚足法耶？矧用此相慰藉耳。雪寒晨起，筆墨不調，殊愧不工。”

●張雨十九歲。

1302 大德六年 壬寅

○江南僧告朱清、張瑄不法十事，命御史臺詰問之。○以旱、蝗爲災，詔赦天下。○冬十月，改浙東宣慰司爲宣慰司都元帥府。

●鮮于樞五十七歲。本年，授太常寺典簿，未及到任，死於錢塘，年五十七。妻張氏，子三人：必明、必強（去病）和必仁（名去矜，號苦齋）。女二人：一名慈，適李擇善（李有子），一名適尉馬都尉江浙行省丞相朵爾的斤（高昌王雪雪的斤子）。孫一人：端，字文秀。外孫一人：伯彥不花的斤，字蒼崖。

●張雨二十歲。張雨二十餘歲，棄妻子入普福觀，戴黃冠爲道士，遊遍天台、括蒼諸山。

1303 大德七年 癸卯

○劉國傑破宋隆濟、蛇節。蛇節投降，被殺。宋隆濟亦被捕殺。○都哇與諸叛王相繼投降。○三月，《大元大一統志》編成。○數學家朱世傑著《四元寶鑑》成書。世傑字漢卿，號松庭，另著有《算學啓蒙》。在求解多元高次方程組、高階等差級數、高次招差法，比西方早四百年左右。

○學者金履祥死（1232-）。履祥字吉父，稱仁山先生，蘭溪人，入元不仕。有《仁山文集》。他是元代北山學派的朱學干城，致力於傳播朱熹理學。○是年太原、平陽地震，壞房屋十萬計。

●張雨二十一歲。

○危素生。余闕生。

1304 大德八年 甲辰

○增置國子生二百人，選宿衛大臣子孫充當。○赦：軍民逃奴，獲者即付其主。逃及誘匿者，分別治罪。○劉國傑死（1233-）。國傑，字國寶，益都人，女真族。

●張雨二十二歲。

●三月，張雨跋《褚遂良摹蘭亭》，時名探之。

○王惲卒（1227-），惲字仲謀，衛州汲縣人。官至翰林學士、知制誥，有《秋澗先生大全集》。

○張昱生。秦不華生。

1305 大德九年 乙巳

○命海山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居懷州。○是年，大同路地震，壞房屋五千八百餘間，死二千餘人。

●張雨二十三歲。

○郭翼（義仲）生。

1306 大德十年 丙午

○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僧闡各寺，田悉輸租。○四月，詔凡匿鷹犬者，沒家資之半，笞三十，來獻者給之以賞。○是年，晉寧、冀寧地震不止。又開成路地震，壓死五千餘人。○十二月，帝有疾，禁天下屠宰四十二日。

●張雨二十四歲。

●張雨作《登齊山次唐人杜紫微巖並序》，序云：“新天子嗣聖之年，當大德十一年丁未冬十有二月。官師府道正字呂誥將旨奉皇太子教持太師海陽王王璋書。如漢徵四皓故事。起先生牧庵以太子賓客。予時客宜城。疎齋亟往秋浦候之。既至，則下維揚矣。因登齊山翠微亭，次牧之韻懷先生且寄疎齋肅政使君。”

1307 大德十一年 丁未

○正月，成宗死（1266-），年四十二。無子。○三月，姪愛育黎拔力八達發動政變，奪取政權，自北方迎其兄海山。○五月，海山至上都即位，是爲武宗。愛育黎拔力八達被立爲皇太子。殺安西王、廢成宗后。○七月，加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大成”之名始此。○江浙、湖廣、江西、河南、兩淮等地大饑。發粟賑之。○詔立尚書省，分理財用。

●張雨二十五歲。

○文學家方回死（1227-）。回字萬里，號虛谷。著有《桐江集》、《桐江續集》。○胡翰（仲申）生。俞和（子中）生。趙淇（元德）卒。年六十九。張孔孫（夢符）卒，年七十五。

1308 至大元年 戊申

○春，紹興、台州、慶元、廣德等六路饑，死者甚衆。○御史臺因皇太子言，請完成國子監學工程。○以吳澄爲國子監丞。○夏秋之間，雲昌地震，歸德暴風雨，泰安、濟寧、真定大水，江浙饑荒之餘疫大作，死者枕藉。

●張雨二十六歲。

○薩都刺（天錫）生。王蒙生。

1309 至大二年 己酉

○益都、東平、大名、泰安、高郵等地蝗災。○復立尚書省。○九月頒行至大銀鈔。○十二月，申禁漢人執弓矢、兵杖。

●張雨二十七歲。

○邵亨楨（復齋）生。

1310 至大三年 庚戌

○營五臺寺，役工匠千四百人，軍三千五百人。○定稅課法。○九月，監察御史張善浩上《時政事》，指斥時弊凡十事，被罷官。

●張雨二十八歲。

○顧瑛生。宋濂生。



- 早。
- 鮮于樞五十三歲。
- 正月，驚蟄日，書《赤鳥行》詩一卷，記赴建德（在今浙江）烏龍山，考察斫琴所用赤鳥材之事及感受：“余本山林人，奔走費已翁。何期造物私，錫此哀吾窮。琴成減跡入深谷，歌詠堯舜甘長終。”後又題記：“時有公事，將赴行省。”
- 同日，作行書《千字文》一卷。
- 五月壬寅，葬鮮于光祖夫人吳氏、李氏於杭。
- 八月二十六日，作《致白堊札》\*：“先塋園牆急用四獸像，欲求寺院剝地厚大方磚五枚。宗師或有之，不知湛淵子可以下一轉磨否？檀波羅璽亦當行所當為事，必不吝也。呵呵！”
- 九月晦日（月末），為玉成先生作《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草書卷》\*一卷。
- 十一月二十八日，跋《宋人蠶絲圖》於因學齋之水軒：“此圖得古人畫成遺意，大與尋常人物花鳥不同。”
- 過京口，為高孝賢書《萬亭記》一卷。
- 十二月壬寅，由揚州還葬父光祖於錢塘。盛處為《墓誌銘》作“後記”，說明十七年後始得安葬之故，附刻於石陰。記：“鮮于氏家德興，以先墓毀於兵，且道遠不可至；惟揚、汴、博淺土不可附；其嗣樞年五十有三，不可待，不得不合葬於斯。”
- 作《建德溪行》詩：“山藏溪將斷，川回路忽通。鳥飛青嶺裏，人語翠微中。玄圃參差是，桃源想像同。平生苦行役，翻愛打頭風。”
- 歸自浙東，於虎林新居因學齋之右，構“直寄未暇亭”，又植老松一株（後名之“支離叟”）。
- 作五律詩《湖上新居》：“吾愛吾廬好，臨池構小亭。無人致青李，有客覓《黃庭》。樹古蟲書頁，沙平鳥篆汀。吾衰豈名世，詎肯苦勞形？”
- 張雨十六歲。
- 周密死（1232-），著有《草窗詞》、《齊東野語》等。

- 1299 大德三年 己亥
- 正月，中書省言，歲入之數，不支半歲。令一切賜與皆勿奏。○五月，罷江南諸路釋教總統所。七月，清出請寺僧戶五十餘為編民。○十一月，清太廟及覆山廟。
  - 鮮于樞五十四歲。
  - 七月十七日，作《趙秉文御史箴楷書卷》\*一卷。
  - 八月辛丑，上年所植老松柯葉茂盛，見者無不驚異。因取《莊子·人間世》之語，名之曰“支離叟”，蓋取其“無用之用”有同然者，非特形似而已。趙孟頫請圖其真，戴表元許為之傳，共成一卷。遂作《支離叟序》並五言詩十首，以為之倡。
  - 十月十六日，作行書《蕭山縣新文廟碑陰記》（胡長壽撰文，碑陽為趙孟頫書）。
  - 十二月十四日，坐“直寄亭”中觀雪，書《大字“支離叟詩”卷》。
  - 子必強死於錢塘，時年二十二歲。
  - 時偕溫日觀嘗至寓舍，抱軒前“支離叟”老

- 松，或歌或哭：“畫成葡萄誰賞識，惟有鮮于恒嘖嘖”。“鮮于浴師（溫日觀）浣之，為師澣垢曾弗辭”；“鮮于愛師工字畫，北面從師學波瀾”，“因學驚前支離叟，師來或哭或歌呼。醒墜醉抹不可測，其旨皆是警儒夫”。
- 於錢塘，作《拱北樓·水龍吟》，前記：“學官選退《拱北樓·水龍吟》一首，呈漢臣學士。鮮于樞再拜。”詞云：“三吳形勝，千年壯觀，‘惜無人健筆，歌謠說盛，事東南好’。趙孟頫亦作《拱北樓》七律一首，‘呈漢臣學士老兄發一大笑’。
- 時為浙東都督，將去官。
- 張雨十七歲。

- 1300 大德四年 庚子
- 正月，申嚴京師惡少不法之禁，犯者黥刑，杖七十，拘役。○五月，同州、隆興等地雹，揚州、南陽、順德等地旱蝗，真定、保定等處大水。○十二月，發軍侵八百媳婦園（在今頌甸）。
  - 鮮于樞五十五歲。
  - 二月，華朔日，作草書《李白襄陽歌》一卷。
  - 三月，上巳後三日，跋《王庭筠幽竹枯槎圖》：“元章之後，黃華（王庭筠）一人而已。詳觀此卷，畫中有書，書中有畫，天真爛漫，元氣淋漓，對之嗒然，不復知有筆矣，二百年無此作也。”
  - 十一月十二日，書《陶潛歸去來辭卷》\*（題錢選畫）於維揚客舍。
  - 作草書《章端已詩（四首）》。
  - 至東昌（今山東聊城），將埋於此地之生母李氏遷移錢塘。為人作書《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一卷。
  - 張雨十八歲。

- 1301 大德五年 辛丑
- 五月，雲南宋隆濟、貴州蛇節相繼起事，圍攻元軍。○六月，平江等十四路大水。七月，江湖泛濫，通、泰、崇明等處被淹死者不可勝計。○十二月，定強竊盜條格。
  - 鮮于樞五十六歲。
  - 二月，葬子必強於錢塘包山之原。以七言詩代誌文，撰、書《漁陽鮮于必強墓誌銘》。
  - 三月二十日，與趙孟頫等跋《李息齋墨竹卷》：“子昂畫法已竟，不必重賞”。
  - 五月且日，作《贈筆工范君用序》\*，云：“百工之技，唯製筆難得，其人何哉。蓋他藝易通，而書法難通也，故間有能者。”
  - 六月二十日，書《神童石鼓歌》\*一卷。
  - 七月十九日，跋《楊凝式夏熱帖》\*，評曰：“此帖絕無發風動氣處，尤可寶也。”
  - 八月五日，題《趙子昂畫東坡像及二赤壁賦》：“近世諸賢，書畫不能俱博，‘蓋以所長掩其所短故也。子昂學士書畫俱到，他日必能俱博無疑’。
  - 八月，徐球將還三衛，出《蘇軾等六君子圖卷》相示，遂題其後。
  - 九月望日，於寶婺之高嶺，題《惜巨然畫》詩：“秋壘春巖足杯羹，萬頃烟波兩棹橫。就使直鉤隨分曲，不將浮世的浮名。”

· 輓：“禮樂衣冠地，文章富貴家。南山開壽域，東海進流霞。”後題云：“北村市船之趙翰林以此四紙求作大草書。久病目昏，不能對客，聊以應命，殊愧不工。他日再易，必又是目病時也。呵呵！”孟頫跋云：“困學之書，妙入神品，僕所不及。然四幅不若合為一幅為佳。爰使能者重裝潢之。”

●題《神龍本事蘭亭叙》\*。

●題《高彥敏郎中為公略年兄所作夜山圖》古詩一首：“李侯之德高侯畫，千年人誦容公（徐瑛）詩。”

●會張文貞之子張懋於錢塘，懋以其父之行實見屬，請為撰寫“行狀”。

●寄詩劉敏中。敏中次韻答寄：“舞雩春暖記同遊，一逐風塵各異州；“白髮青燈千里夢，楚雲燕樹十年秋。休為長吟廢沉醉，只令懷抱不禁愁”。

●張雨十二歲。

○朱德潤（澤民）生。

1295 元貞元年 乙未

○正月，詔道家復行《金籙》《科範》。○六月，翰林承旨董文用進《世祖實錄》。○詔各省止存儒學提舉司一，餘悉罷之。

●鮮于樞五十歲。

●二月，作草書《陶淵明歸去來辭》一卷（後改成册）。

●四月二十日，送客臨平鎮（今浙江餘杭），行前的盛懋同行，懋以事不果。遊高亭山，晚宿廣慶寺。明日，遊慶寺內殿廡，得觀唐玄奘法師碑。後作《遊高亭山廣慶院記》，備述所見以告元仁（盛懋）。後附《留題廣慶寺》、《高亭道中一絕留題淨慧壁》、《淨慧寺四絕》、《又遊廣慶殿僧房》等詩，“仍乞呈似巖翁（巖開）、山村（仇遠）、井西（王芝）、存博（屠約）、善之（鄧文原）、仲實（張栻）、無逸（陳康祖）諸同志。”

●閏四月二十五日，與盛懋同觀《女史箴圖本》，題：“古人作文如寫家書，作畫如寫字，遺意叙事而已。覺非無意於畫與古人合，何必更求江湖畫筆也。”

●春，將赴任浙東道宣慰司，鄧文原作詩《送鮮于伯樞之官浙東》：“十載黃塵看去馬，萬里青眼送飛鴻，”昭世需材公論定，起分春雨浙江東”。

●十一月，撰書《張彥亭行狀稿卷》\*一卷，以狀言君子，書告世主。時為從仕郎、浙東道宣慰司都事。

●十一月五日，五十歲生日。方回以詩為壽：“諸公未許子為政，萬事無如擊絕倫”；“糟薑三盞酒，柏燭一盞茶”。

●時為“帥幕”，宦居於婺（今浙江金華）。

●作五絕詩《題屏》：“講舍如僧舍，官曹似馬曹，頭巾終日岸，手板或時操。”

●官喪時，與王成齋為文字交，將所藏《唐臨吳興二帖》贈之，並題其後。

●撰杜甫、邵堯夫故事，與一時名士共買屋，使白筵居。是時，延學益充，文益富，而家益貧。

●張雨十三歲。

○康里巎巎生。

1296 元貞二年 丙申

○七月，贛州與國劉六十起義。八月，禁船商毋以金銀過海，請使外國者不得為商。○松江府黃道婆元貞間從厓州還鄉，傳播棉織技術。○是年河決封丘、祥符、寧陵等五縣。

●鮮于樞五十一歲。正月二十五日，與徐杭盛彪、三衛鄭君舉同觀《趙子固水仙圖》於因學齋之水軒。題云：“時將赴浙東，僕夫束擔，以雨小留。”

●三月十四日，作行草書《唐人詩》\*（《石鼓歌》、《今夕行》、《兵車行》、《聽馬行》、《古長城吟》）一卷於虎林因學齋中。

●中秋後五日，跋《劉敞（原父）南華秋水篇》：“嘉祐去唐未遠，一時名公書猶有唐人風致，原父、舜欽輩是也。至東坡、山谷始大變。東坡尚有會稽、北海體制，至於清翁，全無古人意。蓋世降風移使然。書瀆之法，今無能者，撫卷慨然。”

●合剌歸為浙東宣慰使，禱雨三澤屢應，時在幕中，為文刻石。

●張雨十四歲。

○楊維禎生。○宋遺民詩人謝翱死。著《晦發集》。

1297 元貞三年 丁酉  
大德元年

○五月，河決汴梁，發民三萬塞之。漳河溢，壽陽、東平等地水。○八月，揚州、淮安、寧海州旱。○十二月，禁諸王、駙馬並權豪，毋奪民田。

●鮮于樞五十二歲。

●正月，張可與將赴大都拜除中書省參知政事。書近作《滿江紅》詞一首為之饒行。前題：“近覽鮑白頭漸多，戲作《滿江紅》長短句。綉江（張可與）先生拜參上馬，敢錄呈觀，幸乞一笑。”

●三月二十日，題《定武五字損本蘭亭卷》：“定武蘭亭玉石刻，甲余平生所見。況有內翰遺山（元好問）先生蘭記，又可寶也。”

●仲秋望日，吳興一宮袖《張先十餘圖》來示，橫於几上，為之慨然。展之錄之，終日忘倦。稍留不可，遂手鐫十章，又跋於卷後，以嘉其志而還之。

●時居錢塘，嘗與高克恭、梁曾、郭天錫等吟詩作畫、鑒賞古物，擊鼓彈琴，曲時時變樂作古調。仇聘選自周中，嘗為留連旬月，聞其琴鼓而自度。趙孟頫解齊州歸吳興，願也來從。諸君與致，痛飲還醉。

●致仇聘札：“趙公子（子昂）明日欲過寒舍看書畫，廉訪相公能一來彈琴亦佳。”

●於金華，“郡守為《雲墨閣碑陰》集‘二老亭’山中，李晉庵、鮮于伯樞作圖、詩。落之，憲史梁（詩）公又構草堂寺側。”

●張雨十五歲。

○宋詞人劉辰翁死（1232-），著有《須溪集》。

1298 大德二年 戊戌

○正月，詔以水旱減郡縣田租十分之三。○六月，山東、河南、河北五十處饑。七月，汴梁大雨，漲沒數縣禾稼。○十二月，揚州、淮安二路

●鮮于樞四十二歲。

●二月既望，出示祖母李氏手筆與祖父之《女傳詩史》，徵序於何桂夢曰：“此先人所以屬諸孤也，尚託一言，以載不朽。”夢桂爲此作《鮮于夫人李氏手帖序》，云：夫人“爲婦而節，爲母而賢。子初孝子，伯機慈孫”；“持此以往，他日當有執彤管書汗青，以補史官之缺者，尚俟余言。”

●春，贈方回《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搨本一通，方回賦詩云：“春天晴更好，無奈惡情懷。”倚杖吟還喜，新分孔墓楮。”

●春，議藏表元於杭。時以材選爲“三司史掾”，每晨出，則載筆橫與其長廷爭是非，一語不合，輒飄飄然欲置章綬去，漁獵山澤間而後快。……門無褻賓，至則相對吟諷松竹之間。或命籥逐醉，醉極作放歌怪字，亦有足悅。

●五月十二日，雨中閱法書，重題《李西臺（建中）千文卷》：“嘗見世所謂李西臺書，以爲前輩輕於許可。及見此書，乃知不我誣也。余家藏《千文》三本：楷高閑、趙模與此。高草書，趙行書，此則正書，各有妙處，覽者自當知之。”署款：“虎林逸民”。

●夏，運貶。舉詩方回，詩中有“一官屢厄黃楊閨”句，表達心中不滿。方回賦詩答之：“山濤澗發吾當去，自有髯侯奮迅時。”

●秋，作《秋懷長句》、《秋懷古體》。方回次韻和之：“遯燕涉漢將十霜，西風滿眼榆林黃。”“哀歌相合意慘愴，夜視宇宙何茫茫。”“大似周南留，寧有東平懸。”“雙屈未可知，鵬搏詎能算？”

●八月，至吳興（今浙江湖州），與趙孟頫（時奉使還家）會晤，請其爲父光祖《墓誌銘》書丹，並贈之以琴。後趙以詩答謝：“箕子之裔多髯翁，才氣遇俗警愚蒙”，“自信得此不敢寐，篋夜起坐彈孤鳴”。

●秋，重裝《徐浩書朱巨川告身卷》於錢塘。

●十月，方回與李景安同來寓所，方回賦詩：“真能隱處非難事，恐有天邊尺一呼。”“香山老子兩無事，張文康兄或許呼。”

●與方回同過張子範、子周園池。弄琴作書，賞玩鼎彝，酒後吟詩。方回詩云：“熟識二難俱好事，偶來兩客各能詩。一時觸目多佳思，爛醉如泥竟未奇。”

●十二月二十日，時武陵（今湖南常德）大風振屋，積雪壓頂，至白珽處。與白珽、仇遠、張栻、鄧文原等，載酒前來相與賞會，珠玉在側，琴瑟在御，狂談雅誼，小飲大歡，“計勝賤一時不多見於世間”，以《武陵勝集》爲名，拆“飛入園林總是春”七字賦詩。得“總”字，詩云：“念我平生友，欲往恨不勇”；“把酒望六合，瓊瑤紛總總。”

●至湖南，見李北海（邕）《嶽麓寺碑》，乃有所得。

●時任從仕郎、兼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司經歷。徐瑛爲按察使。

●張雨五歲。

1288 至元二十 戊子  
五年

○二月，敕江淮勿捕天鵝。○七月，廣東董賢舉等起義。九月，太醫院新編《本草》成。○立學

校二萬四千四百餘所。

●鮮于樞四十三歲。春，於廣陵（今江蘇揚州），將赴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任職，行前王旭以詩餞行，作《送鮮于伯機之官浙西》：“春風送摩歌，又見行軒起。福星照吳越，重爲斯民喜。報國當盡心，安人費修己。豺狼掃貪暴，蛇豕除奸宄。”

●出示祖母墨蹟與王旭，旭作七絕二首：“故紙昏塵遺墨在，細看猶足見高情”；“三光不照重泉夜，空抱遺書泣老孫”。

●十月九日，再跋《祭姪文稿》，稱之“天下行書第二，余家法書第一”。

●時秘書郎喬贊成官浙西，遂携書請見訪，得詳考《徐浩書朱巨川告身卷》，又跋於卷後。

●張雨六歲。

1289 至元二十 己丑  
六年

○二月，浙江臺州楊鎮龍起義，稱大興國皇帝，建元“安定”元年。○本年江南各族人民起義凡四百餘處。

●鮮于樞四十四歲。

●正月望日，三衢（今浙江衢州）舟中，時過安仁鎮，題所藏《定武五字損本蘭亭卷》。

●六月二十一日，同周密訪選判喬贊成處觀書畫，計有陳智永《真草千文》、唐吳道子《火星》、王維《維摩像》、五代董源《山水》、宋巨然《溪山》、李公麟《女孝經》（不全本）、郭忠恕《飛仙放實》、遼胡泉《番騎》等。

●棄官後，趙孟頫寄五言古體一首，詩云：“之子稱文隱，才高非衆鄉。脫身軒冕場，築屋西湖濱。”“賦詩夜鮑謝，往往絕埃塵。”

●張雨七歲。

1290 至元二十 庚寅  
七年

○江西華大老、黃大老，浙東楊鎮龍餘部等起義。旋敗。○十一月，廣濟等地大水。

●鮮于樞四十五歲。

●二月十六日，與盛彪等會飲於張汝明家。酒闌，爲郭景星書自作詩一卷（《別家》和《遇桐廬瀟卷灘》二首，此卷一名《醉筆卷》），後記：“義山先生送紙數幅，令不肖書。僕未暇書，遂致失墜，買此以償。至於筆墨工拙，固不逃義山教授之藥墨也”；“醉中作字多錯，然亦不可盡棄，義山亮之。”次日，盛彪將此卷送景星之寓意齋。

●六月五日，跋《米友仁雲山圖卷》\*於高舍之“困學齋”，款識鈐有“中山後人”朱文印。

●中秋日，書宋廣平《梅花賦》一卷。後記：“宋廣平《梅花賦》，世所罕傳。余新得於右丞何公處，實東京舊圖子監寫本，夢瑤莊恭甫聞之以求，故書此贈之。”

●秋，於兩浙都轉運司，爲“運幕”。廉希貢（尹）爲轉運使，八月八日卒於家中。

●冬，見王暉、馬煦於杭，憐馬拙《蘇軾表忠觀碑》一本。允諾，未果。

●裝《中原諸公翰墨卷》於錢塘。記云：“直以所得先後次序之，不敢妄有品第。”

●與李仲方、張可與齊會於杭，歡甚。仲方卒於官，可與移書曰：“仲方沒矣，家貧子幼，吾輩不爲之經紀，則孤寡何所依也。吾以一女許配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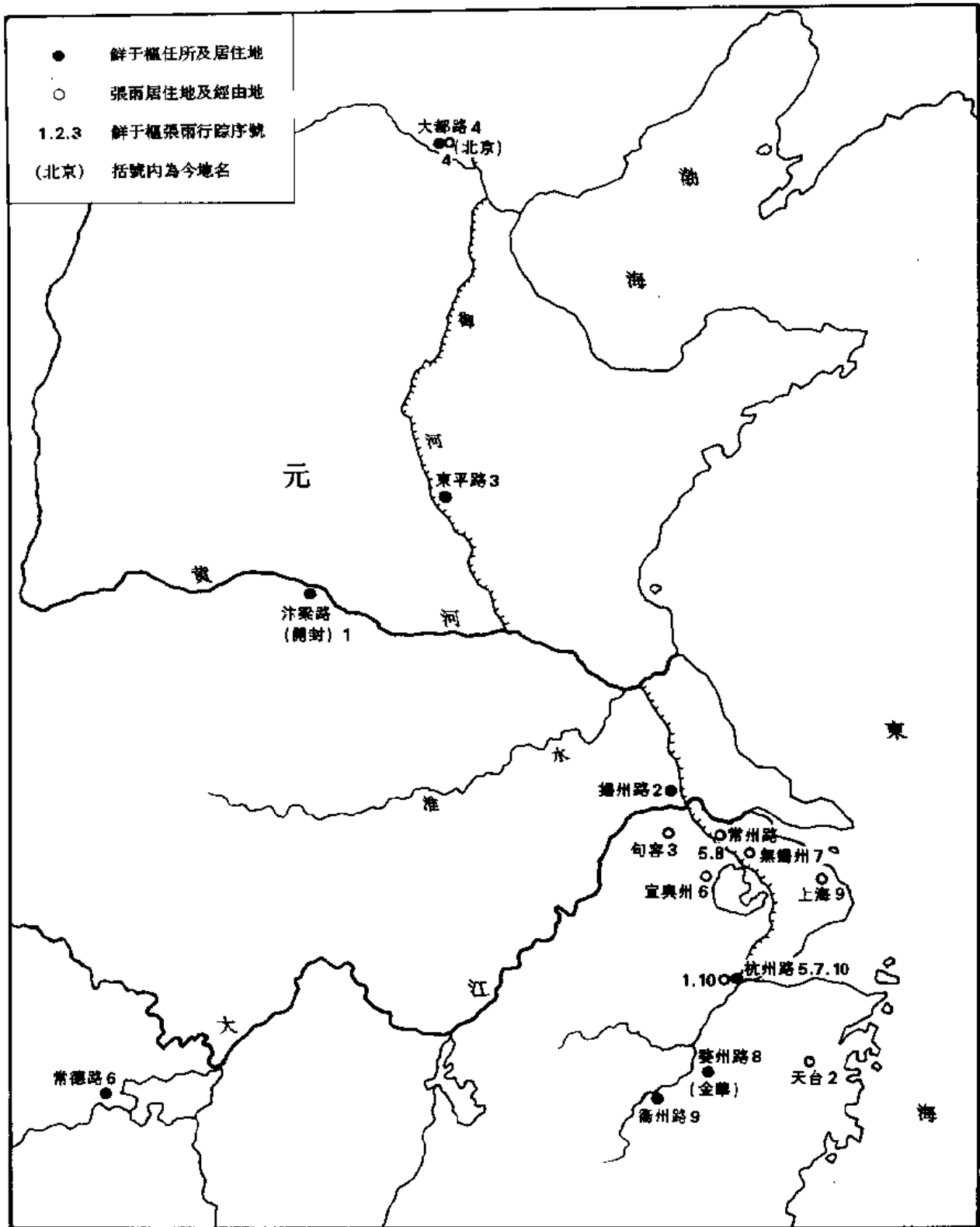
1276	德祐二年 景炎元年 至元十三年	丙子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正月，南宋幼帝請降。五月，南宋益王即位福州，是為端宗。○是年，元國子生不忽木與同舍生上疏，請於滅宋後，適立學校。</li> <li>●鮮于樞三十一歲。本年，鮮于樞在汴梁，為“撥行御史府”。</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九成是紹興二年狀元。傳四世至達源。達源生有孫，有孫生雨。張雨有弟二人。</li> </ul>
1277	景炎二年 至元十四年	丁丑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八月，元李恒攻文天祥於興國。○初置江南行御史臺於揚州。</li> <li>●鮮于樞三十二歲。</li> <li>●十二月十二日，離別家鄉汴梁，初次渡淮，前往揚州赴任，任仲美同行。途中作《十二月十二日別家》詩：“玄冬尚閉藏，遊子戒遠途。”“十年賦倦遊，卜築江海隅。”“晏安因所懷，復此畏簡書。”</li> <li>○黃潛（晉卿）生。</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二月，邕州、賓州、梧州、衡州等地相繼發生起義。○十二月，命集賢學士許國楨等集諸路教授增修《本草》。</li> <li>●鮮于樞三十九歲。自揚州遷江淮行省來治於杭，改江浙行省，至杭重裝《祭姪文稿》。</li> <li>●張雨二歲。</li> </ul>
1278	景炎三年 祥興元年 至元十五年	戊寅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四月，宋端宗死，立衛王昀，年八歲。○十二月，文天祥兵敗被俘。</li> <li>●鮮于樞三十三歲。寓揚州，任“行臺御史掾”。子鮮于必強生於維揚（今江蘇揚州）。仲夏，書《蘇東坡前赤壁賦》一卷。與趙孟頫初次相見，二人一見如故，契合無間。</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五月，汴梁、東昌、廣平等地旱。元軍入安南。安南兵追擊，李恒中毒矢而卒。○九月，難民自貢兩淮荒池，免稅三年。</li> <li>●鮮于樞四十歲。在京師（大都，今北京），得中原諸名公徽舉（彥舉）、陳規（正叔）、高鳴（雄飛）、楊弘道（叔能）、楊果（正卿）、楊奐（煥卿）等十八人墨蹟。題《高房山墨竹圖》：“涼蔭生研池，葉葉秋可數。京華客夢醒，一片江南雨。”作行草《燕山十月》：“燕山十月寒塵指，雪盡長途風走沙。爭信江南此時節，漫山輕霧濕梅花。”</li> <li>●張雨三歲。</li> </ul>
1279	祥興二年 至元十六年	己卯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正月，宋帝昀死，宋亡。張弘範要求文天祥招張世傑，文天祥書《過零丁洋》詩拒之。○十月，文天祥被押送至大都。</li> <li>●鮮于樞三十四歲。</li> <li>○馬祖常（伯庸）生。</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正月，帝以日本孤遠島夷，重困民力，罷征日本。○二月，太史院上《授時曆經》《歷議》，藏於翰林國史院。○世祖謂“自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遣程文海赴江南訪求人才，葉李、趙孟頫等應召至大都。</li> <li>●鮮于樞四十一歲。春，在大都。“一日，鮮于伯機開宴，座皆為名士。鮮于因事入內，令（京師名妓）曹（煥秀）行酒。適過。（鮮于）公自內出，客曰：‘伯機未飲。’曹亦曰：‘伯機未飲。’客曰：‘汝以伯機相呼，可謂親愛之至。’鮮于作怒，曰：‘小鬼頭，敢如此無禮。’曹曰：‘我呼伯機便不可，却只許爾呼王羲之也？’一座大笑。”</li> <li>●六月，一跋《祭姪文稿》。</li> <li>●十一月，方回題五百律詩《贈鮮于伯幾》，云：“聞名今子駿，所至見公詩；“吟鞍霜跌後，談麈日雨時”。</li> <li>●冬，得《王獻之保母碑》。後轉周密處，並應命題絕句四首。購《徐浩書朱巨川告身卷》於武林（杭州）。</li> <li>●題《范寬雪山圖》：“荆關以後世有人，猶人能寫山水真”，“江南山水固漸瀝，敢與嵩高泰華爭雄尊？”“我家汴水涇，境與嵩華鄰。平生亦有山水癖，愛而不見今十春。他日思歸不可遇，仗藜帶酒來敲門。”</li> <li>●跋《王右軍服食帖》：“右軍云：吾書比之張（芝）草，猶當歷行。觀此乃知右軍之言誠為過謙。其餘則子昂說法已竟，不須重說偏言也。”</li> <li>●張雨四歲。</li> </ul>
1280	至元十七年	庚辰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四月，江西南康民杜可用利用白蓮教起義。○十一月，鎮郭守敬所訂《授時曆》。○十二月，漳州民陳桂鑑率眾起義。</li> <li>●鮮于樞三十五歲。</li> <li>○姚樞死（1203-）。○郭昇（天錫）生。吳鎮（仲圭）生。</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正月，發兵侵日本，遇風，全軍覆沒。○十月，燒河中等處《道藏》版。禁道經。</li> <li>●鮮于樞三十六歲。時任“行臺掾”於維揚。四月十一日，避父就養，父遣卒淮安舟中，殞殯於揚州城北開原寺，享年七十七歲。</li> <li>○許衡死（1209-）。王恂死（1235-）。</li> </ul>
1281	至元十八年	辛巳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二月，申嚴漢人軍器之禁。○三月，王著、高和尚等合謀殺平章政事阿合馬。○十二月，文天祥被害，年四十七。著有《文山先生全集》。</li> <li>●鮮于樞三十七歲。於維揚，陳應子為父光祖撰寫“行狀”。見周砥於維揚，請其為父鮮于光祖墓誌銘撰文。</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二月，復置尚書省，以桑哥織木兒為平章政事。設國子監，立國學監官。生員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設江南各道儒學提舉司。○三月，更造至元寶鈔頒行天下。</li> </ul>
1282	至元十九年	壬午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江南各地因拘水手，興造海船，激起人民反抗二百餘次。</li> <li>●鮮于樞三十八歲。在東平為“左尉”，以古書數種易《顏真卿祭姪文稿》於曹彥禮處。</li> <li>●張雨生於杭州。名天雨，字伯雨，號貞居，又號句曲外史。道名嗣真，善名澤之。其六世祖張</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二月，復置尚書省，以桑哥織木兒為平章政事。設國子監，立國學監官。生員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設江南各道儒學提舉司。○三月，更造至元寶鈔頒行天下。</li> </ul>
1283	至元二十年	癸未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江南各地因拘水手，興造海船，激起人民反抗二百餘次。</li> <li>●鮮于樞三十八歲。在東平為“左尉”，以古書數種易《顏真卿祭姪文稿》於曹彥禮處。</li> <li>●張雨生於杭州。名天雨，字伯雨，號貞居，又號句曲外史。道名嗣真，善名澤之。其六世祖張</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二月，復置尚書省，以桑哥織木兒為平章政事。設國子監，立國學監官。生員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設江南各道儒學提舉司。○三月，更造至元寶鈔頒行天下。</li> </ul>
1284	至元二十一年	甲申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二月，復置尚書省，以桑哥織木兒為平章政事。設國子監，立國學監官。生員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設江南各道儒學提舉司。○三月，更造至元寶鈔頒行天下。</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二月，復置尚書省，以桑哥織木兒為平章政事。設國子監，立國學監官。生員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設江南各道儒學提舉司。○三月，更造至元寶鈔頒行天下。</li> </ul>
1285	至元二十二年	乙酉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五月，汴梁、東昌、廣平等地旱。元軍入安南。安南兵追擊，李恒中毒矢而卒。○九月，難民自貢兩淮荒池，免稅三年。</li> <li>●鮮于樞四十歲。在京師（大都，今北京），得中原諸名公徽舉（彥舉）、陳規（正叔）、高鳴（雄飛）、楊弘道（叔能）、楊果（正卿）、楊奐（煥卿）等十八人墨蹟。題《高房山墨竹圖》：“涼蔭生研池，葉葉秋可數。京華客夢醒，一片江南雨。”作行草《燕山十月》：“燕山十月寒塵指，雪盡長途風走沙。爭信江南此時節，漫山輕霧濕梅花。”</li> <li>●張雨三歲。</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正月，帝以日本孤遠島夷，重困民力，罷征日本。○二月，太史院上《授時曆經》《歷議》，藏於翰林國史院。○世祖謂“自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遣程文海赴江南訪求人才，葉李、趙孟頫等應召至大都。</li> <li>●鮮于樞四十一歲。春，在大都。“一日，鮮于伯機開宴，座皆為名士。鮮于因事入內，令（京師名妓）曹（煥秀）行酒。適過。（鮮于）公自內出，客曰：‘伯機未飲。’曹亦曰：‘伯機未飲。’客曰：‘汝以伯機相呼，可謂親愛之至。’鮮于作怒，曰：‘小鬼頭，敢如此無禮。’曹曰：‘我呼伯機便不可，却只許爾呼王羲之也？’一座大笑。”</li> <li>●六月，一跋《祭姪文稿》。</li> <li>●十一月，方回題五百律詩《贈鮮于伯幾》，云：“聞名今子駿，所至見公詩；“吟鞍霜跌後，談麈日雨時”。</li> <li>●冬，得《王獻之保母碑》。後轉周密處，並應命題絕句四首。購《徐浩書朱巨川告身卷》於武林（杭州）。</li> <li>●題《范寬雪山圖》：“荆關以後世有人，猶人能寫山水真”，“江南山水固漸瀝，敢與嵩高泰華爭雄尊？”“我家汴水涇，境與嵩華鄰。平生亦有山水癖，愛而不見今十春。他日思歸不可遇，仗藜帶酒來敲門。”</li> <li>●跋《王右軍服食帖》：“右軍云：吾書比之張（芝）草，猶當歷行。觀此乃知右軍之言誠為過謙。其餘則子昂說法已竟，不須重說偏言也。”</li> <li>●張雨四歲。</li> </ul>
1286	至元二十三年	丙戌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正月，帝以日本孤遠島夷，重困民力，罷征日本。○二月，太史院上《授時曆經》《歷議》，藏於翰林國史院。○世祖謂“自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遣程文海赴江南訪求人才，葉李、趙孟頫等應召至大都。</li> <li>●鮮于樞四十一歲。春，在大都。“一日，鮮于伯機開宴，座皆為名士。鮮于因事入內，令（京師名妓）曹（煥秀）行酒。適過。（鮮于）公自內出，客曰：‘伯機未飲。’曹亦曰：‘伯機未飲。’客曰：‘汝以伯機相呼，可謂親愛之至。’鮮于作怒，曰：‘小鬼頭，敢如此無禮。’曹曰：‘我呼伯機便不可，却只許爾呼王羲之也？’一座大笑。”</li> <li>●六月，一跋《祭姪文稿》。</li> <li>●十一月，方回題五百律詩《贈鮮于伯幾》，云：“聞名今子駿，所至見公詩；“吟鞍霜跌後，談麈日雨時”。</li> <li>●冬，得《王獻之保母碑》。後轉周密處，並應命題絕句四首。購《徐浩書朱巨川告身卷》於武林（杭州）。</li> <li>●題《范寬雪山圖》：“荆關以後世有人，猶人能寫山水真”，“江南山水固漸瀝，敢與嵩高泰華爭雄尊？”“我家汴水涇，境與嵩華鄰。平生亦有山水癖，愛而不見今十春。他日思歸不可遇，仗藜帶酒來敲門。”</li> <li>●跋《王右軍服食帖》：“右軍云：吾書比之張（芝）草，猶當歷行。觀此乃知右軍之言誠為過謙。其餘則子昂說法已竟，不須重說偏言也。”</li> <li>●張雨四歲。</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正月，帝以日本孤遠島夷，重困民力，罷征日本。○二月，太史院上《授時曆經》《歷議》，藏於翰林國史院。○世祖謂“自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遣程文海赴江南訪求人才，葉李、趙孟頫等應召至大都。</li> <li>●鮮于樞四十一歲。春，在大都。“一日，鮮于伯機開宴，座皆為名士。鮮于因事入內，令（京師名妓）曹（煥秀）行酒。適過。（鮮于）公自內出，客曰：‘伯機未飲。’曹亦曰：‘伯機未飲。’客曰：‘汝以伯機相呼，可謂親愛之至。’鮮于作怒，曰：‘小鬼頭，敢如此無禮。’曹曰：‘我呼伯機便不可，却只許爾呼王羲之也？’一座大笑。”</li> <li>●六月，一跋《祭姪文稿》。</li> <li>●十一月，方回題五百律詩《贈鮮于伯幾》，云：“聞名今子駿，所至見公詩；“吟鞍霜跌後，談麈日雨時”。</li> <li>●冬，得《王獻之保母碑》。後轉周密處，並應命題絕句四首。購《徐浩書朱巨川告身卷》於武林（杭州）。</li> <li>●題《范寬雪山圖》：“荆關以後世有人，猶人能寫山水真”，“江南山水固漸瀝，敢與嵩高泰華爭雄尊？”“我家汴水涇，境與嵩華鄰。平生亦有山水癖，愛而不見今十春。他日思歸不可遇，仗藜帶酒來敲門。”</li> <li>●跋《王右軍服食帖》：“右軍云：吾書比之張（芝）草，猶當歷行。觀此乃知右軍之言誠為過謙。其餘則子昂說法已竟，不須重說偏言也。”</li> <li>●張雨四歲。</li> </ul>
1287	至元二十四年	丁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二月，復置尚書省，以桑哥織木兒為平章政事。設國子監，立國學監官。生員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設江南各道儒學提舉司。○三月，更造至元寶鈔頒行天下。</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二月，復置尚書省，以桑哥織木兒為平章政事。設國子監，立國學監官。生員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設江南各道儒學提舉司。○三月，更造至元寶鈔頒行天下。</li> </ul>

# 鮮于樞、張雨年表

說明：(一) 本年表為鮮于樞、張雨合卷。每繫年前置時事，冠以○分列；中置兩人主要經歷，冠以●分列；後為同時重要人物生卒學要，亦冠以○分列。

(二) 本年表側重介紹二人書法藝術活動，適當顧及其他交遊經歷。因考慮到鮮于樞資料的匱乏，適當錄其書畫題跋。凡本卷所收作品按繫年編入本表，作品名稱後以\*表示。

年代	事	例
1246 宋淳祐六年 蒙古貴由汗元年	丙午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蒙古族推高台長子貴由為大汗，即元定宗。</li> <li>●十一月五日（公曆十二月十四日）冬至日。鮮于樞生於汴梁（今河南開封），取名樞，後取字伯幾。</li> <li>●高祖某，金初倡德興（今河北涿鹿），嘗有仕祿，未老謝事。</li> <li>●曾祖某，博學工於文，門人多第，而已獨不第。喜施單貧，人稱“鮮于佛子”。</li> <li>●祖父某，讀書通大義，不為科舉業。貞祐之變（1214），挈家南奔。至居庸關，遇盜被害，時年三十，祖母李氏，携幼稚避京師（汴梁，今河南開封），後復走河南。壬辰（1232）北遷，終於滎陽（今河北涿州）。</li> <li>●父鮮于光祖（1205-1281），字子初。十歲而孤，喜任俠，嘗為友殺仇。金末，慨然有殉國之志，乃棄武舉。未及試用而金亡（1234）。後徙居博（今山東聊城）。</li> <li>●父光祖開廣濟倉提舉（當轄屬於新衛軍儲所——在今河南新鄉），尋兼軍儲知事。娶原夫人洛陽李氏，時居汴梁（今河南開封）。</li> <li>○龔開（字聖予，號翠巖）二十五歲。王惲（字仲謀，號秋澗）二十歲。戴表元（字帥初，號剡源）三歲。李衍（字仲實，號息齋）二歲。</li> </ul>
1247 宋淳祐七年 蒙古貴由二年	丁未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南宋數學家秦九韶著《數學九章》成書。</li> <li>●鮮于樞二歲。</li> <li>○仇遠（字仁近，號山村）生。胡長蘊（字汲仲，號石塘）生。</li> </ul>
1248 宋淳祐八年 蒙古貴由三年	戊申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春三月，貴由死（1206-），在位三年，壽四十三。○是歲大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人不聊生。○數學家李冶（一作治）《測海圖境》成書。</li> <li>●鮮于樞三歲。</li> <li>○白珽（字廷玉，號湛淵）生。高克恭（字敬，號房山）生。</li> </ul>
1249 宋淳祐九年 蒙古海迷失后元年	己酉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法醫學家宋慈死（1176-），撰《洗冤集錄》。為世界最早法醫專著。</li> <li>●鮮于樞四歲。</li> <li>○程鉅夫（文海）生。劉因（夢吉）生。吳澄（幼清）生。</li> </ul>
1250 宋淳祐十年 蒙古海迷失后二年	庚戌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鮮于樞五歲。</li> <li>○仇罇（彥中）生。</li> </ul>
1251 宋淳祐十一年 蒙古憲宗元年	辛亥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夏六月，蒙古貴族推拖雷子蒙哥為大汗，即元憲宗。</li> <li>●鮮于樞六歲。</li> <li>○金醫學家李杲死（1180-），著有《脾胃論》。</li> </ul>
1252 宋淳祐十二年 憲宗二年	壬子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蒙哥汗遷高台子孫滿王往各邊，渤海迷失后死。○秋七月，命忽必烈征大理。○是歲籍漢地民戶。</li> <li>●鮮于樞七歲。</li> <li>●約本年，樞父光祖與周砥（約二十歲）告別。</li> </ul>
1253 宋理宗寶祐元年 憲宗三年	癸丑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秋九月，忽必烈次忒刺地，分兵三道以進。○是年，蒙古第三次西征開始。</li> <li>●鮮于樞八歲。</li> </ul>
1254 宋寶祐二年 憲宗四年	甲寅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蒙古攻宋合州、廣安軍。</li> <li>●鮮于樞九歲。</li> <li>○趙孟頫（子昂）生。任仁發（子明）生。</li> </ul>
1255 宋寶祐三年 憲宗五年	乙卯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宋宦官董宋臣奪取民田，招權納賄，被稱為“董閹羅”。○忽必烈在京兆興學，用理學家許衡為提舉。</li> <li>●鮮于樞十歲。</li> </ul>
1256 宋寶祐四年 憲宗六年	丙辰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文天祥本年中狀元。</li> <li>●鮮于樞十一歲。</li> </ul>



鮮于樞張雨行踪示意圖

## 主要引用參考書目

鮮于樞《因學齋雜錄》(《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張雨《句曲外史集》(《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元史》(中華書局本)

《元史紀事本末》(萬有文庫本)

周良賢《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白壽彝《中國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商務印書館)

顧嗣立《元詩選》(中華書局)

唐圭璋編《全金元詞》(中華書局)

張雁、王綱主編《全元曲》(中州古籍出版社)

陳衍《元詩紀事》(上海古籍出版社)

《鮑翁家藏集》(四部叢刊本)

《宋學士文集》(四部叢刊本)

《元文類》(萬有文庫本)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古籍出版社)

陶宗儀《輟耕錄》(《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戴表元《剡源文集》(《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趙孟頫《松雪齋集》(《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白珣《湛淵集》(《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袁楠《清容居士集》(《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虞集《道園學古錄》(《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柳貫《待制集》(《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鄭元祐《僑吳集》(《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張憲《玉筍集》(《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王逢《梧溪集》(《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戴良《九靈山房集》(《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顧瑛《玉山璞稿》(《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顧瑛《草堂雅集》(《集外詩》)(元人十種詩本)

《揭傒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劉基《誠意伯文集》(《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高士奇《江村消夏錄》(《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朱存理《珊瑚木難》(《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郁逢慶《郁氏書畫題跋記》(《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張丑《清河書畫舫》(《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張丑《真蹟日錄》(《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汪珂玉《珊瑚網》(《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石渠寶笈》(《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馮武《書法正傳》(《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陸友《研北雜志》(《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安岐《墨緣彙觀》(《中國書畫全書》上海書畫)

顧復《平生壯觀》(《中國書畫全書》上海書畫)

馬宗霍《書林藻鑑》(文物出版社)

《歐美收藏中國書法名蹟》(東京中央公論社)

《蘭千山館書畫》(東京二玄社)

《宋元明清四朝翰墨》(東京二玄社)

傅申《海外書蹟研究》(紫禁城出版社)

徐邦達《歷代書畫家傳記考辨》(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歷代筆記書論彙編》(江蘇教育出版社)

幺書儀《元代文人心態》(文化藝術出版社)

啓功《論書絕句》(三聯書店)

《宋金元文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

湯比因《歷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國歷史大事年表》(上海辭書出版社)

梁披雲主編《中國書法大辭典》(香港書譜 廣東人民出版社)

劉正成主編《中國書法鑒賞大辭典》(大地出版社)

郭味蕓《宋元明清書畫年表》(人民美術出版社)

劉九庵《宋元明清書畫家傳世作品年表》(上海書畫出版社)

王德毅《元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38	致方鳳札	天曆元年(1328)	紙本	24.5cm × 22.5cm	美國程可庵氏藏
39	鐵琴詩卷	至元五年(1339)	紙本	高 25.4cm	上海博物館藏
40	登高詩札	至元五年(1339)	紙本	34.5cm × 22.5cm	美國程可庵氏藏
41	絕頂新秋詩軸	至正元年(1341)	紙本	34.3cm × 154.3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42	鶴巢詩卷	至正三年(1343)	紙本		蘇州博物館藏
43	致玄卿外史札	約至正三年(1343)	紙本		蘇州博物館藏
44	爲廬山甫宴集詩軸	至正三年(1343)	紙本	88.3cm × 34.3cm	上海博物館藏
45	贈窩道玄詩帖	至正四年(1344)	紙本		蘇州博物館藏
46	台仙閣記卷	至正五年(1345)	綾本	35.6cm × 172.2cm	上海博物館藏
47	自書詩冊	至正五年(1345)	粉花箋	每開 23.7cm × 15.3cm	上海博物館藏
48	九鎖山詩楷書卷	至正六年(1346)	紙本	21.5cm × 313.9cm	故宮博物院藏
49	次韻閒止詩卷	至正六年(1346)	紙本	29.3cm × 38.8cm	蘇州博物館藏
50	爲子中書詩軸	至正七年(1347)	紙本	86cm × 29cm	臺灣蘭千山館藏
51	上閒止詩卷	至正九年(1349)	紙本	29.4cm × 41.6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52	賦聽泉亭詩札	無紀年	紙本	29.6cm × 14.2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53	誰畫荆南詩札	無紀年	紙本	25.5cm × 16.6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54	澱湖社集尺牘	無紀年	紙本	25.6cm × 36.7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55	發蛻庵詩札	無紀年	紙本	27.7cm × 33.1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56	登南峰絕頂詩草書軸	無紀年	紙本	108.4cm × 42.6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57	題張彥輔畫詩卷	無紀年	紙本	29.3cm × 148.5cm	故宮博物院藏
58	次韻天鏡上人送柑詩帖	無紀年	紙本	26.5cm × 29.4cm	故宮博物院藏
59	上閒止賢良詩札	無紀年	紙本		蘇州博物館藏
60	論書帖	無紀年	紙本		蘇州博物館藏
61	跋康里子山書李白古風卷	無紀年	紙本	高 35.3cm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62	自書詩詞冊	無紀年	紙本	每開 21cm × 28.4cm	臺灣蘭千山館藏
63	寄彝齋倪雲林張德機詩札	無紀年	紙本	每開 29.3cm × 34.1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 彩圖目錄

1	鮮于樞 趙秉文御史箴楷書卷	大德三年(1299)	紙本	49.7cm × 409.6cm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
2	鮮于樞 杜甫魏將軍歌草書卷	無紀年	紙本	48cm × 462cm	故宮博物院藏
3	鮮于樞 論草書帖	無紀年	紙本	26.9cm × 53.6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4	張 雨 澱湖社集尺牘	無紀年	紙本	25.6cm × 36.7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5	張 雨 題張彥輔畫詩卷	無紀年	紙本	29.3cm × 148.5cm	故宮博物院藏
6	張 雨 登南峰絕頂詩草書軸	無紀年	紙本	108.4cm × 42.6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 圖 版 目 錄

## 鮮于樞

1	跋顏真卿祭姪文稿卷	至元二十三年(1286)	紙本	高 28.5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2	題保母磚帖	至元二十三年(1286)	紙本		故宮博物院藏
3	跋徐浩書朱巨川告身卷	至元二十五年(1288)	紙本	高 27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4	跋米友仁雲山圖卷	至元二十七年(1290)	紙本	高 27.5cm	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5	王安石雜詩卷	至元二十八年(1291)	紙本	50cm × 1025cm	遼寧省博物館藏
6	跋神龍本蘭亭序卷	至元三十一年(1294)	紙本	高 24.5cm	故宮博物院藏
7	張彥享行狀稿卷	元貞元年(1295)	紙本	41.4cm × 436cm	臺灣蘭千山館藏
8	唐人雜詩卷	元貞二年(1296)	紙本	高 26cm	
9	杜甫茅屋爲秋風所破歌草書卷	大德二年(1298)	紙本	高 31.5cm	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藏
10	趙秉文御史箴楷書卷	大德三年(1299)	紙本	49.7cm × 409.6cm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
11	陶淵明歸去來辭卷	大德四年(1300)	紙本	26.0cm × 106.7cm	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12	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卷	大德四年(1300)	紙本	48.6cm × 533.3cm	上海博物館藏
13	跋蘇軾枯木叢蔭怪石圖卷	大德五年(1301)	紙本	高 23.4cm	上海博物館藏
14	跋楊凝式夏熱帖	大德五年(1301)	紙本	高 23.8cm	故宮博物院藏
15	贈筆工范君用册	大德五年(1301)	紙本	33.9cm × 12.3cm	故宮博物院藏
16	韓愈石鼓歌卷	大德五年(1301)	紙本	44.8cm × 364.7cm	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17	次韻仇仁父晚秋雜興詩帖	無紀年	紙本	33.6cm × 40.6cm; 33.6cm × 41.8cm	故宮博物院藏
18	蘇軾海棠詩卷	無紀年	紙本	34.5cm × 584cm	故宮博物院藏
19	九日詩帖	無紀年	紙本	34.3cm × 35.1cm	故宮博物院藏
20	秋懷二章帖	無紀年	紙本	35.2cm × 45.5cm; 35.2cm × 45cm	故宮博物院藏
21	杜甫行次昭陵詩卷	無紀年	紙本	32cm × 342cm	故宮博物院藏
22	杜甫魏將軍歌草書卷	無紀年	紙本	48cm × 462cm	故宮博物院藏
23	贈繼榮古詩卷	無紀年	紙本	43.4cm × 876.4cm	上海博物館藏
24	適來帖	無紀年	紙本	26.2cm × 24.4cm	上海博物館藏
25	韓愈進學解草書卷	無紀年	紙本	49.1cm × 795cm	首都博物館藏
26	麻九疇透光古鏡歌楷書册	無紀年	紙本	每開 30.5cm × 19.8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27	論草書帖	無紀年	紙本	26.9cm × 53.6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28	老來幽事詩二首札	無紀年	紙本	30.6cm × 27.9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29	羅鄴水簾洞詩草書帖	無紀年	紙本	38.2cm × 27.5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30	致白珽札	無紀年	紙本		美國程可庵氏藏
31	跋蔡襄謝賜御書詩卷	無紀年	紙本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32	致澄虛真人札	無紀年	紙本	30cm × 31.5cm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33	臨王獻之鵝群帖	無紀年	紙本	24.9cm × 33.5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34	臨楊凝式神仙起居法帖	無紀年	紙本	30.5cm × 19.5cm	王世杰氏藏
35	唐人雜詩册	無紀年	紙本	每開 29.5cm × 17.2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 鮮于去矜

36	跋鮮于樞杜甫茅屋爲秋風所破歌草書卷	至大二年(1309)	紙本	高 31.5cm	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藏
張 雨					
37	跋褚遂良摹蘭亭序卷	大德八年(1304)	紙本	24.3cm × 70.3cm	故宮博物院藏



































































































































